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7nB371

佛冤禪師語錄

清 徹綱說

性純等編（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彭文煒序
    - 宋肄樟序
    - 超斯序
    - 呂潛序
    - 張吾瑾序
    - 徐嘉霖序
  - 目次
  - 住中川古字山諸古禪院語錄
  - 住成都府威鳳山昭覺禪院語錄一
  - 住成都府威鳳山昭覺禪院語錄二
  - 住雙流洛伽山潮音禪院語錄
  - 再住威鳳山昭覺禪院語錄
  - 再住古字山諸古禪院語錄
  - 住內江天池山般若禪院語錄
  - 再住威鳳山昭覺禪院語錄
  - 昭覺首座寮秉拂
  - 機緣
  - 拈古
  - 東土歷傳祖師像贊
    -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
    - 二祖慧可大師
    - 三祖僧燦大師
    - 四祖道信大師
    - 五祖弘忍大師
    - 六祖慧能大師
    - 南嶽懷讓禪師
    - 馬祖道一禪師
    - 百丈懷海禪師
    - 黃檗希運禪師
    - 臨濟義玄禪師
    - 興化存獎禪師

- 南院慧顒禪師
- 風穴延沼禪師
- 首山省念禪師
- 汾陽善昭禪師
- 石霜楚圓禪師
- 楊岐方會禪師
- 白雲守端禪師
- 五祖法演禪師
- 昭覺克勤禪師
- 虎丘紹隆禪師
- 天童曇華禪師
- 天童咸傑禪師
- 臥龍祖先禪師
- 徑山師範禪師
- 雪崖祖欽禪師
- 高峰原妙禪師
- 中峰明本禪師
- 千巖元長禪師
- 萬峰時蔚禪師
- 寶藏普持禪師
- 東明慧昆禪師
- 海舟永慈禪師
- 寶峰智瑄禪師
- 天奇本瑞禪師
- 絕學明聰禪師
- 月心德寶禪師
- 龍池正傳禪師
- 天童圓悟禪師
- 雙桂海明禪師
- 昭覺通醉禪師
- 世尊像贊
- 臨濟祖師像
- 佛果勤祖像
- 天童密師祖像
- 雙桂破師翁像
- 昭覺本師像
- 師太行樂卷十憩貽山拜頌
- 高峰法兄懶和尚像

        - 月幢和尚贊
        - 雨樹和尚贊
        - 自題小像
        - 行樂圖
        - 省文法師行樂圖
        - 魁星贊
        - 壽星王壽官請祝李居士
    - 源流拈頌
    - 頌古
    - 分燈
        - 大癡性純
        - 雲徹德明
        - 子開印乾
        - 天湛常熾
        - 屢生覺知
        - 竹峰真續
        - 籌室勝燦
        - 豁菴真一
        - 鶩一常敏
        - 偶菴性紀
        - 豎幢智吟
        - 五葉聯芳
        - 無染真蓮
        - 古眉行延
        - 遂菴祖緣
    - 行繇
    - 法語
        - 洗墨禪人
        - 天湛禪人
        - 示尼心止
        - 徹堂黃居士
        - 倚天禪人
        - 珂木禪人
        - 不二禪座
        - 天恆禪者
        - 爾充禪人
        - 不羈禪人
        - 籌室維那

- 倚天書記
- 葉雲法姪
- 豎幢西堂
- 耀文禪人
- 見我禪人
- 耳海禪人
- 兩太維那
- 文雅侍者
- 五葉維那
- 宗旨 禪人
- 會六禪人

◦ 雜著
- 開爐　挂鐘板　拈香
- 禮祖塔
  - 熊耳山禮初祖塔
  - 風穴禮沼祖塔
  - 首山禮念祖塔
  - 天童禮密祖塔
  - 金粟禮石車和尚塔
- 和普明禪師牧牛頌
  - 未牧
  - 初調
  - 受制
  - 回首
  - 馴伏
  - 無礙
  - 任運
  - 相忘
  - 獨照
  - 雙泯

◦ 佛事
- 為大夏禪師火
- 為王氏 火
- 四位和尚總奠章

◦ 書問
- 東河西聖鐸和尚
- 東太平牧雨和尚
- 復湖州府尹鹿門居士

- 復振公翁護法
- 復易修施護法
- 復漢陽千峰大師
- 復嘉禾清白師
- 上昭覺老人啟
- 復中川錢邑侯

- 詩偈
  - 送靈水和尚歸益州
  - 贈武夷張副戎還閩
  - 贈瞿齋里翁
  - 飛來峰
  - 送大癡後堂還雅州
  - 般若寺
  - 訪逸隱居主人
  - 宿高梁寺含一丈中
  - 苦雨
  - 同靈端二和尚遊聖水寺
  - 寄竹浪和尚
  - 寄懶生和尚
  - 天童偕大咸和尚觀曼陀羅花
  - 釣魚臺
  - 耨艸
  - 過資州重龍山
  - 次上公唐文學登魚臺韻
  - 端陽
  - 次見真居士韻
  - 悼寶峰和尚
  - 瀑布
  - 贈眉雪和尚主金繩
  - 紫荊王老先生過昭覺惠詩綾即韻以酬
  - 望峨眉
  - 次韻賀懶和尚重搆大聖慈寺工竣
  - 並頭蓮次韻
  - 次韻西山雪意
  - 夏杪懶和尚過文殊菴留韻附和
  - 弔月幢和尚
  - 贈耨和尚主艸堂
  - 山居

        - 留別筏海禪兄
        - 次韻艸堂懷古兼答王刺史
        - 青羊宮次韻
        - 春興回文
        - 隱耕
        - 悼廣安屢生維那
        - 夢遊峨眉寤成一律寄可聞和尚
        - 再住昭覺為懶和尚并同門話舊
        - 建南王道臺過昭覺玩芍藥留題賦和
        - 贈伏虎和尚懸水陸
        - 次韻王道臺遊凌雲寺
        - 再次遊中岩韻
        - 悼升宇張居士
        - 示西樂水頭
        - 壽鹿苑侍者
        - 喜趙觀察復建青羊宮二仙菴是日營齋普啜感賦一律
        - 壽大慈法兄懶石和尚八秩
        - 次韻吸嵩丁道臺過訪兼謝
        - 吸嵩居士寄筆詩復原韻
        - 次于撫軍來董堂韻
        - 贈月峰和尚還里
    - 歌
        - 和船子和尚撥棹歌
        - 漁臺石歌
        - 浣花溪歌為玉輅和尚作
        - 花箋歌
    - 記
    - 附文
        - 跋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序

無上妙道垂化於百千萬劫，曠劫難比，且大法之旨 無有體段，欲小而大，說內在外，視遠而近，其妙密不及盡宣也。爰金雞銜粟、馬駒踏人，皆密契潛符，孤光絕嚮，列派相傳，其大機大用直顯綱宗，故有上堂、小參、入室等語，證入淺深。佛冤和尚得法於丈老人，初於福城東際橫機弗讓，丈以銕如意一擊，頭顱迸裂，當下脫灑，始知鼻孔下頭垂巾缾，四十餘春侍役不墜，如慶喜侍瞿曇，片言隻字如缾注水。昭覺落成，囑師開法，古字山中并雙流潮音，平展法要嘖嘖然。老人年登八旬，命回昭覺，為第二世真銕面，握黑漆拄杖，火中撥輪月，樹頭釣雙鯉，青天轟霹靂，以驗諸方。大阿一舞，狐狖潛蹤，古鏡高懸，妍醜皆現，當陽提唱，不減川藕苴奇偉之器。老人得冤公，如圓悟之有瞎堂也。獅子吼時，眾獸潛伏，人天側耳，緇素響從。嘗與學者食則同其器，務則均其力，尋常指示衲子，不致死堆堆地，要伊是個透網金鱗，變化而奮飛摩雲，縱橫展演，無向無背，常在一切處，不為一切處之所礙。三據大剎，流出語言，實自胸襟，不事造作，感慨襲人。余于癸卯春　銜命守成都，得覲老人問韓子大顛公案，與余頂門一錐，不覺汗流浹背，脫去膠纏，授以一杖一笠，支風荷雨。余與師昆季也，行則同行，坐則同坐，不待嘗鼎見臠而知其味矣。遂讀師日錄，得沾玄化，廓清五蘊，讚嘆莫及，乃作序弁于簡端。一法不立，即證菩提，須知此事不在語言上。煒一拳搋，破祖師關，看從上一夥漢從那裏來見我？

時康熙歲在己酉孟夏，佛弟子彭文煒，法名徹嵒，沐手拜撰。

序

西來大意，自一祖至曹溪明明吐出，只為太明了，人多粉飭，故臨濟、雲門列祖師以隱語機鋒救之，使片言隻句剎那間勘出犴鳴獅吼，擬議便乖，轉眄即失。嗚呼！至矣。乃傳習既久，不能無弊，或勦襲機緣、或竊取窠臼、或答不副問而徒作囫圇之語、或未徹心地而漫為影響之談，致令棒喝成故套、豎指皆虛文，挽回宗風賴有卓人。幸昭覺佛冤和尚自性中樹光明幢，早歲費艸鞋錢遍參宿德，繼而于丈老人稟承印記，掣電之機諸方畏憚，瞻風之力野狐潛消，奉老人命主昭覺。凡上堂小參、法語機緣，如巨靈劈山、塗鼓奪命，照用應宜、殺活咸妙，時而踏倒須彌、掀翻大海，時而藏身北

斗、合掌南宸，爐韝所錘，惺發者眾。座下門人集其廣錄，而梓傳之中饒舌于首，未免更添一重公案。

時康熙丁卯中秋日，同門法弟宋肄樟，法名徹中，題于玉壘山房。

序

蜀之昭覺，乃唐宋以來之祖席也。鐘沉鼓寂，頹毀已久。本師丈老人目擊心傷，慨然以興復為己任，率眾搆草棚，棲息於壞甓斷礎間。一時賢士大夫莫不趨響道風，焚香頂禮，樂為之助。未數年而萬瓦鱗差，修梁虹舉，蔚成寶坊。開堂日，登階者萬有餘指，猗歟盛哉！夫當大法衰殘之際，而能承先起廢，卒致光顯若此，則寧僅僅亢濟北之一宗而已耶？老人臘高八十，倦於接物，因就寺之西偏榕陰竹影中，苫茆屋，縛繩床，對篝燈以穿針，坐斜陽而捫蝨，為佚老計。其繼登曲彔，使雙桂天香飄滿虛空界，則有我佛冤法兄也。法兄謁費隱和尚於天童，叩木陳和尚於道峰，參二隱和尚於龍淵，末後印證於本師丈老人，迄今凡四坐道場矣。殺活擒拏，機用疊發。為人處，心慈手辣，徹骨徹髓。出一言半句，如秉金剛劍，攖之者立死；如爇返魂香，嗅之者即甦。豈若今世之面牆擔板漢，救已且不暇，輒敢據高座、稱導師，懸羊賣狗、認龜作鱉，誑人以自誑也乎？知諸方必有頂[寧*頁]上具眼者在，又無俟斯之嘵嘵饒舌已。所有上堂、小參、法語、佛事、拈提、頌古，門人性純輩其彙次成帙，得如干卷，付之剞劂氏，而屬鷓鴣菴頭陀超斯以為之序。

序

禪家大旨，以不二為宗，圓明為本，學者實證實參，得猶不得，存也而發之不以為露，後也而先之不以為矜，唯是操履精嚴，篤實內守，應般若多羅之讖，以擔承大事，砥柱末流，庶坐斷諸方而無所憾。要之，授受必有淵源，雖體用兼施，總歸常寂，此飲光所以契拈花之旨，而可祖獨擅得髓之稱也。余于佛冤禪師有深契焉。粵自天童密雲老人提唱東海，為其子若孫者悉皆龍象，唯吾蜀當板蕩之秋，獨能倡教西南，人天皈仰，逞大法力，拯民水火之中，則破山禪師一人而已。破公門庭雖峻，衣缽浸廣，至于行解相應，福德巍峨，創復昭覺禪院于荊棘艸萊之中，王侯宰官歸心恐後，拔引下士至耋不衰，則丈雪禪師一人而已。丈公年逾八十，退院頤老，弟子率多散去，其繼主昭覺，敷揚大法，上奉丈公，以無墜破老人之遺

烈，則佛冤禪師一人而已。余歸自江左，屢訪丈公于錦官，因得與佛師共數晨夕。見師容止沖和，神情內毖，有儒者闇然之風。山居有面壁之榻，墾荒荷百丈之钁，開爐用巴陵之手，巾瓶踐曾元之跡。其始負笈夜郎，苦心危行，契證最早，而師不以自信。繼隨丈公入秦、入吳、入越，印證于費隱，參請于木陳，皆荷許可，而師亦不以自信。迨至福城一擊，頂門大破，金陵茗碗，遽契初心，而師猶以根行淺簿為辭。噫！何其謙讓未遑也。所謂躬行君子者，非歟？今讀所錄法語，淵源有自，的乳無差，解人轇轕，縱奪自由，或震如雷霆，或解如風雨，可以張旗鼓而駭鯨鯢，可以泣神鬼而禦魑魅，始信實證實參，得猶不得。其存也，乃所以為發也；其後也，乃所以為先也。視世之一知半解，逞智鬥捷，輒自詡為宗門尊宿者，不大逕庭也哉！

時康熙丁卯陽月，遂寧呂潛頓首序。

序

按錦城為三都之一，山川奇秀，甲於天下，故其中叢林福地，碁置星列，名衲耆宿，代不乏人。然最著者，莫如昭覺，唐宋以來，號為寶地香城，其來益盛，圓悟禪師之真隱塔任焉。甲申歲，賊焰熛發，胥成灰燼。本朝定鼎後，至癸卯歲，得丈雪老人自吳越歸來，毅然重建，不數年而紺殿瓊樓，煥然一新。拮据興復，雖出老人之志願，其間讚勸周旋，成此無量功德者，佛冤大師之力居多焉。予因避難出蜀，筮仕京華，四十餘年而始歸，與老人有同法意。往晤中，得面大師，見其氣宇沖和，語言蘊藉，知為有道中人，故坐話間，出其語錄一編，問序於予。因慨識浪障空，迷雲鎖月，茫茫宿海，渺無涯際，誰能如大師之脫紛華、耽禪寂，借語言文字，放大光明，普照河沙世界，俾群生見聞，祛迷剔障，矚照本來面目？其為慈航寶筏，信不誣矣。乃譚者謂乾竺氏西來，大意不落言詮，若於無所有中妄立文字，是謂平地生波，從何得入淨土？不知機有淺深，教有頓漸，大善知識悟般若真空，不襲聲聞，不墮色相，洵無借茲贅疣。若初學小乘，不假舟楫，詎登彼岸，憑何悟入圓通哉？此大師語錄之所吐露。至其中若登座說法，若頌若讚，若機若筈，闡發雖別，而性情一致，散華落藻，玉淨珠明，總緣靈悟天成，非門外人所能窺其堂奧也。予生也鈍，不能如無盡居士為石門點破金剛眼睛，東林摟碎子瞻骨髓，但反覆斯編，始覺大師為金粟再來，結峨嵋劍閣之秀、攬吳楚秦晉之奇，故能慧燈相照，克唱宗風，振南嶽祖三十七世繼起之薪傳，結圓悟師五百餘年未了之公案，於十

方界中開方便法門，使聖誨重明，迷塗復悟，是三乘教內真實行道者矣，又豈僅作語言文字觀哉？予於是沐手焚香而樂為之序。
時康熙丁卯孟夏，成都張吾瑾沐手譔。

序

天地正大之氣，含靈歙粹，隨物賦予。道人者，行道之人也。說話皆佛法，無法可說，名為說法。所以道：未出方丈，說法已竟。故淨名杜口，熊耳掩室，音如雷霆，掩耳者幾希。由斯走殺赤縣神州，衲子腳跟下猶有未點地者。幸簡池周金剛跳出，硬如鋷欐，痛與棒、熱與喝，以機應機，如筈中筈，衲子們呼為向上事。僧問：「如何是向上事？」師云：「向下薦取。」故有得皮得髓之言。爰西蜀水山接連天竺，玉壘雪如鷲嶺之白，錦江常泛恆河之波，葉廣枝麤，凡劍客往來，憧憧不絕。古稱西蜀乃七佛之地，竺國之咽喉也。迦葉佛時，蜀僧常于西耳河邊造多寶佛像，故修多羅教由越嶲晒經而來，磨磚之勢被馬簸箕覷破，一代綱宗讓與馬師矣。霖在窗下時，常聞蜀中人龍文虎多產于釋門，如圓悟勤、雪竇顯，稱為染衣將相。霖自南之北，凡值三峽來者，詢劫退之殷，便稱昭覺，宗風大振。又荷冤和尚為昭覺第二世，師資相懽，商略古今，應機妙密，不減溈山之與寂子、趙州之與文遠。且不說無事禪，又不落葛藤窠，拋無位真人于麻滓漚中，拈提向上，有跨灶之風。雖遊刃于劫灰之上，性喜施中，隨有隨與，杖笠之外，不置一錢。行道說法四十餘稔，布衣壞衲，脩然自守。常對客曰：「身如劃水，隨劃隨合，制敵勝怨，乃可為勇。」霖遊宦海旋蜀，汗顏欠沫，徑過昭覺，見龐眉老衲倚藤而出，視聽不衰，麈談終日。其布金莊嚴寶坊，比虛空而不壞；導揚茂實，同天地以永久。及別，冤和尚以日錄示余，閱之再四，信手信筆，亂灑墨水于簡端，聊作傾蓋佛事。其衣線下，待浣洗過，再傾旨 可也。
時康熙丁卯秋日，繡水徐嘉霖題于錦官之工部艸堂。

佛冤綱禪師語錄目次

序
目次
卷第一
　住內江古宇山諸古禪院語錄
　住成都府威鳳山昭覺禪院語錄
卷第二

成都府威鳳山昭覺禪院語錄
住雙流洛伽山潮音禪院語錄
卷第三
再住威鳳山昭覺禪院語錄
卷第四
再住古字山諸古禪院語錄
卷第五
住內江天池山般若禪院語錄
卷第六
再住威鳳山昭覺禪院語錄
卷第七
昭覺首座寮秉拂
機緣
拈古
卷第八
東土歷傳祖師像贊
卷第九
源流拈頌
卷第十
頌古
分燈
行緜
卷第十一
法語
雜著
佛事
第十二
書問
詩偈
歌
附跋

目次終

佛冤綱禪師語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性純等編

住中川古字山諸古禪院

三門。「佛祖曾蹈，各露鋒威。山僧到此，古路不栽荊棘，限門立設三關。」遂以杖作抬搦勢，云：「縱橫方撚鏃，空中百鳥驚。」便入。
佛殿。「若得放過，要且未有衲僧習氣；若不放過，新長老失卻半邊鼻孔。作麼生兩得相稱去？」展具，云：「世事但將公道斷，月輪難較量包虛。」
方丈。據坐，驀喝一喝：「蝎尾蛇頭，誰當試之？」復喝一喝：「猛虎口裏，飛活雀兒。」左右顧視。「若得個英靈衲子立地超越途轍，那向德山、臨濟棒頭喝下覓蹤尋跡？作麼生是出身一路？直將寶劍拈來用，不犯鋒鋩早喪機。」
康熙庚戌十一月十八日，眾請上堂。拈香云：「此瓣香不須培土培塊，生成彌滿穹蒼，爇向爐中，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伏願瓊林灌沐，遵崇蕩蕩堯風；德雨高滋，不減熙熙舜日。此瓣香不同華木，豈類芝蘭？爇向寶爐，奉為闔朝文武、概國公卿，惟願於光明藏中親聞金口，御樓彩裏靄玉佳聲。此瓣香巾瓶二十五載，翻翩幾受折磨，烈焰紅爐難為湊泊，末後於福城東際驀頭一拶，迸破頂門，當下得個小休歇，不敢唐突於大方。今日非特絡索舉揚根源，自知冷煖，此是第一回拈出，爇向爐中，供養現住昭覺堂上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上丈下雪醉和尚，用酬法乳之恩。」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義自從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以觀了也，末後卻被斷臂阿師便禮三拜、依位而立以觀了也，何得更觀？若有不向聲塵中出沒，亦非光影裏埋蹤，試出相見。」僧問：「東弗于逮打鼓，為甚西瞿耶尼不聞？」師云：「塵剎是要津。」進云：「南贍部洲點燈，為甚北鬱單越暗坐？」師云：「巨壑易填，漏卮難滿。」進云：「遍界無覓處，分明剖露看。」師云：「寶劍拈來覿面陳。」進云：「眉毛剔起無回互，祖佛家風煥古今。」師云：「截斷羅籠，別通一路。」進云：「前頭猶似可，末後好愁人。」師云：「繩墨端宜明眼人。」僧以坐具撾一撾，師云：「夜行休踏白，踏白便是水。」僧禮拜，師乃云：「今日開爐韝，銅頭銕額鎔，簇簇天昏黑，顛倒走虛空。」驀豎拄杖，云：「者物曾經鍊，殺人不露鋒，須彌倒該括，頷珠奪驪龍。」復劃一劃，云：「秖因恁麼惡辣，撾碎百匝千重。大眾！似與麼匹配，有烜赫殊勝不經爐韝者麼？石女把針深夜度，銕牛背上著蚊虻。」乃舉：「三聖云：『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興化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即便為人。』」師云：「一隊無孔銕鎚，臭得些子習氣，向空中釘橛、水上著靴，豈料笑殺東村石土地？若是勇捷之士，不假徒勞尋路，何用更涉他門？還有理論處也無？」拂一拂，云：「幽齋夜夜雲來往，燈籠露柱豈相瞞？」

上堂。問：「如何是漁臺境？」師云：「下釣古今迎上釣。」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笛聲猶未歇，嶺梅燦六花。」進云：「人境且置，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須當臨水鑑，眉毛幾許長？」進云：「切忌壓良為賤。」師云：「公子放風箏。」遂拊掌云：「嗟哩嗟哩，蘇嚕蘇嚕，會則一曲兩曲，不會落華春暮。鼻孔重是千斤，說甚雙垂卓豎？喫粥了，洗缽盂，剖出向上一路。」舉拄杖曰：「者個是向上路，且解撐門并拄戶。」良久，曰：「無事立閒亭，日從東畔出。」

追嚴，請上堂。問：「施主迎請尊者，即今尊者在甚麼處？」師云：「虛空逼塞。」進云：「離了語默動靜，將何應供？」師云：「靈利人難瞞。」進云：「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一句作麼生道？」師云：「頂門上著眼。」乃云：「證第一義，異類潛蹤，正印提持，眾流截斷，若存知見，如筭海沙。豈不見少室峰前低頭難覓地，曹溪路上抬眸不見天？到此秖得上無攀仰，下絕己躬。今幸祥宇居士思繹先人遺愛，起報本之心，敦請登座，舉向上機，顯奇特事，陞解脫堂，演解脫義，當聆法脈流通，以此闋思罔極，有為無為盡世間，死生善惡何拘繫？淒清動靜法王根，家住長安休更覓，親收藏裏摩尼珠，劫火洞然無變易。大眾！且伊先慈還曾喫法味也無？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點額魚。」

上堂。「全身佩劍，猶落群機；透過那邊，素稱敏手。風前一拍，和者應稀；妙理真宗，別無邊表。識須好惡，以辨淺深；說道論禪，猶添脂粉。諸人且作麼生體悉？如當人分上，無不顯露，何假蓋覆？若有未覩者，更開方便。還會麼？」以拄杖一卓，云：「拾取城頭吹畫角，休追那畔巧鶯聲。」

上堂。「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櫛風沐雨，片片赤心。此猶是令傳道泰，治亂持危。簸土橫山，颺塵截海。退身千尺，覿面相呈。此猶是聖凡異路，方便多門。只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境界？」拈拄杖曰：「不管山頭並嶺尾，直須打草要蛇驚。」

誕日，升宇請上堂。「今朝八月十五，分明好事相舉。木樨樸鼻飛來，月色地匝天普。莫是天然氣概，也須特達丈夫。位育列時列候，力在箭鋒相拄。大眾！濟濟雍雍，畢竟有賓有主。直饒對此明機，未必將三作五。平田淺草，露赤斑蛇；太虛寥廓，突遼天鶻。若喚作山僧誕期，文殊急走千山；不喚作山僧誕期，彌勒拊掌歡喜。於斯薦得，觸處週遮；其或未然，且作生辰相見。還有共山僧同生同滅、同起同臥者麼？」豎拂子，曰：「玉線金針須密度，我是我兮汝是汝。」

本生落髮，小參。師云：「撈天摸地半生事，始識冰霜徹骨寒，險路架橋泥佛度，金裝五彩面南看。今日大眾雲登，高懸烈日，是我

本生薙染之期，山僧不惜脣吻，撮土成金，指石為玉，使伊絕妙絕玄，超情離見。」乃舉：「石霜示眾云：『昨日作嬰兒，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云云。』」師云：「石霜老漢寬處儘寬，窄處尚窄，大似富貴猶不足，貧窮骨格高，今日熱如昨，石馬出紗籠，透七透八了，喧轟宇宙中，秤錘浮水面，瓦犬過江東，雲屏籠翠嶠，雪嶺吐清風，蝦蟆趁鷂子，魚躍萬仞峰，大好一盆飯，不必著椒蔥。」

靜空大德忌，請小參。「欲行千里，一步為初，寶月高輝，光分沙界，知心體合，達本忘情。所以道：『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豎拂子，曰：「者個是生？那個是滅？若人道得生滅句，許汝頂門亞一隻；其或未然，雲撼風生撩亂潑，楓林葉墮鳥棲驚。」

豎法堂，鋒擊監院請上堂。「陵夷祖席已多年，飄渺水雲滯澗邊，今日揄揚撐宇宙，好看法爾亦如然。諸古叢席近日維新，巧匠良工一時備美，水鳥樹林悉見色身三昧，山河大地同證根本法輪，峰巒迴合時談般若妙音，竹木參差細染雲霞艷質，為復神通耶？法爾耶？於此數百年來泯其爐韝，鈍置水雲。」豎拄杖，云：「山僧拄杖子指出，唱九作十，世路多端，敢問大眾：此猶是乾坤異色，枯木回春。」復卓一下。「百尺危樓峰頂踞，檐前伸手摘羅星。」

晚參。僧問：「某甲欲行未行時如何？」師云：「誰知冷灰裏有粒豆爆？」僧擬進語，師以杖擢退，乃云：「纔拈寸銕，遍地刀鎗，眉挂須彌，一真法界，如箭直鋒，如函得蓋。」以杖一劃，云：「不貼鍾馗，家無異怪。衲僧分上若具，奪角衝關，十方通暢，山僧相許有自由分；其或未然，璇璣何必加文彩，峻峭門風也大難。」

上堂。師云：「萬古雄雄坐釣臺，煙波江上萬重開，若有錦鱗騰碧漢，不妨搖曳舞三台。有問話者麼？」僧問：「父母未生前即不問，如何是古字山中清淨身？」師云：「清流溪遠平如鏡，倒映長空冷逼人。」進云：「如何是報身邊事？」師云：「霜花一夜作，莫待曉風吹。」進云：「未審化身事若何？」師云：「退後三步。」進云：「四大皆空，此身向甚麼處立命？」師震威一喝。進云：「和尚好喝。」師云：「不薦當陽句，徒跨十萬程。」問：「古字山，獅子吼，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時如何？」師云：「盡大地人皆腦裂。」進云：「拄杖擊碎生死海，還通言句也無？」師云：「秦不收，漢不管。」問：「今朝新建選佛場，前佛度生即不問，後佛出世是何如？」師云：「雨過有晴來。」進云：「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該括五須彌。」乃云：「未陞此座，疑殺多人，及乎到來，舌原在口，攢花簇錦，剜肉作瘡，鼻孔遼天，莫相

辜負，魚騰碧漢，階級難升，若是龍行，九洲浪激，性海無風，金波自涌，明者即動而靜，暗者迷西作東。若言即心即佛，來者莫拘；若言非心非佛，往者莫追。若是性懆之流，不向虛空掘洞，單能撥草瞻風，且把斷要津一句如何委悉？古鏡若無瑕，日月難追及。」

小參。師云：「十五日已前事，錦上鋪花；十五日已後事，如海一漚發；正當十五日，大似一尺鏡照千里之像。」師云：「觀我遠祖舌鋒上擺定干戈，語言裏衲僧，是則也是，大似養羽候秋風。十五日已前事，桃未紅；十五日已後事，李先白；正當十五日，魚穿碧浪，鳥悅長空。大眾！與古人是優耶？劣耶？」良久，云：「蕭蕭不住南來鴈，一段音書附向誰？」

升宇王居士辦齋，請上堂。「拄丈子，真烈挈，他年擲向冷堆頭，今日依然拈提掇，獅兒臭著骨毛寒，觸著人人鼻孔裂。諸禪師！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堂堂恁麼六不收，德山來也誰辯別？若辯別，崑崙走向蟭螟睫，黃海廝眼著橛，嘉州大像得一摑，陜府銕牛頭發熱。今日若有個漢便道：『拄丈子！彼丈夫，我丈夫。因甚目下無人，自尊自得？』拄丈子道：『孟八郎漢！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大眾！拄丈子恁麼說話，還有風力也無？」卓一卓，云：「然雖不是猛虎，且有退衣之德。」

小參。「雷音普震，困蟻群蘇，捲起簾來，青天白日。露柱笑呵呵，燈籠功不宰，白雲本無心，常自露光彩。」豎拄丈，云：「輒不得動著者個。何故？聽彼觀音行，善應諸方所。」

住成都府威鳳山昭覺禪院語錄

癸丑十月十五日，師自中川歸覲。

老人命主昭覺，即日開爐上堂。詣座前以杖指云：「此個威音王已前已據，威音王已後重登，且不前不後，登即是？不登即是？彪在眇云，落七落八。」遂陞，拈香云：「此瓣香充遍千界，透徹玄關，爇向爐中，祝延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伏願萬邦拱極於中天，瑞氣靄騰於八秩。此瓣香奉為闔國文武、現任勳貴調羹補袞，柱石金湯，為伊周之德，頌伯叔之風，洪注八埏，壽登兆億。此瓣香諸佛命脈，列祖淵源，今對人天眾前，不敢囊藏被蓋。此是第二回爇向寶爐，供養傳臨濟正脈三十二世丈雪本師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此第一義，衝破銕崑崙，掀翻大海水，有解當機騰踏，請出相見。」問答不錄，乃云：「一句傳天下，磚磨古佛心，揭示威音畔，徹古更明今。所以一舉不復再說，冷笑非謂拈花，只會布鱗控

鳳，不解撈蟹攂蝦。若喚作上上機，則滅卻正法眼；若約祖宗基業，拄丈子有承當分。諸人還證據得麼？」卓一卓，云：「多年破砂盆，幸值赤手扶起，電光中主賓互換，鋒刃上照用同施。含靈歸心，象龍蹴踏中興；滹沱大用，瑤階整肅清奇。一旦命綱主席，自覺負荷難為。塗毒鼓一撾，青霄韻出；槍旂手再展，日月斬新。然雖如是，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大眾！要識殺人刀麼？」以杖過右邊。「要識活人劍麼？」以杖過尢邊。云：「還知覿面提持也無？佛祖曾經須乞命，清機焉敢犯吹毛？」復舉：「法燈和尚開堂日，云：『 山僧本欲深棲崖竇，隱遯過時，秖緣先師有未了公案，今日出來與他了卻。』時有僧問：『 如何是未了公案？』法燈打云：『 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 過在甚麼處？』燈云：『 過在我，殃及你。』 」師云：「法燈老漢雖則玄關把斷，爭奈周匝不及？者僧擬犯封疆，豈知早陷枯阱？」卓拄丈，云：「拄丈子光放頂[寧*頁]，符懸肘後，隨機展演，坐斷千差。現前若僧若俗不昧見聞，有甚公案不了？聽取一頌：祖禰不了殃及人，一肩負荷振佳聲，分明露出全機用，拄丈頭邊躍錦鱗。」
當晚，小參。「有節扣玄關，操戈須斬銕，重則一鴻毛，隘似青天闊，鼻孔任遼天，暑寒浸不得。諸禪兄！知不知？重城隻箭已中錦水長竿餌，持笑漁翁沙岸上，風風雨雨清秋漾，歸去來兮歸去來，修鯨巨鼇深溟浪。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芭蕉葉上三更雨，靜夜樓頭鐘一聲。」
上堂。「山橫獅子秀，月映在江心，本自無階級，無階級好尋。大眾且道：尋個甚麼？南山鱉鼻雖然毒，爭似子湖犬子獰？」
冬至，諸位法弟和尚請上堂。舉：「古人道：寒，寒，風撼竹聲乾，水凍魚行澀，林疏鳥宿難。早是寒霜威重，那堪行客衣單？休思紫陌山千朵，且擁紅爐火一攢。」師云：「古人恁麼說話，秖知輸四，不會贏三。寒，寒，有甚相瞞？尖喻巧說，盡是多端。有火雖向，有衣即添，冷暖弗從他得，漸次豈假虛傳？世界悠悠碧落，森羅萬象交參，一夜寒霜風凜冽，多少途人受辛酸？憶得門前石獅子，堆堆不礙四時遷。於此薦得，復一陽生；若也不會，片雪嚴霜浸殺諸人鼻孔。」
晚參。「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日日挨排過，光陰盡虛擲，去來動靜殊，取捨是非異。諸禪德！全鋒敵勝未是作家，遺劍刻舟豈堪持論？只可丁一卓二，滴水冰生，通上徹下，千機歷落。所以古德云：『 擾擾忽忽，晨雞暮鐘，喚冬作夏，喚夏作冬，一線短長誰管得？雪霜盡處是春風。』 」師云：「可謂古人說在不行處，行在不說處。綱上座今晚說在行處，行在說處，忽忽擾擾，月夕日曉，望節纔過，朔日又到，樹動山風霜雪盡，石磷含潤長芝草。」

說戒，上堂。「大丈夫，秉慧劍，殷若鋒兮金剛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卻天魔膽。先德與麼吐露，正是太陽門下日日三秋。綱上座也不免對眾剖露：大丈夫，秉慧劍，大冶紅爐經煆煉，擬犯鋒鋩萬里屍，聖解凡情俱坐斷。大眾於斯領略，不假鉗鎚；其或未然，殷勤乞戒。」

除歲，小參。「雪峰覆飯桶，甘贄拜蒸籠，船子埋身水底，性空吹笛雲中。臨濟喝，知音罕遇；德山棒，作者難逢。怎如昭覺者裏別無計較？森羅萬象齊來也，熨斗煎茶銚不同。」遂舉：「僧問古德：『 年窮歲盡時如何？』德云：『 東村王老夜燒錢。』 」師頌云：「燒錢王老在東村，不必安排潦倒傾，紅杏碧桃驚憋破，須籍階前爆竹聲。」

元旦，上堂。問：「新年說法，譬如大海水，無筋骨能乘萬斛舟時如何？」師云：「石虎昨夜生麒麟。」進云：「縱橫無邊際，彼岸已先登，如何是不涉煙波處？」師云：「面門早劃破。」乃云：「新年頭，何法說？春水淥，春花白，頓開千眼豁十方，涌出摩尼光赫赫，草木絲絲去歲凋，嶺上松添千年色，乾坤特地新，至化誰能測？雲裏畫牡丹，水中捉皎月。露柱腮下悟圓通，燈籠腦後拔卻楔。」驀召大眾去：「還識此時節麼？囑咐瘦筇並麈尾，忙忙掃卻門前雪。」遂舉：「古人道：『 除舊年，迎新歲，動用不離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 」師云：「相看古人立地處，大似黃鸝鳴翠柳，白鷺下清汀。除舊年，迎新歲，一喜寧忘百念慮？去來擺手踏階行，好顆明珠當面諱。與麼吐露，還有新舊也無？三寸原來不出口，撥轉地軸與天關。」

解制，上堂。問：「舊年林中黃葉落，冰霜滿地；今日元宵碧色沉，梅萼傾姿。冰霜滿地即不問，梅萼傾姿意若何？」師云：「明月照行人，豈是他家事？」進云：「青山萬里無瑕穢，為肅寰區端的因。」師云：「過頭丈子輕拋出，總教黃河一派清。」乃云：「梅花開屋角，弱柳綠溪邊，崑崙騎玉象，露柱著靴衫，鯉魚頭帶角，峰頂浪泊天，銕人騎銕馬，不動到長安，九旬期告畢，休將無事看。到者裏，須是個個自達自證、人人無欠無餘，百鍊精金，光輝轉熾，殺活同時，方稱靈利，可以不動腳跟，周遊國土，法音未演，遍界俱聞，直饒綴粘拘縛之士，拄丈子未肯放汝在。」遂劃一劃，云：「若向者裏透得，許爾獨步大方；脫或未然，莫道虎溪難躑跳，前途猶有路高低。昔者，地藏琛禪師問僧：『 諸方近日佛法如何？』僧云：『 浩浩地商量。』藏云：『 諸方浩浩地商量，爭如我這裏種田博飯喫？』 」師云：「地藏老漢隨機應用，可謂露出心肝；師僧法棟久羈，豈啻爐邊受冷？然雖如是，地藏正搔著昭覺癢處。何故？當家種子由來別，怠惰之時有異苗。」

祈雨，上堂。問：「今日祈甘露，處處閒雲繞，願施霹靂門，思波猶未少。如何是垂慈一句？」師云：「幸有隨機雨，何堪特地雷？」進云：「百穗仰觀功成日，因甚麼不降甘澤？」師云：「本無離位次，不用強安排。」僧喝，師云：「休將杓水轉潑菠薐。」問：「一雨濛潤，大地沾恩，如何是沾恩一句？」師云：「剎竿頭上風車子。」進云：「無陰陽地因甚麼不受？」師云：「且觀立地處。」僧拂袖歸位，師云：「切忌一場懨懶。」乃云：「乾坤若有私，善惡必無報，五馬不行春，萬象生焦燥，鏗鏘鐘鼓聲，更覓說法要。東鄰木馬汗出，西舍泥牛乾暴，普賢端居高樓，文殊走入籃鬧，山野尚無措詞，一椎透頂門上，直須打破雲關，識取向上一竅，扶起森羅萬象，倒嶽傾湫，統合國之歡心，風行草偃，要與天地共其德、日月合其明，無思焉、無為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以拄丈向空中點，云：「於此一點，可以澤及萬邦，周遍塵剎，無涯恢廓，妙用河沙。恁麼說話，穿透東海老龍王鼻孔，不須斷貫索繩。既是老龍王鼻孔被昭覺穿卻，向什麼處出氣？忽地一聲涎沫噴，為霖為雨倒盆傾。」

結制，興吾王居士設齋，請上堂。問：「面壁九載即不問，漏泄家風事若何？」師云：「石羊吞石虎。」進云：「秖如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為復掣轉關捩？為復自顯真機？」師云：「夜來月色好，今日是秋山。」進云：「祇園一脈傳今古，四海佳聲喜共聞。」師云：「眉毛不在眼下，鼻孔搭在上脣。」乃云：「住持一稔來，逢冬兩結制，開口泄天機，舉目露真智，不唱言前機，豈談句後意？虛空築著鼻孔頭，銕眼銅睛覷不及。」遂豎起拄杖，云：「有定亂劍，四海晏清。」放下拄杖，云：「無白澤圖，千魔斂跡。秖如結制開爐報恩一句作麼生道？軒昂宇宙當風挂，萬里河山壯帝畿。」

小參。問：「舉起則有，放下則無，過在甚麼處？」師云：「太湖三萬頃，那去覓漚生？」進云：「古人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為是聞中透脫？為是格外之機？」師云：「切忌動著。」進云：「無情也解說法，為甚某甲不解？」師云：「青蛇纔出匣，胡僧笑點頭。」進云：「恁麼則自古自今去也。」師云：「異泉無涸溢，四眾盡沾恩。」乃云：「當頭舉著沒纖塵，天得清兮地得寧，自古自今同生死，無情說法亦有情。」卓拄丈，下座。

上堂。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云：「任通天伎倆，不動亦奚為？」進云：「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云：「魍魎難支遣，洗劍也心驚。」進云：「如何是意句俱到？」師云：「謾挂參時鏡，鑑人毛骨寒。」進云：「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云：「橫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僧禮拜，師乃云：「句到意不到，佛祖心肝被

蟲蚤，迢迢十萬八千山，誰知錯過虛玄妙？意到句不到，出窟獅兒任勃跳，古今多少英靈漢，撮來收拾得恰好。意句兩俱到，馬祖龐公嘗問道，殷勤抱得旃檀林，便是祖師真奧妙。意句俱不到，唯證乃知默，斯要覓意，焉用泄天機？不到耳邊難識竅。」遂高聲云：「道，道。」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如珠走盤時如何？」師驀頭一棒，云：「試走看。」僧禮拜，師云：「卻是如盤走珠。」乃云：「象王顧，師子呻，文殊、普賢赤腳行，笑怪胡僧板齒落，兒孫謬賺缺雙脣。即今還有為老胡接齒者麼？一夜雷聲無雨點，黃河源水出崑崙。」

上堂。舉：「乾峰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卻往徑山去。』峰云：『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舉一不舉二，天台與徑山，莫言頭白了，子胥過昭關。」

鄭提督正寢，孝子品金、渾金建華嚴道場，請就衙內對靈小參。師云：「華嚴界裏陞高座，透出龍宮演法時，若為大人超淨域，虛空昨夜一輪晞。大眾！若向此透得明白，塵國轉為佛國，福基翻作法基，瓦礫轉生其光，草木愈瑞其色，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脫或未然，宣出大人沙場，久戰名遂。今朝去也，徽猷兆世，豎亞不磨之勳；育化坤維，展拓太虛之氣。解龍沮之計，施韓信之功，聯叨鳳詔，屢對龍顏。論其功，高而無上，廣不可及；量其德，淵而無下，深不可測。自蒞蜀土殘疆，煙塵蕩盡，日月斬新，一旦寂爾賓天，令其四眾悲傷。茲當五七之期，有孝子品金、渾金同闔衙官眷建茲無遮大會，追其遺愛，起報本之心，敦請山僧登座。」以拄杖指靈座，云：「且道大人還來受法會也無？」復卓一下，「臨流錦水龍騰勢，晴日天空鶴影高。」

晚參。問：「春秋已涉遍，冬至事如何？」師云：「大地一團撮。」進云：「百花開滿地，寸草盡沾恩。如何是沾恩一句？」師云：「持來宇宙新。」問：「如何是向上事？」師云：「眼睛裏出氣。」僧禮拜，師驀頭一棒，云：「還知向上事也麼？」僧舞坐具，師云：「且得沒交涉。」乃云：「大地一團撮，持來宇宙新，一般清異味，更看好愁人。既是清意味，何得好愁人？盡道眉端堆宇宙，誰知舌上起風雷？」卓拄丈。

大慈法兄懶和尚偕眾位和尚設齋，請上堂。問：「達磨東土，無風起浪；世尊拈花，一場敗闕。今日和尚陞座以何示現？」師云：「眼裏無筋漢，不薦亦奚為？」進云：「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師云：「仰地叩天，徒勞射目。」進云：「說法已竟，大地沾恩。如何是沾恩一句？」師云：「驅雲逐霧，盡在風前。」問：「冬至到來即不問，高提祖印事若何？」師驀豎起拂子。進云：

「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師云：「闍黎恁麼聞香逐臭。」乃云：「芙蓉城裏諸知識，一齊擁入我山來，一一威光照天地，為扶祖席共相培。」遂拈起拂子示眾云：「從上諸聖以此傳持祖印，挨至山僧手裏示微妙音，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當於此示是何曲調？若信不及……」以拂子打圓相云：「流動摩尼須究取，風波纔動溺舟輕。」復舉：「龍門遠禪師至蔣山上堂云：『一手不獨拍，兩手鳴摑摑，舉意超情念，相看同路陌。摩雲鍾阜高，遍界烏輪赫，妙機速雷電，神珠不在額。珍重人天大導師，衲僧一見喪魂魄。』」師云：「龍門蔣山受然燈記莂，握三印正宗，可謂光前裕後，烜赫現前。怎如我諸位和尚來山助揚法化，腳跟未動，法義周沙，通上徹下，無非道場。諸人有眼同見、有耳共聞，何更山僧忉怛？脫或未委，復有一偈普為頌出：一手不鳴，兩手摑摑，舉向上機，千聖莫測。寶月含空，交光廓徹，非中非外，神珠在額。」以拂子作吹笛勢云：「順風吹也逆風吹，壓倒胡笳十八拍。」

臘八，上堂。問：「世尊雪山成道，令人說出許多。如何是拔眾超群句？」師云：「千峰寒色凜。」進云：「和尚今日陞座，為復是為古人示現？為復是自顯真機？」師云：「萬壑結霜威。」問：「百年三萬六千朝，因甚正覺於臘八？」師云：「枯梅含蕊笑，春風遞信來。」進云：「今日成道後，說法利群生。如何是普潤一句？」師云：「一棒全提，古今不異。」進云：「學人禮謝和尚去也。」師云：「截斷腳跟，露出巴鼻。」乃云：「未曾開口，遍地繡綑，急磨腰劍，屏祛番人，深山獨虎，淺草蛇群，從教大地設玄辯，翠疊香風我國寧。」拈起拄丈，向上一卓，「盡道迦文老子昨夜悟明心地。且道：悟者個心地麼？若是悟明者個心地，怎奈笑殺旁觀？即今莫有旁觀者麼？」復卓一卓，云：「琉璃藏寶月，菡萏敷妙香。」

歲旦，上堂。「今朝初一，宇宙呼歡，凝然湛碧，騰踏機先，衲僧門下，一一成現。」卓拄丈，云：「唯有拄丈子，眉毛倒插天，可以發一機，千機萬機歷落；透一境，千境萬境全彰。演無為之化，起不墜之宗，塵塵爾，剎剎爾，一機驀露，獨耀人天，直示根由，古今無異。所以僧問古德：『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德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德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師云：「據他古人吐露，撐起和風拂拂，放開旭日融融，卷則燈籠起舞，舒乃露柱揚眉。若是眼親手快漢子，更不沉埋向上一竅。秖如斬新條、行新令一句作麼生道？毒鼓一聲天地震，麒麟獬豸盡翻騰。」

解制，上堂。問：「結制解制姑休論，不動干戈請師分。」師云：「陽氣漸舒無硬土。」進云：「黃金須假紅爐煉，白玉還他自手磨。」師云：「正是風雲會合時。」進云：「但得雪消春自至，桃園忘卻渡頭人。」師云：「低頭休踏影，郊外聽歌聲。」問：「結制時，青霜含玉翠；解制時，碧水漫潺湲。如何是不變遷意？」師云：「跨過駟馬水，便是芙蓉城。」進云：「恁麼則甘露普滋於法界，馨香滿散於人間，學人還有分也無？」師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問：「解制上元即不問，春景到來時如何？」師云：「當陽喫得山僧棒，貼體風流亙古今。」進云：「匝地春雷天下曉，時而驚醒夢中人。」師一喝，乃云：「結則循途合轍，蚊子上銕牛；解是據本歸宗，總教浹背汗下。芒鞋緊俏，還他出格風標；拄丈橫空，是謂當陽超卓。所以道：去去實不去，途中好善為；來來實不來，路上莫虧危。且金剛妙體無處不周，如鳳翥雲霄不縈羈網，魚躍龍門豈遭點額？還有不滯瓊波、快遊玉浪、鼓鬣相看者麼？如無，山僧有個句子為汝諸人拈出：妙性本來原不借，當人不薦自羅籠，棒頭點出超方眼，銕壁銀山當下通。」卓拄丈，下座。

佛冤綱禪師語錄卷第一(終)

佛冤綱禪師語錄卷第二

嗣法門人德明等編

成都府威鳳山昭覺禪院語錄

結制，上堂。問：「一切見聞俱不問，如何是自然性？」師云：「逢著渡頭休捉影。」進云：「學人以何為見？」師云：「擬行狐穴勿追蹤。」乃云：「諸佛不出世，人人鼻遼天，風高作寒色，生柴帶葉添。長安滿大雪，雞足峰悄然，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所以道：爐韛嚴整，佛祖弘規；封被參求，衲僧苦志。亦如獅子遊行，神威返躑；象王回旋，不資餘力。若是晝三夜三，且向爐頭炙殺。」復舉：「高峰禪師上堂云：『門內有一人，用盡機謀，欲出出不得；門外有一人，作盡伎倆，欲入入不得。入不得、出不得且置，門內人與門外人相見時如何？愁人莫向愁人說，說與愁人愁殺人。』」師云：「高峰老漢用許多氣力作麼？大似龜毛上較長短，兔角邊論得失。今日昭覺若有出者直須出，若有入者直須入。門內人與門外人相見時如何？生平肝膽向人傾，相識猶如不相識。大眾！山僧舉註已畢，還有出入者麼？復有一偈，普為大眾：伐鼓考鐘龍象駢，三年重把斷要津，掀翻海嶽求知己，撥轉乾坤見太平。」

上堂。問：「伐鼓考鐘即不問，當陽一句請師宣。」師云：「霜葉濃原上。」進云：「無生佛法倩誰聞？」師云：「冰花結洞天。」進云：「學人再請指示。」師一喝，乃云：「通方上士，鑒在機先，靈機密運，情量超然，星持漢地，月落楚天，所以目前消息非口耳之所傳。看他從上諸聖，千種喻，萬般言，用盡機輪徒枉然，若要深深海底立，直須打破上頭關。且道用何伎倆便乃打破？挨落須彌如輥芥，鞠來不礙剎那間。有資州常湛、常沚居士，於數百里之遙來山，傾貲破玉，設厚伊蒲，供佛表嘬，敦請山僧轉法輪於塵剎。」驀拈拄丈，云：「現微妙於毫端，梯航萬有，津濟群生，到此凡聖情盡，狐穴泯蹤，迷悟兩關，一椎粉碎，向者裏猶未是佛法流布，亦非世諦商量，畢竟昭覺為人在甚麼處？門前不用栽荊棘，寬留直路透長安。」

冬至，上堂。問：「今朝冬至復一陽生，冬至佳節即不問，無面目漢若何論？」師云：「毛端藏宇宙。」進云：「棒喝分明全殺活，一句當鋒孰敢窺？」師云：「礙眼是青山。」乃云：「靈山祖令，頓使人人頂門迸裂；昭覺權衡，總教個個舌葉覆天。可以一語分玄要、一句定綱宗，轉天關、翻地軸。秖如西天人說話，東土人未

委，又作麼生？」以拂子打圓相，云：「總出者個不得。既出不得，正值日南添一線，猶然徹骨時光陰。如薦得，眉毛八尺餘。向此透脫得去，始可顯大機、發大用，縱橫無礙，天上人間；其或未然，當陽不薦好風光，寒逼無由得解脫。有明耀大德揭露全身，行向上事，傾難捨能捨之金，請山僧轉不生不滅之法。現前若僧、若俗，若凡、若聖，若智、若愚，兩利均沾。只如施者、受者各得證據一句作麼生道？等閒折得珊瑚樹，虛空廓落毛孔中。」

燦一大德請上堂。問：「法報化身即不問，如何是諸佛於微塵裏轉大法輪？」師云：「曉霜籠玉樹。」進云：「未審說何法？」師云：「夜月破瓊枝。」進云：「說法度何人？」師云：「為汝不唧溜。」乃云：「雪積寒威能逼塞，恰似當年斷臂時，者場曲調非今昔，額上何須更畫眉？」以拄丈一卓，云：「昭覺恁麼舉揚，非謂平地荊棘始可出入無拘，個個眉毛卓豎、人人鼻孔下垂，盡道二祖安心斷臂亦是缽盂安柄，令後代兒孫向斷臂邊卜 度，正是無端枉受屈。若要控佛祖機籌，當陽揭露。」驀豎拂，云：「向者裏一超直入，只如越古越今一句作麼生道？壺中日月忙推出，快把虛空縛一團。」復舉：「秀才參長沙岑禪師，因看《千佛名經》次，遂問：『 百千諸佛只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沙云：『 黃鶴樓崔顥題詩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才云：『 不曾。』沙云：『 得閒題取一篇好。』 」師云：「據長沙尊宿，滴水滴凍、玉潔冰清，頓令萬法齊彰、頭頭瑞彩。爭奈秀才孤危有路，未得歸根？今日若有人問昭覺：『 百千諸佛居何國土？』向他道：『 長空何礙雲來往？一夜霜天月色肥。』 」

臘八，小參。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萬壑松濤驚滾滾，翻作長江浪潑聲。」進云：「如何是動乾坤句？」師云：「深隱寒潭須點額，躍過龍門氣象新。」乃云：「今朝臘月初八，盡道迦文悟道，孤明爍破太虛，大地山河勃跳，根源固是本如，空中何更鑿竅？」以拂子打〇，云：「者個是星，且那個是悟底人？若向此透得一機，機機普應；薦得一句，句句歸宗。亦如遍界玄音，風鳴殿角，毫端若現，不異空花。所以經中道：『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復豎拂，云：「還見麼？玄圭白璧無瑕翳，何異微陽散大千？」

歲旦，上堂。「一年今日從頭起，社舞村歌隔塢喧，無意氣時增意氣，百草頭邊消息傳。且道傳個甚麼？」豎杖，云：「青原酒，趙州茶，三杯兩盞，醉臥煙霞，大底風流出當家，好個話端被先覺吐露了也。然雖如是，猶有個新鮮句子在。元正啟祚，萬物新佳，花矜木艷，風月堪誇。門外報，客來到，有酒須酒，有茶即茶，者般

豐儉任隨家。秖如新年頭佛法，鏡清道有，明教道無，合作麼生？不得心頭空及第，壟畔桃花解笑人。」
解制，上堂。「九十日期結，大似空中棒掉月；九十日期解，布袋頭子今日開。或東或西南北去，誰迷誰悟自欺埋？唯有燈籠與露柱，露頭露面豈安排？分開百念觀時節，笑月吟風無盡該。且道：燈籠、露柱鼻孔重多少？莫教陰陽移化外，朝悠哉又暮悠哉。所以，古人道：『 秖要諸人瞥地去、不逐語言去、返本還源去、不涉岐路去、踏破化城去、截斷兩頭去、歸家端坐去。』昭覺則不然，秖要諸人入得昭覺室、出得昭覺門。」以拄丈一卓，云：「若向者裏薦得，一恁天下橫行。」
授子開、滄溟二禪人拂，上堂。「一拶一捺，略露鋒規，總持權柄，密運大機，裂破今時窠臼，掀翻舊日章程。所以，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大地全該，十方歷落。且昭覺門庭原無曲徑，含元殿裏覓甚長安？故爾乾坤把定顧佇，何煩正眼流通？當於此日透脫一句作麼生道？十里松杉含萬籟，一溪流水足宮商。」復舉：「僧問雪峰：『 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峰云：『 待汝出網來向汝道。』僧云：『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 老僧住持事繁。』 」師云：「據此僧問話如木落一枝，雪峰答處似雲開千嶂。今日昭覺也有兩個透網者，亦不問以何為食，山僧亦不答待汝出網。」遂授拂子，云：「只要諸人證明者個。」
蕭、王二壽官請上堂。「把定佛祖關，直教千聖路絕；拓開千聖宅，頓使祖佛難容。有時鍼眼裏藏身，有時大海中走馬，有時壁立萬仞那容蹴足，有時一鏃三關何許機停？縱或主賓若立，何在分妙分玄？貴在以機奪機、以的破的，電光石火奔追不及。」遂震威一喝，云：「案肉不經猛虎顧，囊錐豈假紅爐烹？」
洞宇居士請上堂。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隨聲打，云：「不唧溜漢。」進云：「折散眉毛，星分八字去也。」師云：「鼻孔落依稀。」進云：「大地學人一隻眼，自他不隔於毫端。」師云：「秖恐不是玉。」進云：「和尚不得壓良為賤。」師云：「展轉逗漏。」乃云：「劍輪鋒上走馬，烈焰光中打毬，吞卻金圈栗棘，單提格外宗猷，一透千門萬戶，四方八面皆周，傳不傳之妙旨 ，報不報之弘庥。所以，如大火聚，近之燎卻面門；似太阿鋒，觸之喪身失命。機關貴乎妙手，神用不測之功，苟荷佛祖鉗鎚，方承宗門牙爪。山僧恁麼說話與諸人共知，還會麼？三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
誕日，上堂。「五十四年箭破空，清機格外顯家風，踏翻世界全身露，吾道由來一貫通。大眾！此是沒量人之境界，未是掠些腥臊便乃取足。山僧開個方便，令驢兒馬子踢踏縱橫，當風直截。然雖如

是，不可向潔白地上撒屎撒尿，塗污閒田剩地，或恐遇著沒面目漢子，攔腮扭著，驗在鋒前。若是透頂透底，密移一步，全彰那畔風光，顯出威音境界。恁麼說話未就，囚地一聲，形名氣質。」遂豎拂，云：「幸然不昧，與虛空同體，共日月並明，與草木同氣，共法脈流行，有隱有顯，任縱任橫。設若直證本來面目，悠悠現前，綿綿覿體，千塗共轍，一道坦然，且也事理無礙，知命心通。今日因齋慶讚落草之譚，此乃藉眾威德慨敘生平，只如一言共契，萬古同春，如何委悉？凜凜靈鋒橫寶劍，冷光逼塞太虛空。」

歲旦，上堂。「高高瑞氣靄山前，得意春風草木妍，醉夢昏昏驚炮醒，一聲雪裏迸梅顏。正值冰河解凍，大地咸春，可享泰來之福，堪含暢意之心，大好玉葉杯中譚星斗，寶珠盤裏撥天毬，宮商曲調誠難和，萬象森羅演未休，處處全提大用，頭頭豎抹橫該，當陽賣俏底如龍得水，閒房噇酌者醉臥如獃。唯我林下禪和子，頂門放出金剛眼，烜赫光明徹大千，透出無賓主句，拶得心花開發，不覺手舞足蹈，能啟天地蓋載、日月照臨、陰陽陶鑄、寒暑迭遷。是則也是，似則未似，只如新舊風規元無間隔一句作麼生道？昨宵難昧鶴巢冷，今日易聞鳳閣香。」

閱藏，上堂。「古佛心由玉軸彰，萬年一念等如常，林泉恩澤重沾洽，明暗之機燦玉光。所以道：『 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 」遂豎拄丈，云：「大眾還識此珠麼？一大藏教即是拄丈子，拄丈子即是一大藏教，該括天地、逼塞虛空，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以此掀翻公案、決斷葛藤，拈一機則機機普應，建一法則法法周圓。幸值春連雉堞、煙水瀰東，四來善信蹈佛階梯，作殊勝佛事、開四生戶門，使天下衲僧各興神用、共展奇猷，從茲蠱垢重揩、琅函展演，不啻生公法喻、點石何堪？趙州遶匝禪床，便可入龍宮、遊海藏，現毘盧頂後神光、開舜若身中正眼，其間大小、頓漸、半滿、偏圓，盡在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且如何是根源的旨 ？無邊妙義移星轉，五千餘軸斂珠回。」復舉：「古人道：『 世、出世間法，立處皆相參，舉天便有地，舉北便知南，舉僧便見俗，舉聖便明凡。』 」師云：「一大藏教盡被古人說得七零八碎。若是綱上座，不托軸裏之蓮經、未誦聲中之漁父，展出機先句透頂透底，放一線道施設家風，異口同宣不消一箚，到此何功不周？何法不圓？綱上座如斯舉唱，諸人還委悉麼？」拂一拂，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

上堂。「佛祖之機廓頂門，縱橫殺活莫逡巡，密機未透還難活，衣裏藏珠甘受貧。」復舉：「香嚴頌云：『 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地；今年貧，錐也無。』 」師云：「老香嚴鼓粥飯氣，大似年老心孤，與麼將匣裏珍珠翻作豌豆糴

糶，簡點將來，一等是穿衣喫飯共日月山河，何得道貧道富？」卓拄丈，云：「正當與麼時，還據證祖師妙用也無？魚乘大霧飛空去，虎傍陰山帶過。」

上堂。「湛湛湖光鏡面開，青青山色插雲堆，掃清寰宇看紅日，世界天邊輥出來。大眾！時而道泰時康，揚不揚之教化；天寧地肅，報不報之深恩。秖是禪和子有一件事，且道什麼事？金剛圈要汝透，栗棘蓬要汝吞，到者裏作何計較即得？」以手拍禪床，云：「黃河清晏三千度，丹鳳來儀出聖人。」

師過嘉州凌雲寺，贊謨珀球取法名，請上堂。問：「一即二，二即一，還有輕重也無？」師云：「一齊踢倒。」進云：「佛祖頂[寧*頁]一著顯發，莫大威光，試請和尚拈出妙用底句。」師云：「聽取大像念摩訶。」進云：「恁麼敲空有響，擊木無聲去也。」師云：「滿目春光插碧霄。」乃云：「一即二，二即一，閑行踢倒案山去。也無一，也無二，輕重短長難比匹。忽然踏著佛祖[寧*頁]，未免一場真禍事。更有一夥向上行，莫是靈山親授記？昔龐居士問馬祖：『 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下覷，士云：『 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師云：「居士問則千尋，馬祖答亦萬仞。若有問：『 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向道：『 腳跟下欠一頓。』又云：『 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答他：『 知音能有幾？』大眾！山僧恁麼舉答，大似攙行奪市，徒爭勝負。未知諸人唱和如何？試道看。」一居士在旁撫手一下，師云：「選佛若無如是眼，洪爐終是費鉗鎚。」

上堂。「鶯化為鳩眼未別，魚化為龍不退鱗，衲僧直下明端的，休將鶴唳當啼鶯。」遂卓拄丈，云：「拄丈子化為龍去也，大眾仔細觀瞻。」復卓一下：「一展飛騰山嶽動，不須天外聽雷鳴。」

元旦，靜庵黃居士建華嚴會，請上堂。問：「華嚴會啟，祖道增輝，衣線下事作麼生道？」師云：「切忌撞頭磕額。」進云：「棒下翻身正是生死關頭，如何得平貼貼去？」師云：「腳跟下七縱八橫。」進云：「謝和尚法周沙界去也。」師云：「一番新宇宙，必是舊家風。」乃云：「萬里河山秀色佳，琅函展出雨天花，傾貲那玉真堪羨，想是龐公一會家。即此真機不昧，超越情塵，乘此一音，透過威音那畔，功嘉萬億增踰，植福將來圓滿。詎會之誠擬就多生之願，以此勛猷趨臨日月，幸逢元旦，敦請舉揚正因。大眾！且如何是正因？」以杖卓一卓，遂舉：「龐居士自諭云：『 難！難！十擔油麻樹上攤。』婆云：『 易！易！侵早下床赤腳立。』女云：『 也不難，也不易，明明白艸頭，明明祖師意。』」師云：「據他龐公滿門，正是無風起浪，好肉剜瘡。今日靜庵居士也不道難、也不說易，但於日用求個巴鼻。若有道：『 長老恁麼說話，大

似旁不肯底。』山僧道：『 江頭細細牽柔浪，一段真風壯帝畿。』」
誕日，上堂。「今朝八月十五，木樨開遍寰宇，觸碎佛祖鼻端，普為諸人證據。且道證據個什麼？趙州茶，雲門普。昔瞿曇降誕之日，呆庵禪師上堂云：『 瞿曇降誕在斯辰，啜賺古今多少人？恨殺雲門棒頭短，虛空迸作一條痕。』」師云：「古人妙用全彰，無在不在，事無不周，理無不備。山僧應時應節，有個偈子頌出：光風霽月在斯辰，照徹閻浮多少人？若道吾今是生日，虛空著爝有瘢痕。」
竹浪和尚請上堂，問：「昨日今朝即不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天寒地也寒。」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霜嚴雪亦嚴。」進云：「人法雙彰，賓主並行，且道和尚是賓？是主？」師云：「正要闍黎踏上關。」乃云：「法眼精明而頓漸不立，機鋒捷疾而魔佛俱欽。適請啟時，已謂諸人露布，何更山僧叨呾？秖若宗門妙句，縱奪可觀，縱也珠回玉轉，奪也瓦礫生輝。於斯荷眾，施設隨機，急水打毬，高樓驟馬，精持煆煉，劍刃橫施，截海橫山，颺塵簸土，盡乾坤世界一時花擘了也，鎔瓶盤釵釧，攪酥酪醍醐，所謂玉兔不棲蟾影，金龍豈臥寒潭？不慧趨陳省覲，訪列同門，覿傳請啟，暗洒璣珠。若謂有法說，則釋迦老子亡鋒結舌；若謂無法說，則彌勒大上飲氣吞聲。正值日南添一線，番然漏泄祖師心。大眾！祖師心作麼生漏泄？水冷潭空高照月，風驚葉墮總歸根。」舉：「古德云：『 忌口多年諸病減，情多未免有時勞，貧居動便成違順，落得清閑一味高。』」師云：「古人秖知季夏極熱，未諳仲冬嚴寒，若約頭頭合轍、處處全彰，多虛不如少實。山僧亦偈頌出：瞬目揚眉頻觸境，經行坐臥不辭勞，端的一回浹汗出，一莖艸上玉樓高。」
結制，上堂。「年年制結在其中，古鏡含光任磨礱，帶水拖泥今且古，看來渾是浪無風。兼道吾師真壽域，一椎兩當設爐紅，鋒鋩略露些兒也，吞吐西江水一泓。」拈起拂子，云：「大眾會麼？此是我昭覺老人三五十年前在萬峰山頂拾得，今日委在山僧手裏諭教談宗，正值小陽春發，禁足方叢，使天地交泰、海岳齊豐，個個昂藏鼻孔，若虎如龍，眉間挂劍，殺活時同，符懸肘後，奪食驅農，縱橫無忌諱，死水不盤龍，圓陀陀，赤骨窮，阿漉漉，淡且濃，百計光陰如撚指，流輝日月隙穿風。大眾還知時節麼？休向門前打之遶，翠是竹兮蒼是松。」喝一喝。
閱藏，上堂。「目前烜赫，不落知見。一字若有，當頭坐斷；一字若無，該註不及。若是過量大人，格外施機，全縱全奪，直下會去，掃卻聖凡見解，一彈指頃搜盡佛祖心肝，堪堪白紙黑字，何得

相欺自瞞？有個一騰便登千仞，一弩直破重關，始用金剛寶劍截銕如泥，不動絲毫方稱靈利。敢問大眾：秖如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者一藏教從甚麼處來？曩者薆禪師云：『 從門入者不是佳珍，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始可蓋天蓋地。』者老漢大似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猶有入者非寶、出者佳珍。只如焚燒疏鈔意旨 如何？」豎拂子，云：「一大藏教全故紙，離言一著有訛淆，撥開陜府銕牛機，萬象森羅當下消。」卓拄丈一下。

小參。「古人云：『 四十九年未曾談著一字。』老瞿曇大似獨足立於萬仞峰頭，擺手行於滔天浪裏，蹶起於艸莽之間，開闢於垂絕之域，簡點將來，靈龜拂尾，影跡難除。今日綱上座承諸大居士不識好惡，強請登堂。」遂咳嗽一聲：「大眾！有法說？無法說？若道有法說，亦是空中釘橛；無法說，又是埋沒己靈。畢竟如何？叮嚀損君德，無言真有功，恁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

解制，上堂。「十五日已前，諄諄參求著意；十五日已後，莫謂去住自由。正當十五日，威光赫奕，問答雲流，一一騎聲蓋色，頭頭顯示當陽。故我昭覺門庭孤峻，語脈鋒鋩，輝天鑑地，拋三放兩，洞明佛祖關捩，碎破凡聖疑腔。把住也，向臨濟、德山鼻孔裏出一口氣；放開也，於釋迦、彌勒眉睫上放大寶光。」遂豎拂，云：「大眾還識此光麼？於此會去，亦如春風普吹，千葩頓發；於此不會，終是痴狂外走。即今聖制告圓，百期果滿，敢問大眾：穿衣喫飯、舉足下足，仗誰恩力？個裏薦得，大好全身放下。全身放下即不問，如何是出門一句？馳馬橋頭多過客，莫教失卻無價珠。復頌一偈：結解叢林天下規，笛拈無孔向風吹。千林春色高吹起，掣電之機不易違。」喝一喝。

建中元會，真碧請上堂。問：「地官赦罪之日，人人報本之時，未審即今還報本也無？」師云：「紅日天心正。」進云：「與麼則大地均沾恩力去也。」師云：「俊俏衲僧，一便轉。」乃云：「一葉落，天下秋，南北東西竟悠悠，風鳴條，雨破塊，隔林搖落鶯聲碎，乾坤世界露其形，聲聲唱出那伽定，長安暴暴鬧鬨鬨，我國晏然天地順。諸兄弟各各以天心為心，自然海晏河清。正值中元佳節、地官赦罪之辰，頓使大地眾生有情無情一時同入清淨法界，未安者安、未證者證。古人道：『 天上月圓，人間月半，打鼓陞堂，理舊公案。』是什麼公案？車不橫推，理無屈斷。」師云：「恁麼履踐，理上也得、事上也得，簡點將來，大似蠱毒之家，天上月圓，人間月半，大眾忻忻，普請登殿。且道登殿說個甚麼？萬別千差，當陽坐斷。還會麼？個個眼耳甚分明，啾啾莫妄開打筭。」

康熙壬戌四月八日，請住潮音禪院，浪和尚同眾請上堂。拈香。「此香光賁兩儀，氣吞八表，瑞彩以至明，氤氳而特地，爇向爐

中，祝延聖壽萬歲萬萬歲。伏願堯眉八彩、舜目重瞳，以此為瑞為祥，在處樂邦樂業。復拈此香，一時顯示了也。大眾還知麼？奉為在筵勳貴、德備耆耆，頓收塞北安南，屏息千方萬境。」斂衣就座，乃豎拂子，云：「快馬追風影，靈鶴不停機，沒絃琴一操，拍拍令相隨。移昭覺，住潮音，石火光裏安得家？鉤頭有餌。住潮音，移昭覺，閃電影中立得業？兩彩一賽。下腳無私處，出門是草；一捺便轉底，始歇謳歌。到者裏，說心說性，如日行空；談妙談玄，似雲騰野。若論佛法，三世諸佛覷則眼瞎，歷代祖師聞則耳聾，大好開荒闢土創始之功，種竹栽松靡存其德。且立家立業一句作麼生道？」復豎拂子：「格外提撕笞帚柄，斬新日月振嘉聲。」
誕日，上堂。「吾年五十七，作事難比匹，作揖怯腌腰，啜茶嘴先溼。聽話要聲高，行路要踏實，堪笑老瞿曇，指天復指地。誕吾正值木樨香，牽動諸人觸碎鼻，難兄難弟聚頭來，向道請我說法義。紐肝紐肺兼紐腸，本謂肚裏無一滴，蒲團禪板將火來，殺活同時賓主立。雪峰毬子惹人看，普化搖鈴響街市，哂將一夥老古錐，惹四兜三堪自適。有人問我意西來，一拳打倒案山去。」
老人誕日，眾位和尚至，上堂。問：「諸大知識簇簇齊來，不動語言，請師一接。」師云：「活捉虛空細切磋。」進云：「恁麼則有賓有主去也。」師云：「庭前細雨微微噴，麓畔稠雲翠翠香。」進云：「一眾咸沾新宇宙，當風訝唱壽綾文。」師云：「重關萬里誰言礙？奧室機絲莫錯分。」僧禮拜，師乃云：「祖庭昭天下，雄耀鎮乾坤，昨朝獅子吼，今日象王鳴，當軒懸毒鼓，格外振佳音，不動深深意，道個破砂盆。大眾！既是破砂盆，用道作麼？」豎拂子，曰：「物碎須盡底去，豈留墻畔夜生光？」
上堂。「出匣靈光耀太空，倉忙誰敢亂嬰鋒？神機自若無荊棘，致使曹源祖道通。大眾！只如高超物表，不墮見知，一放一收，有賓有主，有時生殺全威，有時佛祖莫辨，迥絕名模，露出消息，直使諸人有此機要，頭頭妙門，在在正體，了無朕跡，煥古騰今，日月斬新，風規逸格。豈不見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須知更有全提時節。」師云：「雲門老漢通上徹下，匝地普天，明過量機，演過量用。若遇毒手衲僧，向腳跟下一錐，秖教翻成轍跡。正與麼時，風恬浪靜，世樂昇平一句作麼生道？維摩掌中藏世界，普賢毛孔著程途。」
藩臺劉大護法捐俸築塘八百餘丈，請上堂。問：「圍墻高築，能方能圓，護法護僧，功歸何所？」師云：「頭頭元是自家底。」進云：「祖席重輝，狐兔潛隱，可謂盡善盡美，全始全終去也。」師云：「緊俏草鞋趁不及。」乃云：「人能弘道，大海龍宮涌藏教；非道弘人，百丈大義遍開牓。昭覺把定牢關，不許別開蹊徑，所謂

一人集慶，法界河沙，要見全功，玲瓏八面，脫體風流，一回汗出，擺撥金剛漢子，攪動無位真人，運畚底運畚，取土底取土，驚起土神呈妙機，綿密顒顒高舉杵，八百餘圍牢衛城，劫同天荒與地數。」

解制，值雪，上堂。問：「如何是曹溪一滴水？」師云：「浸殺天下人。」進云：「與麼大地均沾恩波去也。」師云：「不放源頭常把住，林泉節儉展家風。」問：「學人末後來，請師最先句。」師云：「稱錘揑出汁。」進云：「雪覆千山，因甚孤峰不白？」師云：「翻身明向上，莫逐有陰陽。」乃云：「雪覆千山，乾坤一色，玄機未兆，法還流通。佛祖真規，衲僧巴鼻，萬人無位，覿體全彰。雲門乾屎橛、洞山麻三斤，迸破諸人鼻孔，遍爾剎剎塵塵。三聖然折倒賓主，勤巴子卵翼同門，九十日已滿布袋頭，解開鼻孔遼天漢，舉步踏千山；脫或未然，重經爐韝重添炭，煉作金剛鑽十成。」舉：「古德云：『 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師云：「古人轉山河國土為自己則易，轉自己為山河國土則難。大眾！難易且置，展轉一句作麼生道？蘆花覆雪非同色，推倒銀山銕壁時。」

佛冤綱禪師語錄卷第二(終)

佛冤綱禪師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印乾等編

康熙丁卯二月八日，闔省護法並諸山耆德請再住昭覺，師太誕辰結制，藩臺劉公躬臨請上堂。拈香祝聖畢，維那問：「年來一度一番新，大地眾生共此情，寒景冬交霜月冷，更餘何物賞方英？」師云：「土上加泥更一重。」進云：「即今老人仁壽高登，八十道德貫乎古今，還有報答也無？」師云：「傾腹倒腸註破了。」進云：「恁麼生成厚德一時報訖？」師云：「且得闍黎共證明。」問：「一十八天作一壽軸，四大部洲作一壽筵，即今和尚在什麼處說法？」師云：「碧霄懸日月，何地不光輝？」進云：「某甲還有分也無？」師云：「言中啐啄機絲密，蹴足峰頭莫等閑。」僧拂坐具，師云：「一任探頭。」乃云：「昔日譚禪登此座，堪堪退院十年餘，殊期業債難逃脫，卻又牽耙並拽犁。」遂作拽勢，云：「還有共相出力者麼？所以孤掌不自拍，獨樹成難得，大家扶起破砂盆，番然突出遼天翮。大眾！若作克家之子，大好播黃檗吐舌之風、高安築拳之用，秉吹毛劍、用殺活機，到處搖脣鼓舌、闊步大方，亦如蛟龍得水、在處興波，凜凜威風，羅籠不住，放開捏聚，七縱八橫於拄杖頭上，誰敢犯其鋒鋩？」卓一卓，云：「南泉和尚道：『王老師不會禪道佛法，自小牧得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未免食他國王水艸；擬向溪西牧，亦未免食他國王水艸。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云：「諸禪德！世界如許寬廣，山河無隔礙，何得指東劃西、分南分北？山僧頭頭坐斷、處處通津，覿面提持，只要諸人親證實悟。一偈頌出：水牯牛兒觸西東，隨分些些煙雨中，山前山後苗禾穡，犯著牧童鞭打風。」

佛都削染，請上堂。「具摩醯眼，古今一矚；懷迦陵音，四海皆聞。所以發於妙機，包含萬象；出於妙句，逼塞虛空。打開寶藏，佳珍運芥，納須彌於孔中。大眾！只如不落玄妙機關一句如何剖露？鉼盤釵釧愁金共，江淮河濟有龍吟。」復舉：「南嶽思禪師示眾云：『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師云：「古人吐露消息，大似蓮花出水，開放新鮮。只麼但向己求，莫從他覓，也是夜裏暗雙陸。到者裏還有覓意也無？」卓杖，云：「著衣喫飯本常事，萬象森羅一體中。」喝一喝。

冬至，上堂。問：「爐韛弘開，煆凡煉聖，不動鉗鎚機妙密，超凡越聖請師宣。」師云：「曉日灼開峰頂雪。」進云：「煆凡煉聖蒙師指，說法當陽事若何？」師云：「朔風吹燦臘梅花。」進云：

「海底明珠非作造，天邊皓月亦如然。」師云：「拈掇甚多，或恐不薦。」乃云：「推遷晷運合天時，玉轉珠回挂柳絲，具眼衲僧難摸索，凍雲下嶺似愚癡。大眾！擬舉個時節，落葉滿長安，始見一陽來，復又是臘月燒山，翊翊鶴摩霄漢，凜凜龍臥碧潭，恁麼舉揚宗教，只道得個晷運推遷，秖如禪道佛法，法身向上還該註也無？官路任渠行闊步，荊山有寶急須登。」

上堂。舉：「傅大士法身頌云：『空手把鉏頭，步行騎牯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雲門大師道：『諸人東來、西來、南來、北來，個個騎一頭來。然雖如是，千頭萬頭秖要識取者一頭。』」師云：「諸禪德！還識者一頭麼？普為頌出：者一頭，太風流，綠岸煙村任自由，識得自心無一物，夜半穿雲過海漚。」

打七，小參。師云：「七日之期將畢，光陰切莫虛擲，諸人仔細參詳，勿得自相孤負。只如長期短限，山悠水悠，打七打三，握鞭垂影，三登九上，途路難窮，半夜穿鍼，空中覓縫，一超直入，太速貪程，或則雷轟電擊、或碎銕壁銀山，七日之內必要得個相應；其或未然，切煩希聽：得便宜處失便宜，脫略之夫刺有泥，荊棘林中渾赤膊，輕輕挨著血淋漓。」

元日，上堂。拈香祝聖畢，問：「法將登壇，作麼賞罰？」師云：「一言纔露，千里春風。」進云：「九天日月開黃道，萬里風雲起壯圖。」師云：「好觀駟馬橋頭水，滔天滾浪揭春機。」進云：「家家烘獸炭，戶戶貼宜春，未審恩歸何地？」師卓杖，云：「急須薦取。」問：「和尚拄丈探竿影艸，學人臥具影艸探竿，探竿影艸即不問，如何是機先句？」師云：「宗乘一唱，三藏絕詮。」進云：「如何是當機句？」師云：「拄杖放汝不過。」進云：「如何是末後句？」師云：「闍黎秖得七跳八跳。」問：「天肅地寧，河清海晏，元旦祝聖，化育天齊，一句無私，請師直指。」師云：「垂衣而治是唐陶。」進云：「還有新鮮佛法也無？」師云：「拄丈驀頭風鎚子。」進云：「風和人似醉，日暖鳥思翔。」師云：「石筍抽條今古新。」乃云：「律令正行萬物芳，春風如刮雨如漿，騎驢醉客花邊立，誰道春來夜有霜？所以道：壁上安燈盞，堂前置酒臺，悶來打三碗，何處得愁來？昭覺則不然，金雞才報曉，石女遍遊春，鋒刃上勃跳，走馬在微塵，一段外聲色，突出無位真，伶俐禪和子，點胸復點筋，還有不落新舊者麼？好看遊人著精彩，等閑落地作金聲。」

還源大德為亡師，請對靈小參。「啼烏不歇客程愁，細雨霏霏溼上樓，幾度思量江上月，傷嗟形影在心頭。大眾還知麼？籬邊黃菊盡是金粧，樹頸紅葉悉為珠染。向此會去，上酬不報之德，下化非生

之眾。與麼，則死生元不隔，今古一毫端。若有問：『 九十翁即今在甚麼處？』答他：『 雲凝樹秀，月白峰寒。』 」卓拄丈
解制，上堂。問：「無拄丈子奪卻拄丈子，莫不是壓良為賤？」師云：「百煉黃金鑄銕牛。」進云：「有拄丈子與拄丈子，莫不是錦上添花？」師云：「或恐無言滿面紅。」進云：「昭覺堂上還有與奪也無？」師云：「分明記取。」進云：「如何是與奪事？」師云：「春風解凍，布袋頭開。」乃云：「狻猊產獅窟，丹山出鸑鷟，為瑞遍為祥，昆蟲盡忻伏。秖如黃梅席上海眾千人，付法傳衣碓房行者，昭覺祖席寥落多年，芟除瓦礫，日月昭然，勿謂門庭孤峻，總要裕後光前，不消金襴授去，何須玉偈來傳？切不得東頭買貴、西頭賣賤，只要禪和子個個如龍若虎，一拳打倒門前案山。」
上堂。問：「祖師心印無今古，諸佛本源請師宣。」師云：「寶劍當軒吞萬象，吹毛在握聖凡潛。」進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又作麼生？」師云：「正要汝恁麼道。」進云：「桃花一見明斯旨 ，擊竹才聞正眼開。」師云：「擬心纔覿捕，眨眼過新羅。」乃云：「輝騰今昔，四海晏清，推過須彌，平沉大地，未審諸人腳跟向什麼處立定？到者裏，佛祖難窺，聖凡豈越？撥轉向上一關，自然家邦安貼，如水投水，似空合空，正眼洞明，一一迴絕羅籠，縱橫大用，頭頭現成解脫，便爾身心頓空，光明烜赫，離見超情，萬緣頓歇，不踢雪峰毬，安嚼雲門餅，不越趙州關，豈豎俱胝指？船子、溈山未足奇，德山、臨濟焉可比？堂堂穩坐諸法空，畢竟方名克家子。」
貢元趙君問為亡父青璧待贈，請對靈小參。問：「薦親拔苹即不問，木本水源請師宣。」師云：「搆得源頭無異處，優游佛國自功圓。」進云：「岩谷慈雲飛一片，池頭蓮萼萬枝鮮。」師云：「一念拈提全剖露，片言合道萬機超。」乃云：「憶昔龐蘊吸西江，雙林掩槨示趺雙，翛膾覷破浮生面，睹史陀天達本鄉。」豎拂子，云：「大眾！生時秖生者個，死時秖死者個，迷時秖迷者個，悟時秖悟者個，迷悟兩存，復是何物？一眾咸知，何須滯縛？拈提最上一乘，演唱第一義諦，或有向劍刃上橫身、火焰裏出手，猶是階下漢；若或渾身挨棘栗，獨步跳金圈，到此履劍樹刀山如步紅蓮，入鑊湯爐炭似登寶所。故我青璧居士也無刀山劍樹可登，亦無鑊湯爐炭可入，一味孤光迥迥、赤日輝輝，向拂子頭上識得根源去，生也與麼、死也與麼，生死中有佛處則不迷生死，生死中無佛處則無生死。何也？猶如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到者裏，纔有所得便有所失，纔有所是便有所非。大眾！還知居士安身處麼？」拂一拂，云：「曩者盤山道：『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和尚道：『 向上一路，千聖不

然。』二尊宿各自分疆列界，向上一路，劃破虛空頻利劍，樂邦淨域任施陳。」
結制，上堂。拈香祝聖畢，乃云：「大開爐韝大晴明，揭卻迷雲露本心，指葉為金憐赤子，敲空作響要知音。大眾！還委悉麼？爐韝洪開，銕額銅頭須煆煉；良工巧出，超宗異目達真方。所以，臨濟老漢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一句具三玄，圓融處處；一玄具三要，綿密重重。豈料兒孫不肖，劈玄劈要，摵碎無邊剎海；鑄聖鎔凡，納百萬億須彌。大包無外，細入非內，不可思議之境界，難盡舉揚之全彰。十方衲子聚合于斯，即入威鳳佳境，可是獅子游行？如是，則爪牙纔開山嶽動，狸奴白牯盡消潛。正當此際，收卻布袋口，綰著兩行眉，只要人人頂門眼開，個個腳跟點地。必也如斯合轍，自然啐啄同時，能隱能顯，可剛可柔。山僧拈兔角杖，敲虛空骨髓，控佛祖心肝，倒說對說，顯宗門妙句，象顧獅吼，挂眉睫劍端，烜赫孤明，天真一段。秖如百煉霜威凜冽，千磨愈見光輝一句作麼生道？清凝五蘊吞三界，鑑徹千祇萬古心。」
艸堂耨和尚至，上堂。「一語纔施，人天眾前齊點眼；橫開寶劍，三千里外絕淆訛。殺活擒縱，秉持權衡；佛祖門庭，一肩擔荷。是謂真風普扇，皎月高懸；大機顯發，在處沾滋。剗除邪種見，如火消冰；咬名嚼字底，格外斬新。有時放開也，料掉不少；有時把住也，望風斂衽。到者裏，若覓此老端的，山僧普為諸人道破。」卓拄丈，云：「龜毛長數尺，虎口似磉盤。」下座。同至塵前，虔請敷揚法化。
上堂。「萬指雍雍個祖庭，松杉圍繞翠籠雲。千載雲間獅子座，昨日登來今又登。喧天鐘鼓分玄要，揭地禪人問主賓。臨濟綱宗握在手，虛空也著棒頭痕。」
小參。卓拄丈云：「木上座為汝諸人徹困，於此明得，譬如大海，千波萬浪，浩浩無停，朝於斯，夕於斯，千江入而不溢，萬派流而不渴。於此未會，坐在海中，終被渴殺。」遂舉：「僧問風穴：『如何是佛？』穴云：『如何不是佛？』僧云：『未曉玄言，請師直指。』穴云：『家住海門州，槫桑最先照。』」師云：「古人答話，劈腹開心，頗奈師僧未得性燥。即今若有問昭覺：『如何是佛？』答伊：『何更覓佛？』又云：『未曉玄言，請師直指。』答云：『門前駟馬橋，松杉四圍繞。』委悉麼？長笛一聲牽海浪，江風山月盡皆聞。」
藩臺劉護法送扁對，請上堂。問：「正令當行，十方坐斷，一言省要，請師直舉。」師云：「摸著鼻頭孤迥迥。」進云：「宗風建立，毫髮無差，時節到來，如何酬唱？」師云：「踏破艸鞋峭巍巍。」進云：「濟上宗旨，棒喝交馳，去此二途，還有指示也

無？」師以杖卓一卓，喝一喝，云：「疑則別參。」乃云：「耳裝滄海，眼蓋須彌，口吞佛祖，不犯蹺蹊。推將日月天旋轉，佛殿頂門安額楣，滿盤珠玉全拋出，大人作略更無疑。所以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在天從天，在人從人，隨處得妙，豈假模名？」卓拄丈，云：「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盡在一念舉時，各乘無量三昧，饑吞雲門餅，渴飲趙州茶，者般清興誠難偶，何異靈山一會家？」復舉：「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華于然燈佛，燈見布髮處，遂約退眾，乃指地云：『 此一方地宜建梵剎。』時有賢于長者持標于指處插云：『 建梵剎已竟。』時諸天散花讚云：『 庶子有大智矣。』 」師云：「頭頭妙理，物物全機，不動斤斧，堪為招提。今日劉公秖如法界周足，亦不指東話西，高懸扁額，門對雙排。敢問大眾：昔日長者、今日劉公，是同？是別？一偈頌出：願力論教空劫前，卷舒回互在機先，挨開星斗高懸著，直導摩醯天外天。」

冬至，上堂。問：「如何是心？」師云：「山山有玉。」進云：「如何是佛？」師云：「樹樹有風。」進云：「如何是物？」師云：「真假自家知。」進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云：「何須頭上更安頭？」問：「打破乾坤，當陽顯露；擊碎虛空，更不囊藏。即今孟冬嚴寒，如何回互？」師云：「自來不借他人力。」進云：「任運騰騰從此去，為雲為雨遍大千。」師云：「難改舊時天地心。」問：「達磨西來，不傳一字；釋迦住世，一句了然。且道了個甚麼？」師云：「一聲雷震三更夢。」進云：「恁麼則蓮開水面香湛湛，沉潭皎月自娟娟。」師云：「見徹方知枉用功。」問：「斬新佳會即不問，凡聖交參事若何？」師云：寒梅凍雪，徹骨風騷。進云：如何是空如來藏？師云：「揭開麗日炙三千。」進云：「恁麼則一槌擊碎祖師關。」師云：「汝試擊看。」僧便喝，師云：「杓水休滋國土中。」乃云：「天地無二道，聖賢無兩心，萌動推時節，泥蘇萬卉增，雲生千嶂秀，水凍一溪清。暑是炎，寒是雪，曠劫秖今無變滅，握得乾坤氣候遷，臨濟兒孫真烜赫。」復舉：「洞山道：『 有一物，黑似漆，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 」師云：「既在動用中，因甚收不得？又道：『 傳佛心印，上乘一心。』豈不自語相違？山僧為汝諸人指示去也。」遂豎拂子，云：「大眾看看。」眾舉首，師云：「眨得眼來早錯過，且隨明月度滄洲。」

折宜李相公為嚴慈王氏，請對靈小參。問：「如何是生？」師云：「進前三步險。」進云：「如何是死？」師云：「退後一番新。」進云：「生死中因甚有薦與不薦？」師云：「千里聞名，不如一面。」乃云：「元來自性絕纖塵，善惡無由結正因，洗得地天霜月

淨，其如卻放好風清。大眾還委悉麼？人生寄世，流水奔忙，昨日街頭，今朝市尾，立定撐天拄地底作略，幾經磨歷風霜，宇宙中彰為掀揭，產業裏顯而益昌，白眼看他，襤縷滿地，青蒼鬱我，金珀齊箱，施為動轉，顯發威光，翻道東家舌頭所短，便論西舍鼻孔有長，者邊那畔，左之右之，不知自己著落處那之，淹殺英雄情識裏，擺乾血肉髑髏枯，人生報本稱賢哲，罔極恩酬子道殊，以此酬恩，何恩不報？以此雪業，何業不消？山僧承茲殷意，躬臨柩前，且道還薦得王氏也無？若也薦得，剎那消諸妄，一念證圓常，漚生漚滅裏，夢幻幾滄桑？與麼薦去，死生坐斷，電捲風清，家緣不繫，恩波坦平，所以劫前不昧，亙古長明，秖因日用中究得根源，頂門上識取面目，胸次中頓忘其念，生死裏沒甚蹉跎。」遂豎拂云：「山僧舉拂時，碩人還見麼？說法時還聞麼？若見若聞，優游已涉威音外，天上人間豈可模？」

元日，上堂。問：「如何是本然清淨智？」師云：「隔江招手憑公薦。」進云：「因甚山頭月白，海底日紅？」師云：「野渡舟橫任汝游。」進云：「恁麼則泥牛騰海島，石女宿沙洲去也。」師云：「聲色堆頭，英雄埋卻。」僧作鼓舞勢，喝一喝，師云：「蝦蟆努眼睛。」乃云：「一言道出，艸偃風行；一句透明，萬機歷落。人人赤洒洒，個個峭巍巍，十字街頭增瑞彩，蕊宮燦爛驪珠杯，抽出傀儡面目，憋破衲僧頷腮，任爾風光勃跳，堪嗟返照本來，唯我山家風味別，冷灰豆爆笑顏開。」以杖空中一擊，云：「東勝神州打鼓，西牛貨州起舞，扇子勃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忍痛不禁，便道：『 獨耀吾皇天地泰，日暖風和殿角生。』敢問大眾：踢見底踢見、打毬底打毬，個個手忙腳亂，還當得新年頭佛法也無？」拂一拂，云：「調高韻寡誠難和，怎似啼花鳥更新？」

燈節，小參。問：「虛空包萬象，藏入藕絲中，為復法爾如故？為復妙用神通？」師云：「天涯無覓處，依舊宿蘆花。」進云：「學人一足不踐生艸，因甚南泉斬卻貓兒？」師云：「喫得山僧棒，猶較半月程。」進云：「某甲一物也無，和尚葛藤遍地。」師云：「絆殺閻黎。」乃云：「輕心如羽墮，重法若須彌，虛空開口道，句句是良知。而我格外衲僧作麼舉揚向上一著？若論向上一著，滿腔燈爛熳，遍野鳥笙簧，百舌法門收攝秖在毫端，剎塵諸佛分指共相舉讚。」卓拄丈，云：「拄丈子于一微塵裏撥開線道，使風以時、雨以時，天心正、民安阜，盡虛空界類都在拄丈烏律律一串穿卻，亦任頭出頭沒，放伊不過。恁麼覿面提持，豈可宗風屈辱？一棒趁不回頭底，別有出身之路。只如天地無私，覆載江河，豈止流注？不落宮商曲調，歷歷當陽揭露。」復卓一卓，云：「東廊西舍，燈月交輝；溪北溪南，桃花簇簇。」

解制，上堂。「出沒卷舒無結解，樞機未透意還疑，花餘日暖堪行腳，颯颯春風一杖藜。大眾會麼？春風來竹戶，春鳥噪枝頭，解卻布袋口，放出一群牛。東觸西也觸，山悠水亦悠，鳳雛卵啄破，飛過碧天頭。還有解飛騰者麼？既有少分相應，亦如古鏡當臺照，水銀墮地圓，言中啐啄，格外提持。若或頭出頭沒，潦倒無思，不惟通身泥水，自是到處顢頇。衲僧行履，丹霄獨步，不可滯在半途，甘為險隘活計。有向峰頭賣月、海底挑燈，堪可紹續前賢，提新正令。秖如今日制解釋疑，或則東去西去，快便難逢一句如何委悉？腳下分明一段事，功程錯用混常流。」

建鼎請為嚴父三週，小參。師云：「一聲昏寐破，銀山銕壁通，獨露機前旨 ，黃葉舞秋風。此是昌齡孫居士示生三秦，貿易三巴，行種種方便，成種種因緣，作有為事而不滅無為相，覓四海龍象，翻閱藏海，大用縱橫，料揀玄要，直下了然，所謂千佛場中堪獨步，百花叢葉不沾身，分開玉浪忙推槳，傑出威音那畔行，潦倒無私，踢脫世事，千途共轍，一道坦然。今則三週已忌，敦請山僧垂拂說法。」豎拂子，云：「以此步步蓮界，以此處處淨邦，統三界為一家，羅四生作一念，透聲透色，八面玲瓏，亙古亙今，十方通暢，全體解脫，全體妙心，無可起滅，無拘生死。到者裏，山僧舉薦以竟，只如歸根得本，末後光揚一句如何剖露？金閣銀樓不異奇，雲開雲合頗相宜，全機頓悟超三昧，水盡山窮是轉時。」

中元，眾姓追薦，請上堂。師云：「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若識爹娘面，都在各心頭。所以道：踢翻生死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今日山僧生死海不消踢翻，涅槃岸何必踏倒？秖是萬年一念、一念萬年，歷劫來事只在當然。敢問大眾：秖如截斷生死流，破卻無明暗，度盡三有城，泛過無為海一句如何委悉？萬別千差俱泯滅，何須水底覓魚蹤？」下座。

誕日，豁菴上座請上堂。「吾年六十有五，作事顛拈莽鹵，有時漁臺一曲，有時鉏雲種雨，跨得楊岐驢兒，趁煞玄妙猛虎，撞倒銕壁銀山，無位真人突出。大眾！無位真人是甚麼面目？」卓杖，云：「拄丈倔僵，無風起浪。」遂舉馬祖同眾玩月公案，師云：「馬祖豁開胸襟，三人運出寶藏，雖然一拶一挨，要是具金剛眼睛漢方能甄別得出；其或未然，清晨洗臉，摸著鼻尖新語，句轉淆訛。」

佛冤綱禪師語錄卷第三(終)

佛冤綱禪師語錄卷第四

嗣法門人常熾編

再住諸古，閱藏，上堂。拈香畢，乃云：「披如來衣，登獅子座，宣娑婆奧旨 ，闡眾聖微言，貫通今古，顯示當陽。於是莊嚴國界，廣行利益，驅彼眾生，同躋仁壽。」拈起拄丈，云：「此是第一義諦，密運金槌，佛祖乞命，放收殺活，大用凜然。山僧落隱于山，卑躬菲食，茨堂土階，亦未階于出世。仰眾耆德，遊心奧典，寓目詞林，搜空藏海，無讓波瀾。只如龍宮逸寶、鹿苑遺芳一句如何剖析？金口毫芒須斟酌，玉屑難窮三復思。」卓拄丈，下座。

再三九十翁忌，偶菴上座請上堂。問：「般若風高即不問，當陽煆煉事如何？」師云：「切忌犯鋒鋩。」進云：「鉗鎚才舉動，覷破生死關，還同趣向妙果也無？」師云：「眉毛隙裏贏三際。」進云：「涅槃本自無生滅，生死還同夢裏遊，且道誰向誰背？」師云：「牡丹花下睡貓兒。」乃云：「來若昇日，去如脫屣，備諸踊沒，恆沙杳矣。淑氣華妍，埃塵不起，妙法咸聞，鉗鎚高舉。」以杖指靈座云：「九十翁挺慧悟于曠劫，體妙解于當年，屈此無為，眇塵劫之初，寂照所通，該六和之外，諮諏往事，觀矚方來，鑽扣禪機，令人結舌，所利為人，所約為己，其跡同形，其源莫測，皆是本習所懷。只如清淨于一切法，還有涅槃生死也無？覿體純真須抖擻，翻身擲抹太虛空。」

授法嗣，上堂。豎拄杖，云：「漁臺山上把竿，清龍河裏釣鰲，落湛一天星斗，數來何日休歇？山河大地盡作獅子哮吼，艸木叢林自然家邦安貼，負汝負吾之機，何異鍼頭削銕？分明據令提綱，不似止啼黃葉。」卓拄丈，云：「幸爾釣得南斗六、北斗七歸來，且貴大家暖熱。」喝一喝。

中元，闔姓薦資，請上堂。「不輟殷殷求薦拔，生死戶門八字開，處處澹紅黃葉墜，山山擁起白雲堆。大眾！滿眼滿耳以為當仁剖露，寢興變化未嘗暫歇，皆生死也。空裏眼花、日中身影，妄想滅消、見聞執謝，只于無量劫中生死根本廣而窺之，皆是染緣覺性中之輪轉，動念積為之所籠罩，于此不昧見聞，脫然超悟。所以云：努力今生須了卻，莫教永劫受餘殃。」遂抗聲云：「大眾！」眾抬首，師云：「撇開情世，咫尺家山。」擲杖，下座。

上堂。「金針密處，玉線潛通。異彩雲羅，難藏拙巧。春風一段，理事渾融。自顯真機，逐意徒逞。且道梭頭在誰手裏？」卓拄丈曰：「藝高不在乖名聞，兀然方見把機人。」喝一喝。

小參。「眉毛剔起，寶劍拈來，一切截斷，豈不快哉？大眾！山僧恁麼說話，還有不避鋒威者麼？」左右盼云：「要敵生死之關鍵，須是本色衲子始得。」卓拄丈曰：「且道放行好？把住好？古鏡不磨含萬象，猶勝當年面壁翁。」

般若野月和尚入塔，請上堂。問：「天地同根，根蒂幽固，還假覷向也無？」師云：「妙機不謂咸狼藉。」進云：「萬物一體，體相虛凝，還同證據也無？」師云：「報本還從達帝畿。」進云：「即今薦拔筵開，當陽顯現，猶是報答耶？證據耶？」師云：「一道光明匝地天。」進云：「遐邇緇流，雍雍肅肅，未諳誰是承當者？」師云：「腳跟下痛領一頓。」進云：「恁麼報恩已竟，撥轉關頭去也。」師云：「腦後依然欠一椎。」乃云：「敗葉露枝條，大地冰霜結，一線得挨開，英風動澩泬。藕絲牽象入孔中，挨落珊瑚枝杪月，驚起清風河北神，乾闥王失安生穴。到者裏，還有涅槃可證麼？還有煩惱可除麼？還有生死可了麼？總或不爾，恭惟般若和尚騎太虛空，遊無生國，演無孔笛，吹徹森羅，萬象直下發明，己躬一齊唱拍，便道戢玄機于未兆，藏冥運于蓮邦，汲僧規範，震釋宏綱，矧手真乘上智，抑其不紊毫芒，英聲茂實，無昧古今，振耀激揚，乃至入微塵裏，縱橫放曠，玉轉珠回，全彰覿體，直此唱拍已止，清淨柄然。茲因法嗣諄諄在念，罄竭恩酬，備陳佛事，金函玉偈，遍演廣宣，而有如是操略修山，安厝窣堵，與夫固念往復，山僧不獲已，勉掀翻露布，以慰孝誠。只如當機廓爾，覿面施陳一句，還有真切相為也無？道超物表從多劫，顛沛孳孳永不忘。」

舉囑偶菴為二代主持，上堂。指座云：「則個寶華王座從上古錐，未登者登、未據者據，伊未特地則事事藏鋒，今既臨筵而著著迎刃。且如何是施戈展陣、普應群機一句？」卓杖云：「照用分明。」遂陞，問答竟，乃云：「新堂頭，新佛法，說不到處只須說，行不到處只須行。若要橫身當宇宙，揭開腦蓋萬重雲；若是克家之子，務要掀出八寶七珍。敢問大眾：如何是寶？反覆依然在目前，不向窮廝煎處討；如何是珍？一條拄丈烏律律，憑伊撐住任縱橫。恁麼說話，須是其人，必有其用。山僧有個貼體句子，切為諸公拈出：遁停塗毒音，銕蛇咬石鱉，慮法不可謀，痛悼獅麟穴。既添為法裔，荷擔法道脈，明晦不相瞞，掬把旃檀爇。勿使門庭冷峻風，巨挈綱維高蹈涉，先德典型表帥模，響其風者奔趨越，擘開呵佛罵祖機，咸賴一花有五葉。」

上堂。「龜毛才一拂，電影滿空飛，研徹倒竿令，須明徹笑機。臨濟老漢蒿枝三拂，遍體江流；香嚴道者勁節一擊，通身徹骨。潦倒疏山手握蛇，最惡還是玄沙虎，撞著[門@召]閻咬定牙，一拳打破害窩窟。」

上堂。舉：「東山演和尚因僧問云：『 一大藏教是個切腳，未審切個甚麼？』東山云：『 缽羅娘。』」師云：「缽羅娘子出東山，皺額攢眉不好看，道也解拈氈拍板，等閒唱出萬年歡。」
上堂。「金風璧月挂眉顏，世事紛紜莫等閒。禪子教知無繫綴，徵科聚斂落民間。」
小參。舉：「雪菴和尚上堂云：『 乍住城隍寺，無東又缺西，汝纔抬眼起，我便放頭低。鬚髮白如雪，身心爛似泥，本來無佛法，何處是全提？』」師云：「雪菴和尚將生平自己家私盡情露布，且道別有長處也無？猛虎口中撐玉箸，驪龍頷下奪明珠，不是神通與妙用，騰騰任運自如如。」
資州豎幢法嗣請上堂。「久未陞堂說法周，珠簾百尺捲高樓，無端掣起滹沱浪，浸殺閻浮八百州。敢問大眾：如何是滹沱浪？莫是位標獨覺、跡涉三乘是滹沱浪麼？莫是圓修六度、萬行莊嚴、大法廣演、虛空靡寬是滹沱浪麼？莫是雷音宣布、玉偈普周、理極空闊、功全海深是滹沱浪麼？莫是道如杲日、覿體混融、教吐懸河、瓶瀉逼、生蛇化龍是滹沱浪麼？莫是轉山河歸自己、總群機而共赴是滹沱浪麼？如或不爾……」豎拄丈，云：「橫三豎四窮空劫，鑄聖鎔凡金鎖關。」
上堂。舉：「圓悟、佛燈同過溪，驀將佛燈推向水中，問云：『 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燈云：『 潭深魚聚。』『 見後如何？』燈云：『 樹高招風。』『 見與未見時如何？』燈云：『 伸腳在縮腳裏。』」師云：「一滴水，一滴凍，還他圓悟老人。佛燈渾身浸殺，猶作乾岸話會。一偈頌出：圓悟、佛燈同過溪，滔天白浪卷須彌，擘開窠臼忙伸足，踏著深潭稱意魚。」
示眾。「當機俊俏是禪和，切忌工夫急緊磋，終日堆堆徒作佛，老僧不暇把磚磨。」
祈雨，上堂。「曉雲橫鎖萬峰沉，扭轉龍王鼻與脣，晴久也須加一點，虛空打破一條痕。大眾！作麼生打破？于此檢點得出，廬陵米價無增減；若檢點不出，頂[寧*頁]抽出一枝橫。其奈娑竭老龍王打溼眉毛，無處晒眼，撞著道伴交肩，牛頭安在馬項？」
清寧鄉闔姓然點七處光明燈滿散，請陞座。「赫赫心燈，光爛映發，日居月諸，窮上極下，若幽若顯，咸脫苦輪，照開劫外幽昏，振曜將來瑕玼，其則功歸一揆，履踐殷勤，自爾可以上沾法化，普利群生，頭頭彌勒樓開，處處靈樞密運，平高就下，發明格外風光，豎撥橫挑，開舜若身中活眼，修治中修治、殊勝中殊勝，所以心月孤懸，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卓拄丈，云：「只者一段本自光明，一毫端上莫能逃影，且道從願力中所發？從自性中流出？佛祖以百億日月而為燈燭，能使

一切眾生所證光明清淨微妙、佛法幽深，然此一燈、千燈、萬燈從一燈起，只者一燈從甚麼處起？識得一燈、千燈、萬燈，燈燈無疑，于此一燈不從天降、不從地涌，皆從我信心眾檀越根本智中發輝，脫然繁興大用，只得燈籠起舞、露柱交參，勝如多子塔前普放寶光，照開華藏海，八面盡玲瓏，昭昭焉彌綸八極，晃晃焉混茫太虛，澗徹千聖頂[寧*頁]，昭幽冥窠臼。所以玄沙云：『十方世界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眾生，山河大地、洪纖長短、一切形相何處有耶？』諸人還會麼？是汝頂門上迸出者一光，入泥、入水，入染、入淨，入佛、入祖，不離此光中發現。諸人每嘗在塵勞聲色境界中、無明業識裏埋沒者一段大光明，從上來底了生脫死大事不出此光，此光如日普照、如風普吹，種種不可測底機輪、轉轉難昧底境界，一一須彌盧、一一香水海，無絲毫同相、無絲毫異相，全體是個華藏海、全體是個大解脫門。大眾既至，事就功圓，要且顯示眾義。若也如斯告報，未免向虛空中重加彩畫。何也？輕心慢意，難挑暗室之燈；一念萬年，奪得形山之寶。山僧恁麼提持，還曾挑撥也無？七處交光明慧日，普天匝地一輪孤。」復舉：「梁武帝夢神僧告曰：『六道四生幽囚者眾，何不建水陸大齋而濟拔之？』帝既寤，詔十大高僧披尋大藏，撰集儀文，始于金山建此大會，于初夜分悉停燈燭，帝親臨筵禱曰：『若此儀文理協聖凡，願我拜起，燈燭自明；如未符聖意，燈燭如故。』帝一拜，燈燭皆明；二拜，宮殿震動；三拜，天雨寶花。」師云：「化育之本，匝地普天，百艸頭薦得聖凡，紅塵中識取天子，只者一段婆心，明暗雙雙扶起。我觀一切眾生各具智慧德相，秖因妄想而不證得。幸逢佛日天子將三千大千世界一莖艸上現出瓊樓玉殿，致令森羅萬象、一切含靈悉稟儀文，咸歸化育，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受用不盡底三昧，惟一堅密心，一切塵中現，一一天真、一一明妙，海晏河清，今騰古耀，艸木昆蟲均沾澤霑，日月星辰各歸定位。正與麼時，恩歸何所？復進一偈：寶刀出匣孰嬰鋒？明鏡當臺一鑑空。金席灼然懸佛日，玉龍瑞彩遍皇風。巍巍日月無私照，蕩蕩乾坤樂歲豐。已得佛心天子意，人間天上莫能窮。」下座。

犀浦玉泉其白和尚遺書至，上堂。「門庭高峻，展托青龍疏鈔；語脈鋒威，究明大事因緣。激揚後昆，如飲母乳；搖乾蕩坤，龜鑑千古劇意。朕跡不留，灼然二諦失怙。」打〇，云：「大眾！只須向者裏一覷覷破，說甚千生萬歿？」復畫[十〇]作擲地勢，云：「增減絲毫，重處偏墜。」

古戎松齋和尚遺書至，上堂。拈起帖示眾云：「者漢悉被昭覺老人驀頭一箚，通身粉碎，絕後再甦，不被人境瞞，不受情物礙，斬釘截鐵機，長揖娑婆界。所以云：兄弟不須添十字，與君傾盡此時

心，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師云：「今之古之，真風特地，三搭四搭，已是不堪。不須兄弟恣唐突，一碗釅茶格外伸，生銕蒺藜當面擲，沒絃撫起勝龍吟。」

受般若諸護法請上堂。拈帖示眾，云：「大眾！會麼？此是諸大護法心花上現瑞，筆鋒頭散彩，頗奈山僧未全道譽，或恐有負來機，所以三世諸佛時時演唱，歷代祖師日日舉揚。某忝年逾七秩，大好安家樂業，照管祖父田園，高枝攀不得，棒上不成龍，要得成人之美，必須恁麼提持。」豎拄丈，云：「于其中間卷舒出沒，門戶展開，縱擒殺活，呵佛權衡，陞曲彖于高廣，露光鋩于眉睫，恢張大用，顯示當人。大眾！只如流通正脈，百億分身，還有共相周遍者麼？偃艸風聲龍虎驟，凝光山色鳳鸞翔。」

辭院，上堂。「山僧在諸古四載又半歲，昨日與今朝截兔角于木馬首，今朝又昨日刮龜毛于銕牛背，重輕擔荷，左右逢原，擊拂子總出者個不得，住則孤明歷歷、淵默沖沖，去則黃梅衣缽付與盧公。是你諸人作麼生折合？」振禪床，「南北東西逼直路，一條拄丈活獰龍。」

上堂。「門戶張開，異端各露。雲門三句，熱眼被瞞。臨濟三玄，全生全殺。溈山圓相，有搦有抬。洞山五位，寶劍橫施。法眼玄機，痛處著錐。是汝諸人還有語話分也無？」良久曰：「空裏採花紅難賴，水中捉月爛攜回。」

法眷　　捐貲刻錄四卷。

佛冤綱禪師語錄卷第四(終)

佛冤綱禪師語錄卷第五

嗣法門人性紀編

康熙癸酉，受邑侯張公、闔郡護法文學、偶菴首座請，住般若禪院，於十月初四日入院。
三門。「乾坤大一統，門庭一統大，壁立個戶庭，森嚴有家法。」喝一喝，云：「尚留此語作話杷。」
佛殿。「三世諸佛，托出骨髓，不是揚他，雖當抑己，佛法世法，共相知委。」遂展云：「普請諸人證據。」
方丈。「據坐正此，匡叢席之綱維，驗衲子之窟穴，凜凜不設繁興，歷歷彰明格外，且誰是俊俏者？」以杖引云：「遇者邊著。」
昭覺老人遣使辦齋，結制，上堂。詣座前，指云：「大眾看看，恒沙諸佛於方廣座上法周沙界，何更山僧起模畫樣？」卓拄杖，云：「當鋒靈利，八刻已遲。」遂陞，拈香。「此瓣香，高匹逾天，厚匹逾地，高厚有茲，價重無極，壯丕圜而萬世神庥，開壽域而億兆寧謐，爇在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伏願高低覆載，措海嶽於均陶之內，大勛豎賞，躋僚庶於安養之中。復拈此香，攸同曠劫，拱衛百靈，諸佛出世，周匝無餘，奉為滿朝文武、概國公孤、邑侯張公、在筵勳貴，惟願於一印印中布護西天此土，於一毫端上超越聖解凡情，不問功歸何所，居然盤石泰衡。再拈此香，能縱能擒，全殺全活，慣淹平地波濤，滿撒晴空雨雹，孤迥峭巍，一盤托出，爇在爐中，供養昭覺八十五秩老和尚，用酬法乳。」斂衣敷坐。拍椎竟，師云：「大冶扇而赫奕，萬象昭宣；塗毒震而雷轟，全身果喪。掇轉作用，和盤當鋒，出眾展演。」問：「般若風高即不問，新開爐韝事如何？」師云：「高提祖印，橫按吹毛。」進云：「鼻孔遼天，腳跟點地，還假鍛鍊也無？」師云：「向前更領一頓。」進云：「和尚說法如雲，座下聽法如雨，未諳誰是知音者？」師云：「可貴臨場射石虎，不是輕易學得來。進云：恁麼則宇宙三千界，乾坤越樣新。」師云：「貼體真機，風流一段。」問：「安期結制向上宗乘，試請酬唱。」師云：「八字打開。」進云：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孤舟萬里明。」師云：「描也不成，畫也不就。」進云：「師太千秋，和尚陞堂，兩彩一賽，未審報答深恩，適當布法垂慈。」師云：「鐘也鳴，鼓也響。」乃云：「證此法門，顯揚法佛，當處圓成，隨心具足，虛空為口，讚嘆不出。惟茲向上宗乘，永保山河鞏固，察民物之秋毫，蕩閫外之欽服。今既對眾敷揚花雨，新垂化育，正當結制安期。若是知恩報恩，不妨塤篪迭奏，展演機關，奪食驅耕，鉗鎚妙密，在處轉大法

輪，頭頭法爾等覺。所謂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深深海底撥火，高高山頂釣魚，要作將來榜樣，有訣必有靈符。秖如鎔瓶盤釵釧共一金，攪長河酥酪為一味一句作麼生道？軒昂挂起眉間劍，擬落沉吟血濺天。」復舉：「笑隱訢禪師住烏回，上堂：『 住院慚無福，冬來事事無，家貧羞見客，炭少未開爐。壁破添泥補，窗虛欠紙糊，西來無祖意，勘破老臊胡。』 」師云：「新般若不似古人對客數家貧，賴得子淵監院向來備員柴足、水足、米足、炭足，語默所到，情解所及，山僧不負殷勞，轍效一偈：赤身頻住院，不被貧所拘，攙奪饑人食，驅逐耕夫犁。窗虛蛛線補，壁破燕銜泥，要津從把斷，露出本全提。」

當晚，小參。舉：「五祖和尚結制，無可供養大眾，設一家燕管顧諸人。乃舉手，云：『 囉邏招，囉邏搖，囉邏送，莫怪空疏，伏惟珍重。』 」師云：「東山老祖是則固是，可謂伶俜辛苦，搬手弄腳，爐頭熱鬧，佛事周隆，爭奈勞生太煞般若？今則結制不是，不設家燕管顧諸人，或恐倒行此令。」拂一拂，云：「桶裏有米，缸內注泉，非常餺飥，精進惟堅，千般滋味，預備在鹽。且道：還暢意諸人也無？」擊禪床：「千門萬戶俱推倒，舊日風規一斬新。」請首座，上堂。西堂問：「黃河清處人人見，鷲嶺拈時個個瞻，法將登壇行正令，當陽剖露請師拈。」師云：「縱奪可觀。」進云：「龍鱗纔響處，鳳翮便翔空。」師云：「無孔銕鎚，放出峻峭。」進云：「滿庭盡是經緯客，躍浪衝波龍象才，未審誰是承恩最重者？」師云：「在天同天，在地同地。」進云：「法將登壇蒙指示，秖如一軛駕雙車時如何？」師云：「打中間底。」進云：「任彼升高就下，曲折周旋，不涉水泥，作麼生履踐？」師云：「袈裟角拖地也不知。」進云：「春風無高下，花枝有短長。」師云：「一任探頭。」乃云：「沖霄九萬鵬伸翼，出匣太阿湛若瑩，奪食驅耕稱敏手，堪為表率佐叢林。然則荷擔大法全賴綱維逞其威，巨靈分開華嶽，由基箭百步穿楊中的，豁開正眼，光耀乾坤，人間雨露，天上風雷，獅子筋琴，眾絃皆絕，塗毒鼓響，普則俱聞，可以起河北不墜之風，振兩堂並喝之用。只如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卻又作麼生？今古葛藤頻掃蕩，三千剎土一浮漚。」

小參。「大用纔彰，諸人側立，道得倜儻分明，便是透脫一句。若是五日風、十日雨，客路漫漫，腳頭腳底，今日則有、明日則無，生機一路轉見糢糊，當負沖天氣概，自然響順聲和，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放去也天回地轉，收來也海晏河清。」卓拄丈，「一聲霹靂轟起，無端拶折雲門。」

立兩序，上堂。問：「整肅繩規，張嚴法令，般若用即不問，如何是般若體？」師云：「舌頭纔舉動，遍地鼓波瀾。」進云：「此猶

是用，如何是體？」師云：「還要重下註腳那？」進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親切處也無？」師云：「風不來，樹不動。」乃云：「法鼓雷轟，當陽選佛，爐冶鉗鎚，聖凡絕路。所以參差毫髮，全賴綱維首座功勛表率、監寺家風荷擔、維那當觀迅捷、典座眾口調饘、知客有筋眼裏、直歲刀斧務堅、侍者肅規閫極、庄主山後坡前，諸人畫個樣子，老僧不解說禪，大浪深淵鯨鯢聚，幽林英壑長高梃。昔日陳蒲鞋記臨濟一株大樹蔭覆天下人去，且道即今還蔭覆得諸人麼？」卓拄丈，「靈鋒寶劍常露現前，擬犯鋒鋩，橫尸萬里。」
小參。舉：「東山五祖云：『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畢竟如何？禪禪。』」師云：「新般若也則隨機辨的。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天寬地闊，地闊天寬，一不費醬，二不傷鹽。畢竟如何？威音王佛秖在目前。」
向總戎至，上堂。「此事如展陣相似，事無一向，收放縱橫，有時踏步向前，有時退步就己。臨場當辨來鋒，是則袒肩擔荷，要在硬糾糾地一直向前，不打退鼓，是真精進。若或回頭轉腦，必須落塹墮坑，任爾神出鬼沒，敵弱稱強，須彌山上走馬，大洋海底揚兵。」卓拄丈，「總向者裏施陳。何也？洞山排定五位君臣，臨濟擅用三玄戈甲，諸人坐地看楊州，老僧口裏啊喇喇。」
示眾。舉婆子燒菴公案畢，頌云：「托出滿盤差翅琛，關風穩密洞房深，門前不必栽荊棘，刺瞎許多人眼睛。」
上堂。「臨濟向高安築拳，速返黃檗，電光閃爍迸眉顏，橫按莫邪鎮祖關，跳出龍門翻玉浪，虛空有口莫能宣。」卓拄杖，下座。
晚參。「即今不可與諸人說格外佛法，惟在諸人直下薦取。敢問大眾：二六時中著衣喫飯承誰恩力？」時，維那禮一拜，拂袖歸位，師打，云：「汝又來弄粥飯氣。所以道：結制得十日也，寒山子作麼生？又有道：結制得十日也，水牯牛作麼生？般若者裏則不然，結制得十日也，眼睛、鼻孔作麼生？汝諸人識得眼睛、鼻孔，便識得寒山子；識得寒山子，便識得水牯牛。」遂高聲云：「還識水牯牛麼？」時，堂主一喝，師驀頭一棒，云：「意根下卜 度，打教你頭裂。」主以坐具一拂，師云：「莫將玄鶴唳，認作巧鶯聲。」
發化主，上堂。問：「參禪參性性參禪，還是禪參性、性參禪？」師云：「劈不開，捏不聚。」進云：「四大分張，眼眶落地，且道先去性？先去命？」師云：「一滴水，一滴凍。」乃云：「法無定相，就下平高；道出常情，瞻風撥草。折旋俯仰，轉妙機於天關地軸；曲垂方便，破吝網於鳳閣龍門。良由根機狹劣，枉踏程途，石密剖開，嗄嗄皆甜，瓊枝折得，寸寸是玉。然則一斧斫不成象骨，一毛焉可湊成毬？清風舞袖羅籠著，網布縵天四塞收，讚固不喜，毀又何羞？重賞千金煩大義，要須還我草鞋頭。秖如草鞋頭，觸處

風光，頭頭寶所，無一塵不遍，無一剎不周，有無捉敗趙州狗，東西南北謾馳求。」
小參。「幽壑孤崖千頃月，淺水蘆灣一笛風，咄哉漆桶翻然快，秖麼消磨歲事中。」遂指一僧云：「汝參甚麼話頭？」僧云：「誰字。」師云：「誰字。什麼面孔？什麼模樣？從上諸佛諸祖眼橫鼻直，汝諸人鼻直眼橫，何殊異相？人人本有、個個圓成，尚可螻蟻與釋迦不別、傍生與彌勒皆同，惟在諸人直下領略、當下死心，秖為爾等眼裏有物、耳裏有聲、鼻裏有香、舌裏有味、心中有絆、意上有牽，罕有上根學者來處諦當，眼有物不被物礙、耳有聲不被聲礙、鼻有香不被香礙、舌有味不被味礙、心有絆不被絆礙、意有牽不被牽礙，任爾通方作略、廣大機籌，不敢違真棄本，欣心道業愈加激勵，是非不到、名利兩忘，塵塵普現、物物全彰，放開捏聚、倒用逆施，是他大禪匠居常日用中事。所以道：『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一人常在家舍，不離途中。』汝諸人作麼生折合？然雖如是，增一絲毫不得、減一絲毫不得，是他本分手段，下手時必須峻峭。又不見長沙和尚道：『學道之人不識真，秖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海，痴人喚作本來人。』敢問大眾：只如古人與麼道，與諸人夢幻鼈子裏秖是踏不著，亦是往往恣情亂意，撞入葛藤窠裏，忙忙然無本可據。若具正知正見，不肯容易。今正在般若僧堂裏，不妨直截蕩蕩地、恁麼地，究竟根蒂下一著子，當下心空灼然徹證，以心契心、去迷入悟，如紅爐上雪一點，更須知有從上祖師道的。然須恁麼：高擁雲衣棲梵閣，展開胸次納方來。珍重。」
五葉維那設齋，請上堂。問：「天水池頭，荷花已敷於春色；白雲巖畔，玉蕊再艷於秋光。只如漁臺罷釣、般若垂鉤，意旨 如何？」師云：「千差坐斷，直指蹤由。」進云：「與麼兔角杖挑潭底月，龜毛繩縛樹頭風。」師云：「腳下泥深千百重。」進云：「閃電爍開千聖眼，好山多在太湖中。」師云：「秖可論實，不可論虛。」乃云：「雲片片，水潺潺，舉目千山復萬山，山容寂寂，鳥語關關，門前古路平如砥，不與時人共往還。般若則不然，雲片片，水潺潺，彌勒家風歷歷觀，十方無碧落，四面絕遮攔，相懽共唱清平曲，玉容搖扇倚闌干。」
掃禮師太牙髮塔，上堂。「西來密闡別資參，六戶幽扃法界寬。向上徽猷當底定，虛玄活計盡披刊。遨遊踏遍蛟龍路，履踐常挨佛祖壇。赫赫聲光傳鷲嶺，風標掇轉一和盤。」
上堂。「悟了更須遇人始得，若不遇人，秖是個無尾底胡孫，才弄出，人便笑。」師云：「白雲老祖與麼語話，猶是化門之說，說什麼遇人不遇人？他人底自己用，自己底他人為？」拈拂子：「萬仞

崖前凡聖絕，轉身踏倒銕崑崙，莫教鈍置攤禪版，打破胡孫窠窟門。」
小參。舉：「法眼示眾：『 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人事佛事一時周畢。』般若也則隨機效例。三通鼓罷，簇簇上來，迸破鼻孔，拄落頷腮，只得將錯就錯，道個空中風繫著，海底亂花栽。」喝一喝。
保寧艸堂耨雲和尚遺書至，上堂。「繖蓋山前，顯揚威音佛法；錦屏峰畔，揭示昭覺風規。委在大法凋零，有口秖堪挂壁，所以云：『 如今傀儡線索斷，五色祥麟步天岸，有伴何妨卻再來，了卻先師舊公案。』」師云：「我昭覺老人盡大地是個公案，向什麼處了？總虛空界是個公案，聆汝等窺覷無門，既然就路歸家，且要肋喜還鄉曲子。虯龍洒遍歸滄海，鳳子鳴餘入翠峰，惟有嘉陵江上月，夜夜如銀印碧空。」
小參。「百日禪期，真參罕遇，推倒山河，雷轟霹靂。諸大眾！長連床上參得底，要且瞞老僧一點不得；汝等逐浪隨波、牽枝引蔓，要且瞞汝諸人一點不得。只於棒喝交馳、大機密運，還瞞得諸人麼？日照孤峰、月臨溪水，還瞞得諸人麼？凍魚入穴、枝鳥高鳴，還瞞得諸人麼？天地蓋載、日月照臨，還瞞得諸人麼？暮天沙上雁、春吐溪邊柳，還瞞得諸人麼？火不待日而熱、風不待月而涼，還瞞得諸人麼？既總瞞不得……」以拂子打○，云：「向者裏道得一轉語，通乎上、徹乎下，釋迦口皮不寬、彌勒肚腹不大，兩行八字、眉毛雙眼橫在額下；若道不得，山僧為諸人道去也。」擊禪床。「掃卻通身蓬垢面，心花誰道不萌時？」
示眾。「胡兒十萬特西來，浪起無風匝匝堆，眼下有瘡醫得快，心頭剜卻肉團哉。」
禹門不拙監院請上堂。問：「撥草瞻風，秖圖見性，即今性在甚麼處？」師驀豎拂子，云：「直下薦取。」進云：「自然見性，了脫生死，生死到來作麼生脫？」師云：「秤錘原是銕。」進云：「眼光落地，畢竟向什麼處去？」師云：「死水不藏龍。」乃云：「設限立期，沉埋鬼窟，橫眠倒臥，發明心花，所以威音那畔別唱新條，百草頭邊全彰祖意。若是貨值物當，豈在簇花攢錦？眼有瞳仁者，在天同天，在地同地，皮下無血漢，三拜得髓處，還端的也無？」擊禪床，「李白沉江因捉月，張騫誤入卻乘槎。」
上堂。舉：「僧問投子：『 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子云：『 尹司空與山僧開堂。』佛果老人拈云：『 投子古佛，叢林中推其得逸群之辯、得樸實頭道用，看其等閒拈掇，不妨佛法、世法打成一片。然雖如是，惜其不勝寬廓。若有問天寧：「如何是一大事因緣？」秖向他道：「手握金輪清四海，聖躬彌億萬斯年。」』」師云：「天寧老祖，大道攸歸，千差坐斷，等閒揮斥，法令觸處，物外該通。

然則斬新圭角，要且不及仰攀。般若不是抑他古人蹤跡，且要拈示於人。若有問：『 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向他道：『 花芬玉樹山河秀，月映金池天地清。』」
小參。「期會已得月半，諸人聚首於斯，才聽梆聲忽鳴，便去搬土拽石，可謂越古超今，不似摩竭掩室，說甚百丈開田、溈山耕地？佛法大義早能委悉，伶俐禪和何在？長期、短期、中期、下期，一超直入，更要知進知退。忽得峻峭衲僧悄身而出，便道：『 長老說得恁麼潔白，早已帶水拖泥。』山僧道：『 若不如是，法堂前早生荊棘。』」喝一喝。
示眾。舉：「善財參遍處，步步登玄絕勝遊，更疑何事在心頭？光明一段無昏昧，吞爍乾坤法爾週。一日參彌勒，彌勒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且道佛指歸什麼處？無常諸行是三乘，日夜忘疲喪考娉。千仞崖頭無立處，紅爐點雪豈飄零。」
冬至，上堂。問：「一陽來復後，萬彙盡蒙滋，陰陽消長即不問，補天浴日事如何？」師云：「觀山不似舊日青。」進云：「一句渾超今古格，萬年長頌聖明君。」師云：「禹門翻玉浪，可謂碧潭龍。」進云：「只如不隨日月推遷、不受陰陽交駁，喚作甚麼人？」師云：「汝即今在甚麼處？」進云：「蒙師捧出天心意，率土華夷拱衛去也。」師云：「不勞重讚嘆。」乃云：「一九與二九，時令所司候，大似一線添，應時資納祐。觀山不似舊日青，玩水還同秋月後，鑑徹師僧起滅心，立雪齊腰早漏逗，老蚌懷胎孕不成，龜背刮毛理窠臼。諸大眾！還有不受遷變者麼？銕牛勒鼻芒繩牽，石馬乘馳銜月走。」
上堂。「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師云：「東山家法，全身物外，孤運風前，安得我輩兒孫履踐田土？雖貴地脈，焉有不傳之妙訣？以此顯大機、施大用，驅使無位真人挨拶搬弄。雖然如是，吩咐東風齊著力。」驀拈拄杖。「戶貼家平堪縱奪，祖翁田地深撈抹，徐引清風壯四維，拋沙撒土填溝壑。填溝壑，擷撐蹴殺黃幡綽。」
上堂。舉：「牛過窗櫺，頭角四蹄俱過了，惟尾巴過不得。朱樓百尺巧妝榮，跨犢翁翁繞畫屏。一孔一毛一世界，何須尾巴度窗櫺？」
資州豎幢西堂，請上堂。「菴外磨磚，真機早泄。高安築拳，汝師黃檗。隔江招手較些些，橫趨而去猶未瞥。若是烜赫兒孫，爭敢違條起例？」卓拄杖：「既逢家裏人，畢說家中話。一刀還一痕，一斧仍一箚。一掌復一拳，一腳就一踏。莫嫌老大力無筋，抹過金圈拋棘辣。諸昆仲！綱要提持，全身擔荷。三千年黃河清，五百載聖人出。」復卓拄杖，下座。

上堂。「佛未出世，還有經可看麼？還有禪可參麼？還有道可學麼？既總沒有，諸人作麼生履踐？急要相投有意陳，知音何必更勞神？山河大地俱推倒，佛祖從何插腳行？」
上堂。「臨濟白拈賊，萬里一條銕，東壁敲西籬，三界難拘測。與麼孤硬太煞，設有旁不肯者麼？拄杖子悄身而出，便道：『 此老假佛衣，竊佛食，有來由，沒巴鼻，舌頭帝都釘，脣齒斑豹碧，曾受蒿枝拂，不涉廉纖句，一塵一佛國，一機中一的。』大眾！秖如五天通漢地，梵語雜唐言一句作麼生道？」擊拂子，「箭簇那容機返勢，懸河豈惜辯相饒？」
上堂。「天晴蓋卻屋，乘時刈卻禾，輸納王租了，鼓腹唱謳歌。」師云：「老洞山雖則傾腸倒腹，頗奈從朝至暮當下未得安樂。何故？二時粥飯不了，切忌順唱哩囉。阿呵呵！陳年曆日數來多。」拍膝一下。
小參。師橫按拄杖云：「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神通妙用？為復法爾如然？」一僧出問：「如何是毛吞巨海？」師云：「一二三四五。」僧云：「如何是芥納須彌？」師云：「五四三二一。」復高聲頌云：「白日青天寐語麼？向來便道雨風多，吹毛出匣無藏避，直截千江水逆波」。
元日，上堂。捧香。「萬籟包括，十虛融攝，簇百花而競春，分眾水以涵月。爇在爐中，祝嚴聖天子衍唐虞之化，佩日月之光。伏願風以時，天之道；五穀熟，地之利。于邦拱衛，四海同欽。」驀拈拂子，「握吹毛劍，廓清四海之封疆，氣象凜然；演說如來之密語，大好時光。峻鶻趁不及露出，全提香雪破梅腮。所以道：春雨如膏，春風如刀，春光似箭，斷不相饒。」拂一拂，云：「匡持海嶠玄風遠，播得林泉化日長。」
上堂。舉：「王常侍一日訪臨濟，同至僧堂，侍云：『 者一堂僧還看經麼？』濟云：『 不看經。』侍云：『 還坐禪麼？』濟云：『 不坐禪。』侍云：『 既不看經，又不坐禪，畢竟作個什麼？』濟云：『 總教伊成佛作祖去。』侍云：『 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濟云：『 將謂你是個俗漢。』侍休去。」師云：「當陽據令，迥絕躋攀，還我濟祖啐啄之機。常侍須要丹霄獨步，爭敢挨敵吹毛？」以拂子擊禪床，云：「掃盡浮雲空碧落，密藏天地一塵中。」
除夕，小參。問：「般若期圓即不問，如何是天池山境？」師云：「橫也在前，豎也在後。」進云：「眼前山水堪圖畫，從頭地步儘鋪舒。」師云：「照顧腳下。」進云：「水中月出現，萬象自昭宣，因甚學人撈抹不著？」師云：「秖能扶強，不能扶弱。」乃云：「年年除歲，歲歲除年，所以九峰分夜燈，北禪烹白牛。般若今晚無什麼款眾熬煎，金烏玉兔與諸人分歲。敢問大眾：金烏是飛

的？玉兔是走的？是汝諸人作麼生擺撥？」西堂云：「頭角分明。」藏主云：「放過即不可。」師云：「不免與諸人露個消息。曉日出海，閃閃中懸，泉噴百丈，洗滌腥羶，頭頭佛日光輝，處處天開樓閣。諸佛出世，蕩蕩熙熙，物阜地寧，共相悉委。」召大眾，「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斬新日月風規，掃蕩陳年露布。」卓拄杖，「廣尋文義風搖樹，鏡裏求形落葉聲，道則九天垂化育，翻然別是一番新。」

解制，小參。問：「海底泥牛銜月走，平空鳧雁帶星飛，意旨 如何？」師云：「眼中何必著泥沙？」進云：「在水之魚因什麼渴死？」師云：「虛度浮生半百年。」進云：「父子至親，為甚岐路各別？」師云：「貪頭太重。」乃云：「山中九十日，啟建禪期畢，因緣會遇時，古今無二致，有利不減添，無利休相議。諸大眾！九旬禁足，還須穿透寶殿珠簾；三月安居，大好推倒銀山鐵壁。」卓拄杖，「一回拈出，便見宇宙光輝，八面玲瓏，棒折雲龍腦蓋。」復卓一卓，「古今日月，古今山河，築著磕著，塞壑填溝。」擲下拄杖，「不說負汝負吾，畢竟承誰恩力？」遂高聲云：「從上根源要知，橫鑽亂討切忌。」喝一喝。

佛書樓告竣，修懺滿散，上堂。以拄杖敲禪床，「普賢威力大奮，文殊藏身縮首。」橫按拄杖，「無孔笛解吹，上上機能湊，不假多劫勳修，彈指悉皆具足，可以光輝此日於一切人天眾前明宗辯的，向五蘊浮沉海裏一線挨開，拓起嶮巇家風，放教銀籠鶴出。秖如萬象光中露身、普心印上彰彩又作麼生？樓閣高開曉色籠，祥光五色佩金容，密覆林泉悛莫極，牡丹開遍後園中。」

解制，上堂。「九十日期今日畢，試問諸人：打成一片也無？若打成一片，覷破未生前，不受閻家拷，死蛇弄得活，銕釘飯解飽，悛尋浪施功，滴水也難保。若叩諸方禪，此間亦不少，國師三呼應，鳥窠吹布毛，海底黑雲生，山頭白浪渺，石柱葩旋開，虛空艸縛倒。諸大眾！花隄柳陌熱瞞人，忙忙切忌尋鑽討，走至三十日到來，飯錢畢竟如何了？」

佛冤綱禪師語錄卷第五(終)

佛冤綱禪師語錄卷第六

嗣法門人勝燦編

再住昭覺，入院，上堂。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笑個甚麼？」師云：「無孔鐵鎚當面擲。」進云：「新住昭覺，是同？是別？」師云：「吞卻森羅，吐卻萬象。」乃云：「悉是舊時行履處，宛然八德竟池流，昔日威光今不減，可堪少室舊蹤由？所以道：去來不以相，動靜不以心。若有問：『 既是舊時人，雖明舊時義。』山僧答他：『 不是舟行岸移，豈堪雲駛月運？』 」拍膝一下。復舉：「應菴再住歸宗，有偈云：『 去時冒雨連宵去，回時帶水又拖泥，自恨一生無定力，尋常多被業風吹。』又愚菴及禪師再住徑山，亦有偈云：『 去日應須償宿債，回時宿債本來空，山上鯉魚打[跳- 兆+孛]跳，一國之師展笑容。』 」師云：「二老宿出沒卷舒，珠回玉轉，既爾要津把斷，豈奈泥水通身？綱上座回諸古整頓五載，特又歸來省覲殊期，仍命據席，此是三番主持，是則理隨事變，事逐理融。亦有一偈舉似大眾：去日雨施雲露遍，回時香爇祝唐堯，灰張祖席爺田地，威鳳山頭今古高。」

浴佛日，上堂。「金軀包括蓋乾坤，軌轍融通曲藝伸，七步纔施天地震，當陽據令有雲門。諸大眾盡道：今日是浴佛之日。」以拄杖指空，云：「虛空無相，且道浴個甚麼？若能見無見之色，十方坐斷壁、立千仞，方能向無佛處浴佛、無祖處浴祖，海口莫能宣，千眼覷不及，機輪轉軸，時節善觀。敢問大眾：即今釋迦老子還曾覿面也無？」擊禪床，云：「步步蓮花香世界，金盤澡洗共流傳。」

趙觀察躬臨拈香，請上堂。問答畢，乃云：「樹人天幖幟，踏佛祖幽關。開大洪爐，傾懸河之辯；提持正印，闡金剛正眼。迥然妙機，端倪杳絕。諸昆仲！大好向腳跟下透脫去。所以，應機遍法界，著楔看孔竅。須是運斤人，方名運斤法。把定則無回無互，放開則有卷有舒。撮大地如粟粒，運大千向針鋒。演過量機，展擔荷用。譬如帝力不棄一民，天地無私，含濛萬物。到個裏，通上徹下，無彼絕此，更向著眼不及處承當。今既喜逢明眼人，幾作一場敗露。只如全威闔外，正令寰中，斬斷機境一句作麼生道？眼似雷霆機似電，當陽迅疾斬聲訛。」

高藩臺送衣帽，請上堂。「諸佛說，祖師傳，拋沙撒土，匝地普天。明頭合，暗頭合，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大丈夫承當擔荷，秉般若慧劍，胸中藏六合，方寸等乾坤，貴在當人跟腳下，知見迥絕，今古輝騰。如是則當陽直截，奧旨 全彰。所以佛法付與國王大臣，盡十方界、窮虛空際，具如是金剛正眼，共建法幢，豎立宗

旨，提向上鉗鎚，亙今亙古。到個裏，天何所高？生天者是；地何所厚？育地者是；虛空何所寬？包括虛空者是。取之左右，觸處逢原，此則謂之金剛王寶劍，令森羅萬象、大地山河動著毛寒，佛界魔界一齊坐斷。只如鋒利從什麼處來？一偈頌出：雲籠高嶽紫芝香，時節因緣共舉揚。不可重宣蒙惠意，雍容還我大金湯。」

上堂。問：「應時及節即不問，格外提持意若何？」師云：「一言絕迴出，萬仞逼崔嵬。」進云：「秖如觀音菩薩將錢買糊餅，放下手為甚卻是饅頭？」師云：「泥蛇咬石鱉，仔細好觀瞻。」進云：「麟鳳翻騰椎拂下，象龍蹴踏寶花前。」師云：「切莫向人誇伎倆。」乃呵呵大笑，云：「世上人，笑不了，盲者日餘讀梵書，聵者啾聽隔林鳥，無手行拳定輸贏，無舌解語恣分曉。諸大眾！此四種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若人瞞昧個心頭，文殊、鶖子不得妙。」喝一喝。

端節，上堂。舉：「楚石和尚上堂：『今朝五月午，不打耨芸鼓，荒卻自家田，昧卻家中主。報諸人，休莽鹵，赦口百舌盡消除，無位真人汗如雨。』」師云：「古人雖是千差掃蕩，未能驚殺多人。且道今日事作麼生？」卓拄杖：「今朝五月望，黃鶯啼柳上，明月與清風，諦當甚諦當？打動震天鼉，德山歌要唱。報諸人，休放況，苦雨酸風陣陣來，打溼陳年底寶藏。大眾，既是各懷寶藏，因甚被他打溼？不挂浮囊巨海登，無位真人是什麼像狀？」喝一喝，下座。

示眾。「鵲來頭上語諵諵，雲向眼前疊翠三。關捩盡情如瞥落，不須靈利更加參。」

上堂。「雷門之下，布鼓難鳴。度刃奔流，過風疾焰。搆得搆不得，豎四橫三。是境不是境，蘆花雪月。只如無價大寶光中，脣鋒不涉，散遍十方世界。應用無虧，吞吐五蘊山河。大眾，若據法者，當如法說。且道遞相告報是汝諸人，還會麼？」良久曰：「寧可清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拍膝一下。

上堂。「威鳳山前雲出入，駟馬橋頭浪捲舒。更有龍門高萬仞，是誰點額泊清虛。正當恁麼時，由茲發育，自此流通。理隨事變，事逐理融。只如德山耀大法眼，臨濟轟大法雷，諸人不得蹉過。」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

上堂。「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推遷四象，日月旋流，檢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白蓮池畔香映宛然，駟馬橋頭長安逼直？悟則事同一家，迷乃萬別千差。即今還有迷悟者麼？」以拂子擊禪床：「著甚來由？」

趙觀察設齋，請上堂。「時維中元節，地官曾解結。空闊互相交，夜蟬鳴不歇。祖師西來意，諸人瞥不瞥？清淨總持門，是甚繫驢

橛？棘曲嫌松直，烏玄笑鵠白。皎皎長空天地殊，熙熙萬姓歌唐業。」擊禪床，下座。
上堂。舉：「糸南禪師示眾云：『 禪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花，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向絕思量，諸法不相到。』」師云：「古人恁麼提持，有甚麼實處？若據超佛越祖之機，莫作秋深長夜之境。昭覺不是乘時就便，豈假節目強生？」乃拈拄杖：「禪不禪，道不道，豎亞面門非作造，昨夜泥牛飲海乾，今朝木馬追風跑。阿呵呵！祖師窟是野狐窖，驀地喚將來，打個解[跳- 兆+孛]跳。諸大眾！不是埋沒諸人，者裏何嘗易討？」復卓拄杖：「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
誕日，上堂。「桂蕊篩篩金落地，月華冉冉玉鋪奇，若謂吾曹生面目，今朝覿面為提撕。諸大眾，莫疑猜，糞掃堆頭珠拾來，人人有分如薦得，無限勞生眼豁開。」復舉：「金峰禪師云：『 山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便問：『 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峰云：『 問凡答凡，問聖答聖。』『 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峰云：『 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昭覺不與麼道，山僧二十年前恁麼中不恁麼，二十年後不恁麼中卻恁麼。今日若有問：『 如何是二十年前恁麼中不恁麼？』答他：『 描也不成，畫也不就。』『 如何是二十年後不恁麼中卻恁麼？』答他：『 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大眾！金峰是？昭覺是？披玩蘿窗節序嚴，迷雲散盡未遮瞞，笙歌醉飲高樓晏，容易為賓作主難。」
結制，藩臺高護法請上堂。拈香。「此香陰陽特以秉其氣，海天盤軸育其莖，爇在爐中，祝延聖壽皇帝萬歲萬萬歲。伏願宇宙雖寬，未能覆藏；日月雖明，光輝愈熾。復拈此香，鼎峙萬國之金城，褒襲藩籠之玉葉，爇向滿朝文武、概國公孤、現前高大護法，恭願同乘般若，共注真常。」就座，問答竟，乃云：金「鎚拈起，洞明機先，有賓有主，劍挂眉間，摩霄俊鶻，乘時便止，濼困魚，浪激天，寶花座上心香爇，孰謂吾師是大年？徹綱忝為悟祖遠孫，方廣如斯屢踐，若得知恩報恩，但見皇風一片。某慚無福，領據三番，儼存舊化，地覆天翻，灼爾風規，無孔韻出，願現騶虞，沉清九曲，現前僧眾，蝸步不勞，秖要桶箍忽爆，何假啜醨哺糟？所謂旃檀林中，荊棘不產，蜜果何生？黃檗樹頭，獅子游行，欄干踢倒，鯨鯢出滯，擺脫金鉤。」卓拄杖，「志攀玄奧深嚴極，未泮疑情誓未休。」
當晚小參。舉：「古人道：『 是聖是凡，入門便見波斯鼻孔，開眼便見蚌蛤心肝，開口便見諸人兩莖眉毛橫在額上，因甚看不見？直人面前三尺暗。』昭覺則不然，是聖是凡，入門禮法，作揖打躬，

人情周匝，相懽恰好，飲水也甜，說甚麼波斯鼻孔、蚌蛤心肝？秖要諸人眉毛厮結，無耳草鞋定要踏穿。若不如是，寸絲滴水、粒米莖蘿定要酬還。有者道：『 今正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長老何故？冷言冷語，欺胡瞞漢。』山僧道：『 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干。』」

上堂。舉：「慧照禪師云：『 進一步，踐他國王水艸；退一步，踏他祖佛田園；不進不退，正是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蕭騷晚籟松釵短，游漾春風柳線長。』」師云：「昭覺今日隨機吐露，不教令人翻成特地。進一步，優游實際理地；退一步，宛爾大用全彰；不進不退，正是八字打開。還有諦當處也無？木人嶺上歌款乃，石女雲中唱錦梭。」

艸堂和尚請上堂。喝一喝，云：「臨濟喝。」拈拄杖，云：「德山棒，木人把板雲中唱，添得南泉打破鍋，臨機應物無相讓，煮茶須是白沸湯，盡味何嘗少鹽醬？」以拄杖打〇，云：「臨濟、德山還出得者個圈繢麼？秖如者個復有何事？」良久，曰：「頂門斜日出，照破萬重關。」

上堂。舉：「嚴陽尊者訪趙州，嚴云：『 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 放下著。』嚴云：『 一物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州云：『 放不下，擔取去。』」師云：「大好將此公案花擘一上，幸得南翁法兄證盟，嚴陽尊者赤身挨白刃，趙州古佛碧潭摝月痕。檢點將來，鋒馳詰辯則且置，頗奈二俱擔夯一物，至今丟放不下，昭覺今日為伊放下去也。」擊禪床，云：「池塘荷葉風吹破，壟上梅花雪壓開，莫管龍門高廣大，著些精彩舞三台。」

南翁法兄至，上堂。遂拊掌云：「踢碎須彌山，為尋知己；吸乾大海水，躍出錦鱗。吐傾湫倒嶽之機，展掀天揭地之用，是謂真風不邁，道義常存。只得威鳳山前霞披百道，駟馬橋畔鵲噪群音，何冀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正與麼時，主賓契合，縱奪可觀，互相接拍，實逞其鋒。信手指來有則沒，絃琴久未逢知己，今既到山中，分出角徵羽。」以杖作拊勢，云：「大眾聞麼？如或未委，待我南翁法兄不消咳唾一聲，伸出隻手與現前大眾拈出妙音。」

南翁丁居士入山謝老人法，請上堂。舉：「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一日過昭覺，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 某有個見處，才被人問卻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麼處？』堂曰：『 過在有個見處。』堂又曰：『 朝旆幾時到任？』公曰：『 去年八月四日。』堂曰：『 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 前月二十。』堂曰：『 處處分明，為甚卻道不出？』公於此契悟。」師云：「今日南翁法兄到山，亦未聞開靜板聲，卻又不曾見個甚麼，未跨門來早已眉毛長數尺。即今若有個頂[寧*頁]具眼衲子出來道：『 此老還是懸岩撒手？還是絕後

再甦？』山僧答：『 百花叢裏坐，婬房酒肆行。』正與麼時，切忌道著。道著時如何？」卓拄杖：「聲光赫奕家風振，敲磕門庭眼有筋，大好當風能砥浪，蟭螟眼裏任橫行。」

中岩竺徑和尚至，上堂。「興化接同參，傷鹽仍費醋；昭覺接同門，劈面秖一吐。抓又抓不開，捏又捏不聚，展開大用機，剜心而剖腹。觀內亦悄然，觀外如電拂，方便呼為智，應緣而化物。大道總現前，和盤亦托出。大眾！且道托出底是個甚麼？烈焰豈容蚊蚋栖？香象過河直截渡。」

上堂。「威鳳山頂，閒雲出入。駟馬橋頭，水泄不通。心隨境轉，境逐心融。敢問大眾，如何得心境相融一句？」擊禪床，「須彌劃碎虛空骨，明月挨開水底天。」

趙觀察設齋，上堂。僧問：「南泉云：『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隨聲擊禪床云：「是個甚麼？」僧佇思，師云：「鷂過新羅。」遂舉：「古人道：『 來不來，去不去，腳下須彌山，腦後擎天柱，大藏不能宣，佛眼不能覷。』諸禪德！漸老逢春不惜春，昨夜飛花卻無數。」師云：「昭覺今日不免開張大口，免使頓置諸人。來不來，去不去，一語卻傷人，千刀頻攪腹，四句絕百非，大千微塵佛。諸禪德！井底林檎向日栽，山頭種月太無數。」

冬至，上堂。問：「寒來暑往即不問，冬至節令事如何？」師云：「機絲原不隔，特地露乖張。」乃云：「剝盡群英萬事張，灰飛蘆管動毫芒，清風環繞珊瑚樹，碧落虛空無處藏。」乃卓拄杖一下。

上堂。「場開多選佛，一大事因緣，機扣箭鋒觸，用施電激鞭。黃金須鍊礦，碧玉種藍田，觸來當血濺，一劍挂門前。」

上堂。「潭深波浪靜，學廣語聲低，塵勞緣未破，觸境卻成迷。到者裏，始能卷舒出沒，運用無虧。秖如無孔銕鎚鑽仰不及處，還有少分相應底麼？紅爐點雪無棲泊，韞玉荊山暗有光。」

捐衣缽貲，修葺本師老人壽塔。工竣，上堂。「日月惟清江海色，鋒芒不匣碧天中。大千世界轉身處，踢倒微塵諸法空。惟我老和尚一生以來，劍刃上橫身，鑊湯中澡浴，一味天空地空，更冀呵祖罵佛，從教騰今煥古，曷能分髓分皮？始終一條棒，碎臨濟窩窟，千聖仰追不及。俄然數十載，展悟祖門庭，萬靈依蔭何窮？五蘊均沾，四生利濟，遽爾停篙息楫，謂是浩浩真風，豈期破釜沉舟？故能新新削跡，遊遍三十三天界畔，剎那之頃，踏翻八萬四千塵囂，彈指皆空，遂得一真法界，隨導引以區分，散體十方，分眾水以涵月，於中不作生想，不作沒想。到者裏，抽一機則光吞萬象，示雙趺則氣絕諸塵，是則八荒風冷，三界垂靈，朵朵祥光，獄趣寰中遍布，瑩瑩舍利，人間天上安排。只如松風澗響，霽月光臨一句作麼生道？爇得旃檀煙影遍，任從佛祖也攢眉。」

元旦，上堂。問：「解把一枝無孔笛，為師吹出太平歌，普天之下民樂業，五穀豐登祝聖多。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云：「上上根機不假敲。」進云：「山前百鳥朝威鳳，橋流駟馬水鳴琴。如何是昭覺境？」師云：「滿口道出。」進云：「評唱宗乘輝祖胄，喜逢悟祖又重來。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闍黎早錯過。」進云：「請師道個人中意。」師云：「棒頭取證。」乃云：「元正佳節，青黃皂白，奔逐狂途，伶俜不歇。大唐打鼓，新羅捏訣，搦起釋迦鼻孔，揭卻觀音耳穴。那討者般人，眉目一齊徹，觸動山僧機？細細觀，密密閱，綠水響潺潺，青山重疊疊，石碣應節揚葩，螻蟻甦而出穴。敢問大眾：又怎生說個佛法道理？神頂硃砂多僻邪，新羅附子調辛熱。」

上堂。舉：「僧問古德：『 今日和尚陞座，未審有何祥瑞？』德云：『 麒麟步驟丹霄外，優缽花開烈火中。』僧云：『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德云：『 雪消山頂露，風過樹頭搖。』今日若有問：『 和尚即此陞座，未審有何祥瑞？』山僧答他：『 蕭蕭玉鑑涵春色，炯炯冰壺浸月莖。』『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他：『 幾番風雨過，寒暑未能浸。』大眾！古德恁麼提持、昭覺恁麼履踐，還有優劣也無？」卓拄杖：「金烏夜半忙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

解制，上堂。「昭覺今朝解制，牛兒馬子蹋踢，奔走歷歷跑哮，切忌犯人苗稚，秖教耕遍虛空，莫荒祖翁田地。」召大眾，云：「只如子承父業，憑何施設？」擊禪床，「任他世上芊芊艸，緊守懷州牛喫禾。」

雙桂破老和尚忌日，拈香。「醉佛樓頭打不溼，雙桂堂前紐不乾，山嶽移而神鬼泣，一個鼻孔慣遼天。」插香，云：「傾杯何必須宜酒？但有清香也醉懽。昔吾祖翁掃荊棘而重新法苑，布沛滂而遍界流芳，不肖孫曾沾一滴，不受悽愴，勢必放開線路，居然津濟群蒼，任是閒神野鬼到來，秖可避忌，謾莫開張，只如風規再著，宇宙名揚，振起祖翁命脈，法雨之廣澤者麼？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曲須從舊帝鄉。」

一句法弟和尚遺書至，上堂。「千里遺音展豁開，轍傾懷抱謾添，吹毛說甚鋒鋩利？曾向招提斷舌來。恭惟法弟和尚，大法有準，群品津梁，虛空坐斷，五蘊掀翻。是則船頭撥開，面目捩轉，向不生滅處渾無回互。只如擘開金鎖玄關，廓示真如境界一句作麼生道？明月入簾星拱北，落花流水日朝東。」

本師老人忌日，拈香：「截斷千差，壁立萬仞，塗毒鼓喪，正法滅眼。」爇香，云：「象鼻分河海，鰲頭戴丘山，子不談父德，虎不食鵰殘。雖然，不是低頭尋腳跡，更須仰面棒青天。」

結制，上堂。舉：「法昌遇上堂云：『 法昌今日開爐，行腳僧無一個，惟有十八高人，緘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 」師云：「法昌孤身物外，貧而有諂；昭覺結制開爐，萬指雍雍，富而不驕。」乃拈拄杖：「昭覺今日開爐，也少不得則個，閑神抹向他方，須彌移來屋角，展開大用全機，佛祖向上一著。諸大眾！有無不必分長短，務要諸人心眼活。」驀喝一喝：「擔板徐郎見一邊，枇巴葉是馬驢藥。」

上堂。「大道之源，眾流無混，穿雲透石，不墜古今。妙語玄機，誰當履薦？秖饒進步衝鋒，早是赤窮活計。所以，臨濟三遭痛棒，始徹根源；達磨九載面壁，心力枉勞。若或倒拽橫拖，謂是欺胡瞞漢，不易和泥合水；便乃說黑道橫，東棒西喝，不爽意氣，徒增高唱低酬，早已宗風埋沒。只如密運化機一句如何提唱？駟馬不曾離徑道，當天皓月卻無私。」

上堂。「擊鼓復槌鐘，逼慮住山翁。不唱雲門曲，便乃吟新豐。實法不孤起，關山路未通。築著磕著也，執劍解屠龍。」

上堂。拈拄杖：「佛祖出興，以此唱道。任運縱橫，撲擲玄奧。撈籠萬有，提拔四生。」驀喝一喝：「獅子吼，無畏說。嶮巇關山路未通，一條拄杖生按過。生按過，觸倒無礙法門，虛空口皮笑破。」卓一卓，下座。

上堂。舉靈雲桃花公案畢：「春暖桃花樹樹開，天機漏洩嘆奇哉。都緣露柱懷胎甚，豈止燈籠笑滿腮。」

結制，上堂。「山光鳥語亂，晚岫白雲歸，者事從來近，何須巧弄機？」拂一拂，云：「六塵不惡，還同正覺，百城遊遍到天淵，採藕忽然魚踏著。」

上堂。「今日是先老人壽誕之期，不肖徹綱修葺壽塔工竣之日。大凡宗乘扶豎，呼為特達門庭，輝騰今古，迥絕見知，便能隨機利物，應化無方，豎四橫三，人間天上。昔僧問古德：『 如何是無縫塔？』德云：『 四稜著地。』僧云：『 如何是塔中人？』德云：『 香風吹萎花，更雨新好者。』 」師云：「若有問昭覺：『 如何是無縫塔？』答伊：『 日月當空照，特地好乾坤。』『 如何是塔中人？』亦答伊：『 鐘鳴鼓響宣真實，水綠山青謂舉揚。』仰勞大眾同至塔前燒香設供。」

至前，拈香。「三昧頂王化界遊，概傾血淚染閻浮，迥然一句難輕觸，析骨那吒未足酬。不肖徹綱，道慚荒薄，德屆無堪，豈期事到如斯，寧容分雪？是以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如斯布露，萬事成辦。所以云：『 冬至寒食一百五，家家塚上添新土，翻思拾得與寒山，南北東西太莽鹵。』不肖塚上新土亦不添，畢竟如何奉

重？」遂指塔，云：「四維無遮障，上下沒可把，祖禰不了底，殃及兒孫也。」爇香，云：「秖用錐頭力，不用鑿頭方。」展拜。上堂。「縱橫行古路，腳踏草鞋寬。直知翻領易，不覺渡水難。解展金剛手，能投帝釋冠。見聞消息子，切莫自欺瞞。」

老人忌日，無染省覲，請上堂。「大好爺田地，番然一杖頭，吾師逝一載，行徑尚悠悠。稚筍依嶒塔，蒼松挂月鉤，天長和地永，模範幾千秋。昔古德聞鼯鼠聲，即此物，非他物，吾當逝矣。先老人預日告別，云：『 來即恁來，去即恁去，不似古人臨末稍頭猶在聲色裏轉。』」遂爇香，云：「且道老人在世耶？去世耶？若道去世，香煙匝匝，騰燿光輝；若道在世，且道是何相狀？諸大眾委悉麼？若未委悉，徹綱露形露相去也。」震威一喝，下座。

五葉維那省覲，請上堂。問答竟，師云：「駟馬橋，昭覺寺，禪人耑叩己躬事，敏手淘金疾得金。悠悠之徒貪過日，恁麼孰肯自知非？聖道應宜急撇地，黃梅散席是老盧，坐折連床湖南讋？須知黃檗陷虎機，大地撮來如一粒，今古牓樣作者知，免被山僧口鼓去。」復舉：「六祖荷得衣缽至大庾嶺頭，被明上座趁上，祖放衣缽於石上，明提掇不起，遂悔過：『 某為法來，非為衣耶？』祖示心要，遂喚：『 上座！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麼時，阿那個是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徹悟。」師高聲喚：「大眾！且道悟個甚麼？悟心耶？心是何物？悟性耶？性是何形？若向此道得諦當，老僧衣缽兩手吩咐；其或未然，與眾頌出：鳳凰不是凡間物，千里追風豈易常？一段天機真實事，端然為瑞復為祥。」下座。

佛冤綱禪師語錄卷第六(終)

佛冤綱禪師語錄卷第七

嗣法門人真一等編

昭覺首座寮秉拂

上堂。問：「第一義諦且置，三玄三要請師道。」師卓杖，云：「長劍倚天寒。」進云：「有物均同化，惟師獨占魁。如何是第一玄？」師云：「煖室堆霜雪，井底火生煙。」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巨靈才伸出，虛空喫一鞭。」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低頭無寸土，抬眸不見天。」進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紅爐飛銕鷂。」進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武陵春已老。」進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金刀剪不破。」進云：「三玄三要蒙指示，收因結果事如何？」師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進云：「知師有道無私覆，違者拈來覿面陳。」師云：「闍黎話墮也。」乃云：「一有多種，二無兩般，非是桃紅柳綠，早已月下蘆灣，秖緣嚴凍冰霜冷，得到三更猶更寒，不是此番寒徹骨，烏能特達坐長安？所以道：盡謂居林下，何曾見休官？張帆解纜乘風送，若是良驥豈加鞭？但看山林並水鳥，忙者自忙閒者閒，謾言家家有長短，絲來線去是抽牽，一拶一挨除瓦礫，盡淨方名古佛壇。大眾且道：古佛放光也未？」驀豎拂，云：「看來渾身活鱍鱍，非是人前解逞尖。」復舉：「馬祖同眾玩月次，祖云：『向者裏各下一轉語。』一云：『正好修行。』一云：『正好供養。』一拂袖便出。祖云：『經歸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師云：「一夥老古錐，繪畫虛空則不無，要且撈摸不著。今日昭覺諸兄也不乘情玩月，且無如是葛藤，但致朝糲三滋健，晚時一覺眠，與古人相較多少？是水東奔流不盡，誰人空肚呷寒泉？」

小參。舉：「黃龍心禪師與夏公立劇談《肇論》，論萬物為自己，情與無情共一體。時狗子臥香桌下，龍拈壓尺擊狗子，又擊香桌云：『狗子有情即去，香桌無情卻住，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去？』公立不能加對，龍云：『纔涉思惟，便成剩法，何嘗會萬物為自己？』今請眾公向者裏下一轉語。」眾不能對，師云：「黃龍老漢大似夜聞鬼哭，笑裏生悲。公立迥絕攀躋，力補不足，趁起有情，鈍置無情。」擊香桌云：「情與無情一體，也未秦時[車*度]轆鑽。」遂以手拍几云：「大眾！若道是有情，爭奈無人擊時他卻不響；若道是無情，今眾公俱聞有聲。然雖如是，不免為眾頌出：

情與無情共一體，夜半東方紅日起，照徹門前殘雪堆，四海均霑王化裏。」
小參。舉：「楚石和尚上堂：『 今朝五月五，不打耨芸鼓，荒卻自家田，昧卻家中主。報諸人，休莽鹵，赤口百舌盡消除，無位真人汗如雨。』 」師云：「楚石雖是乘時應節，未免話作兩橛。今朝五月五，打起鼉腰鼓，踏開南岸田，牽動北岸主。報諸人，休莽鹵，看取龍舟相鬥廝，笑殺石牛並石虎。今日若有人道：『 大小長老亦是乘時擊節，不免隨人起倒。』 但云：『 向道金刀剪不破，一筆難教畫得成。』 」
晚參。「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熱則炎蒸極，寒乃霜雪摧，于中要體貼，莫被涼暑欺。諸仁者！貼體也未？泥牛夜半吼如雷，天明依舊日朝西。」
晚參。「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咄哉老瞿曇，將金喚作銕。堪笑達磨無處藏身，更走東震旦國。今朝若有人椎殺二老，賞伊一文大光錢；若無如是作略，亦賞伊一文大光錢。何故噇？霜飛平地，雪壓高山。」復舉：「僧問雲門：『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 門云：『 東山水上行。』 圓悟老人云：『 若有人問天寧：「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師云：「雲門答話，峰頭鼓浪；天寧拈語，海底揚塵。檢點將來，佛祖田園被伊漏洩。即今若有人問綱上座：『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 向道：『 松杉殘夜月留影，鶴夢喬枝風喚回。』 」
晚參。僧問：「掣電之機即不問，河北宗旨 意如何？」師云：「當場齊慣戰，聲催鼙鼓寒。」進云：「杖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師云：「直須揮本有，特地一斬新。」進云：「雪擁庭前三尺浪，涓涓猶待子規啼。」師云：「臘煖山無雪，夜寒地有霜。」進云：「恁麼則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去也。」師云：「眼裏瞳人吹木笛。」乃云：「風寒咳嗽多，開門幔捲起，日色照將來，心生大歡喜。山陰晚色多，寒風尚又起，木落鳥難棲，水寒魚不餌。衲子本家私，赤窮兼到底，直須使得十二時，莫被十二時辰使。古人道：『 寒時寒殺，熱時熱殺。』 大眾！且如何得不被寒暑轉去？」遂高聲呵呵大笑，云：「冷暖各自知，莫待山僧舉。」
臘八，上堂。「昨夜庚星現，今朝威鳳鳴，白雲怪石露，碧水古木清。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頭出頭沒漢，收拾得鼻孔，打失了眼睛。德山棒若雨點，臨濟喝似雷奔，大好一體觀光，總是全提正令。綱上座則不然，德山棒斬手，臨濟喝截舌，即今若個頂[寧*頁]具眼衲僧便道：『 癡長老！你要做他家兒孫，因甚過橋拆橋？太煞無恩，自傷己命。』 山僧便打個嗄嗄，青光白日被汝一問。然雖如是，也要剖露分明，盡大地高流也去行棒行喝，依他作解，障

自悟門，何不各施本有，亦味傍墨而行？今日考鐘伐鼓，命我秉拂，儻露柱出班問云：『 除卻棒喝時如何？』直道：『 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拍膝一下。
元旦，上堂。「新年頭佛法，春色暖融融，萌芽將出土，衲子展英雄。街頭市尾底，手舞足蹈；深村幽壑邊，李白桃紅。此個時節，休將眼睛當作鼻，莫把怪石喚作蟲，雖則手眼各露，要且無昧己躬。大眾！且如何是己躬？百韻喧喧飛入耳，知音轉作妙圓通，若要橫身當宇宙，踢倒楊岐栗棘蓬。所以道：年新、月新、日新、時新，東鄰拜賀，四舍羅綵，簫管偕無邊之音，唯有拄丈子無新無舊、無古無今，非但孤光迥迥，自然大用繁興，任他長安甚鬧，須知我國宴然，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卓一卓，云：「且道不屬新舊古今一句如何委悉？莫謂陰陽分造化，更有撐天拄地才。」
小參。舉：「盤山道：『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 向上一路，千聖不然。』 」師云：「二尊宿各露圭角，諸方檢點不少，大似海裏筭沙。向上一路，火裏蠛蠓吞日月，蝸牛角上打鞦韆。」卓拄杖。
小參。「天肅地寧，河清海宴，峻若嶮崖，平如鏡面。衲子家私，切勿污染，睜定雙眉，挨吹毛劍，逼教枯木花開，裂破冰河發燄。世事如擊石火光，淨穢似戈一齊斬，若到恁麼時節，大好純清絕點。山僧遇茶喫茶、逢飯歇飯，若作佛法會，電光燦爛；不作佛法會，井底覓天。大眾與麼說話，還有佛法道理也無？千樹桃花春一色，門外青山山更山。」復舉：「泉大道參慈明，明問：『 片雲橫谷口，遊人何得來？』泉左右顧視，云：『 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云：『 未在，更道。』泉遂作虎聲，明以坐具打一下，泉遂推慈明就坐，明遂作虎聲，泉云：『 某參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 」師云：「二老漢臨機敲唱，超邁古今，若約臨濟向上關捩，合喫山僧手中棒。何故？曾經歷劫三千歲，卻使黃河一度清。」
上堂。問：「高提祖令，重振爐韝，鉗鎚略露，鋒鋩展托，人間天上一會儼然即且置，頓超法界是如何？」師云：「坐斷古今人舌頭。」進云：「恁麼則劍氣逼人風凜凜，高出毘盧頂上行。」師云：「度刃奔流未足奇。」乃云：「天開日月朗，霜黑山川新，頓悟毫端許，圓明亙古今。苟能如是，法身向上一著，豈被風吹日炙？雖然，蓋覆不得，必令眾兄弟向雷轟電掣影裏搆得星兒氣息，可托千斤擔子，包含萬彙無餘。到者裏還曾稱意也無？」豎拂子，云：「太歲當頭紅一點，淥水青山一步移，格外衲僧明向上，落膊之夫醉臥泥。」喝一喝。

元旦，上堂。「新年新月新一日，兒童各各街頭戲，獬豸獅獰輥繡毬，衲僧不必填胸臆。一即三，三即一，如何說個一底道理？天得一，斗柄回春光奪翳；地得一，艸木昆蟲無共議；君得一，陶唐化育垂衣治；臣得一，三昧海心總俱備；百姓得一，鼓腹謳歌恣遊戲；衲僧得一，十二時辰使將去。綱上座恁麼數將來，也是一場虛閑事。只如新年頭佛法道有，寒暑不能侵其首；新年頭佛法道無，幾度年年上酒樓。不有不無一句作麼生道？恭賀大眾興居萬福。」

機緣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關山攔不住，星月豈能窺？」進云：「恁麼則東承鷲嶺去也。」師云：「業鏡已臨臺。」僧罔措，師便打。

僧問：「達磨九載面壁，為甚不吐一語？」師云：「終日口滔滔地。」進云：「說個甚麼？」師云：「兩個泥牛鬥入海。」

師同常樂入佛殿，師云：「何不禮佛去？」樂云：「禮佛已竟。」師云：「誰為汝證明？」云：「常樂。」師云：「莫道禮佛已竟。」便掌。

一日，訪鹿門居士，問云：「法兄！船來？陸來？」師云：「二俱不涉。」士云：「怎得到者裏？」師云：「居士原來與我同條。」士呵呵大笑。

一日，訪梓舟，舟云：「一別多年。」師云：「那得亡卻？」舟云：「高隱何方？」師云：「山環常積翠，水遶卻多紋。」舟云：「將謂大地平沉，猶有山水在。」師云：「今日鈍置法兄。」

師問僧云：「此是甚麼橋？」僧云：「獨木橋。」師攙前趨過。僧云：「是何意旨？」師云：「踏著方知。」

一僧臥，師云：「太自在生。」僧云：「謝師慈悲。」師云：「是縱是奪？」僧云：「不縱不奪。」師云：「不縱不奪中間事作麼生？」僧罔措，師云：「拖者死漢出去。」

僧問：「如何是昭覺境？」師云：「馳馬橋頭虹飲水，威鳳山前鹿折花。」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樹下乘陰閒牧子，撩起松風一笛吹。」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斬新條令事如何？」師云：「衝天氣宇豈囊藏？」

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云：「昨日雨過，今日晴來。」進云：「恁麼則與天地同根去也。」師云：「虛空裏不可安耳朵。」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拙語多年成話杷。」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幸逢巧女夜穿鍼。」進云：

「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不向五門施巧妙，豈從雲外唱新機？」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雲裏牡丹圖秀麗，遊人折得一枝回。」進云：「人境且置，還有向上事也無？」師驀面吐。

師鉏艸次，有客過訪，問曰：「和尚在家麼？」師云：「在即在，秖是不見人。」客曰：「為甚不見人？」師云：「恐談就中事。」客曰：「如何是就中事？」師云：「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客作禮曰：「幾乎錯過。」師擲鉏歸方丈。

僧問：「如何是道？」師云：「魚遊凍水，花發寒枝。」僧云：「學人不會。」師云：「汝若會，山僧在汝腳底。」

僧請益，師豎一拳，僧云：「者個人人本具。」師云：「何不早恁麼道？」

僧問：「懷州牛喫禾，為甚益州馬腹脹？」師云：「不斷客行早，惟恐月來遲。」

僧問：「橫行直走，歷歷明明，為甚不知立命處？」師云：「不妨早疑著。」僧云：「願師指示。」師云：「歷歷明明。」

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云：「春風吹露柱。」僧云：「學人不會。」師云：「夜雨溼巖花。」

僧禮辭，師問：「出門三步路，別是一家風。如何是一家風事？」僧擬議，師一掌云：「虛生浪死漢。」

拈古

舉：「僧問魯祖：『如何是不言言？』祖云：『作口在甚麼處？』僧云：『某甲無口。』祖云：『將甚麼喫飯？』僧無語。」

師拈云：「露泣千種艸，香噴一株蘭。今日山僧路見不平，要與者僧開卻口，與魯祖合卻嘴。」以拄丈一劃，云：「且道是開是合？有口者道看。」

舉：「欽山一日上堂，豎起拳，又開，云：『開即為掌，五指參差。』復握，云：『如今為拳必無高下，還有商量也無？』一僧出眾，豎起拳，山云：『汝秖是個無開合漢。』」

師云：「為掌有五指，為拳無高下，若向此處商量，為復是雲開嶽綠？為復是雨過峰青？於此開也，出身猶可易；握也，脫體道應難。咦！切忌鑽龜打瓦。」

舉：「僧問睦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州云：『昨日有人問，趕出了也。』僧云：『和尚恐某甲不實。』州云：『拄杖不在，笤帚柄聊與三十。』」

師云：「恩無重報，功不浪施，雖則者僧合喫笞帚柄，要且無受屈分。睦州須知：一時漏泄天機眼，難盡五湖禪客心。」

舉：「保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溜麼為人，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便歸方丈。」

師云：「保壽、三聖慣戰沙場，豈料箭猶不中個僧？若是萬夫不敵之勇，管教弓折箭盡。」

舉：「僧問德山：『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山云：『作麼！作麼！』僧云：『敕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山便休去。至來日，山浴出，其僧過茶與山，山撫僧背一下，僧云：『者老漢方始瞥地。』」

師云：「宗師家然，七通八達，真實得坐披衣，須與本分艸料。德山然則光耀天地，個僧大似五陵公子。大眾！還識從上諸聖麼？不得開眼說夢。」

舉：「南泉示眾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趙州出問：『如何是物外道？』泉便打。州云：『和尚莫打某甲，向後錯打人去在。』泉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師云：「南泉等閒拋出明珠一顆，且來分文不直；如今撒下蜣螂彈子，萬兩黃金不換。趙州慣向蛇頭揩癢，當時若非拄丈，未見勦絕處。」

舉：「僧問長慶：『眾手淘金，誰是得者？』慶云：『有伎倆者得。』僧云：『學人還得也無？』慶云：『太遠在。』」

師云：「要真屬真，求假歸假。有伎倆者，得絕爭競之心；有伎倆者，不得無是非之論。學人還得也無？卻將真金換作鉎。」

舉：「本仁和尚示眾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色得麼？』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僧禮拜。仁云：『且道為汝說，答汝話，若人辨得，有個入處。』」

師云：「本仁平地行船、空裏走馬，須是過量人提持過量事。者僧不妨推門入臼，未具斬釘截鐵手眼。如今還知聲色句麼？切忌躲根。」

舉：「僧禮拜雪峰，峰打五棒，僧云：『某甲有什麼過？』峰又打五棒。雪竇拈云：『雪竇不曾與人葛藤，前五棒日照天臨，後五棒雲騰致雨，你若辨得，也好與五棒。』」

師云：「印板上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若人點檢得出，也好與拄杖。」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向上事？』門云：『向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請和尚鑒。』門云：『鑒即且致，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與麼，與麼？』門云：『者個是長連床上學得底，我且問汝，法身還喫飯麼？』僧無語。」

師云：「悟得方寸，還他作者。若不赤心片片，怎顯衲僧正令？還識法身麼？直饒識得，也是平地望高峰。」

舉：「睦州喚僧大德，僧回首，州云：『擔板漢。』」

師云：「四生無不照，一點任君看。當時者僧一喚更不回顧，管取睦州無出氣分。」

舉：「僧問雪峰：『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峰打三下。其僧復問巖頭，頭打三掌。」

師云：「總是他鄉之客，未具返本還源之意。設若二邊不著，看于何處下手？」

舉：「僧問智門和尚：『如何是般若體？』智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智云：『兔子懷胎。』」

師云：「言中覓意，句下尋思，縱饒箭拔將來，翻成計較，更或鍼錐不入，大似雪滿長空。」

舉：「南泉示眾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僧無語。臥龍代云：『和尚屬專甲。』禾山云：『是何道理？』趙州云：『明年與和尚作領布衫。』雪竇云：『別處容和尚不得。』」

師云：「一夥漢雖解商賈駢闐，不識時豐道泰，又怎生說個佛法道理？王老師還甘麼？勸君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舉：「茱萸把一橛竹，上堂云：『還有虛空裏釘得橛麼？』時有靈虛上座出云：『虛空是橛。』茱萸便打，靈云：『莫錯打某甲。』萸休去。」

師云：「更無奇特，虛空是橛。諸人別有長處，盡力道一句看。」

舉：「僧問巴陵：『祖意教意同別？』陵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僧問睦州：『祖意教意同別？』州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

師云：「大冶洪爐，一椎便就，雖則光耀乾坤，孰能分照分用？若檢點得去，石火電光較之不及。」

舉：「耽源辭國師歸省覲馬祖，于地上作一圓相，展坐具禮拜。祖云：『子欲作佛去？』源云：『某甲不解捏目。』祖云：『吾不如汝。』」

師云：「馬祖如一輪赫日，照破四天之下，爭奈耽源徹得孤危，秖知抑下不能抑上。諸人還識二老漢麼？直饒識得，也似楊廣失橐駝。」

舉：「僧問南院：『從上諸聖什麼處去？』院云：『不上天堂，即入地獄。』僧云：『和尚作麼生？』院云：『還知寶應老落處麼？』僧擬議，院以拂子驀口打，復喚僧近前云：『令合是爾行。』又打一拂子。」

師云：「慧日宏開，慈雲大布，透教南院玄微，者僧進前退後，且不知拂子落處。若是網上座以拂子約退，且待別人來。」

舉：「大梅聞鼯鼠聲，謂眾曰：『即此物，非他物，汝善護持，吾當逝矣。』」

師云：「老漢平生高躅大方，今日忙趨小徑，即此物非他物，恁麼道有甚交涉？大似臨危湊泊不及。何不道：『 不用求心，唯須息見。』還有吩咐道理也無？」

舉：「雪峰示眾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保福問鵝湖：『僧堂前且致，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

師云：「門庭施設，平展干戈，須還雪老。鵝湖、保福拗曲作直，未辨倜儻分明。有問綱上座：『 望州亭、烏石嶺且置，僧堂前作麼生相見？』拈拄丈戳退，曰：『 不可向平地上喫交。』」

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

師云：「入林不動艸，入水不動波，天下宗師，一期方便。三聖雖然迴避金鉤，殊不知已吞紅線，說甚話頭不識？何故？三千劍客，恥見莊周。」

舉：「玄沙問鏡清：『我不見一法為大過患，你道不見甚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者個法麼？』沙云：『浙中清水白米從爾喫，佛法則未在。』」

師云：「不見一法為大過患，但只向道：『 早知如是，終不如是。』」

舉：「報慈問僧：『近離甚處？』云：『臥龍。』慈云：『在彼多少時？』云：『經冬過夏。』慈云：『龍門無宿客，為什麼在彼許多時？』云：『獅子窟中無異獸。』慈云：『爾試作獅子吼看。』云：『若作獅子吼，即無和尚。』慈云：『念汝新到，且放三十棒。』」

師云：「燈籠上作舞，露柱裏藏身，則彼此俏俊。若具透祖師關，踏人天路，還有斟酌處也無？」

舉：「投子問巨榮禪客：『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諸方耳目，何用要見山僧？』僧云：『到者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子云：『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僧遶禪床一匝而出，子云：『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

師云：「玉尺未輕擲，金鎚劈面來，可謂善行不移雙足，善入不動雙扉。投子若行正令，待遶匝而出，驀地喚回，便施痛棒，一任天下人貶剝。」

舉：「趙州到黃檗，檗見來，便關卻方丈。州云：『救火！救火！』黃檗便出，擒住云：『道！道！』州云：『賊過後張弓。』」

師云：「一人重圍百道，一人彈指便開，于中有捏土定千鈞之作略，直道二老宿買銕得金去也，不可道者漢饒舌。」

舉：「三角示眾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麻谷出云：『蹉過即不問，如何是此事？』角云：『蹉過。』谷便掀倒禪床，三角便打。」

師云：「三角尺頭有寸，秤尾無星，說甚眨上麻谷？秖有思食之意，且無傷胃之憂，若得風和響順，直須鎖卻天下人舌頭。」

舉：「趙州訪茱萸，纔上法堂，萸云：『看箭。』州亦云：『看箭。』萸云：『過。』州云：『中。』」

師云：「茱萸、趙州秖知客發，當鋒箭子何不拋出袖裏金鍼？就中有全生全殺，輕打退鼓，一任天下禪流疑著。」

舉：「晦堂和尚問僧：『甚處來？』曰：『南雄州。』堂曰：『出來作甚麼？』曰：『尋訪尊宿。』堂曰：『不如歸鄉好。』曰：『未審和尚令某歸鄉意旨如何？』堂曰：『鄉里三文錢買一片鮓魚，如手掌大。』」

師云：「當陽花易發，陰背雪難消。晦堂老漢雖有鄉情而無鄉念，大似壓良為賤。即今有道得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秖是個撮馬糞漢。」

舉：「睦州問武陵長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作麼生？』陵云：『和尚問誰？』州云：『問長老。』陵

云：『何不領話頭？』州云：『我領話，汝不領話。』」

師云：「索戰無功，一場氣悶，綱上座為汝擔取一半。」以拄丈一劃，云：「誰不領話？」

舉：「烏臼有玄、紹二上座到，臼云：『二禪伯近離甚處？』云：『江西。』臼便打。僧云：『久聞和尚有此機要。』臼云：『爾既不會，第二個近前來。』僧擬議，臼亦打，云：『同坑無異土。參堂去！』」

師云：「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烏臼似萬丈懸巖，玄紹騰身直下，雖撲不碎，亦無著處。于中有人道：『 險。』也要者話行。」

舉：「雲門問新羅僧：『汝是甚處人？』云：『新羅人。』門云：『將什麼過海？』云：『艸賊大敗。』門云：『為甚麼在我手裏？』云：『恰是。』門云：『一任勃跳。』」

師云：「漓淋滋翠，暢殺平生，雲門大好定當卻不定當，為甚麼在我手裏？云：『 恰是。』」拈丈云：「秖須英鑒。」

舉：「北禪問僧：『近離甚處？』云：『黃州。』禪云：『夏在甚處？』云：『資福。』禪云：『福將何資？』云：『兩重公案。』禪云：『爭奈在我手裏？』云：『在手裏即收取。』禪便打。者僧不甘，禪隨後趁出。」

師云：「好個話端，秖是未曾截斷腳跟。在手裏即收取，不消拄丈，便道秤頭半斤、秤尾八兩，直教瓦解冰消。」

舉：「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山云：『人人出者個不得。』沙云：『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云：『和尚又作麼生？』沙云：『人人出者個不得。』山云：『和尚潛麼道得，某甲為什麼不得？』沙云：『我得爾不得。』」

師云：「橫出豎沒，慣是作家。我得爾不得，用鉤即是？用錐即是？試檢點看。」

佛冤綱禪師語錄卷第七(終)

佛冤綱禪師語錄卷第八

嗣法門人智唫編

東土歷傳祖師像贊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

門庭壁立，家法森嚴。孤身十萬，嶽倒海翻。逾沙越漠，西竺南天。須要捫空而揣骨，豈知撥水以求泉。一句梁王不契，嵩山兀坐九年。情塵不在眼裏，白[噗- 口+白]堆上嘴邊。想在竺乾，設盡剜腸活計；到我支那，終是做不完全。多為眼高氣傲，弄得面黑齒殘。秖緣重義，謾莫輕喧。得皮得髓得骨，牽枝牽蔓牽芊。熊耳山前埋藏鬼魅，蔥嶺路上隻履蹁躚。不是宋雲親撞著，幾乎做個大羅圈。

二祖慧可大師

大地雪漫漫，捐軀珍重站，文彩已全彰，更要塗糊面。空中以告言，骨髓終一換，嶢然突五峰，神異光燦爛。混跡而韜光，儀相隨斯變，道人何如是？調心非汝眩。辨和生憤嫉，償債委受遍，歷年一百七，堵波滻陽縣。須未涉繁詞，分明早落賺。

三祖僧燦大師

不談其姓族，白衣悉受法。霜刃未拈弄，越格手段辣。蕩然著心銘，現前違順化。玄旨 竟泯然，太虛無縫罅。天地易包容，法界難周遮。克荷震斯宗，未肯輕放下。若于一切俱忘緣，抹過情塵此話杷。

四祖道信大師

瀟灑崖畔居，超卓如宿習。密意苦夜長，六載脅不席。群寇攘吉州，不解祖愍恤。窺堞有神機，弭兵隱隱去。掀天揭地奇，固兆在疇昔。命使瞻風彩，遜表前後憩。離言絕名相，千聖齊下立。

五祖弘忍大師

鬱鬱山頭滿種松，脫聞廣化伎能窮，柄然率性行江上，寄宿聆嫸輒孕中。況爾窺偵拋濁港，由來典據寶僧龍，二株藹藹寰中遍，締緝昌隆藉祖風。

六祖慧能大師

先法後薙削，合為體一入。天然法器週，過量曾超出。母乳不饞廉，甘漿而灌育。鬻薪荷戴深，奉母無倦役。負薪攙過市，聞經所感悟。乞客備歲儲，志略結為固。尼執卷問字，請以為解注。字即曷不識，義會能剖露。避難獵隊中，常以菜寄肉。暮夜風颺幡，對論經往復。應須體妙會，著處妄指顧。真諦三藏記，開法宛如宿。二宗忘彼我，徒侶愛憎故。懷刃入祖室，引頸三揮拂。斯乃不劍邪，負金命不負。說偈已端化，異香已滿屋。所歸指香煙，直貫曹溪路。新羅盜祖首，衰絰而偽服。忝侃捕得伊，釋滿不受獄。

南嶽懷讓禪師

一物不中，獨露全提，精金耀冶，正要鉗鎚。山河無寸土，異路也須資，萬里橫該抹，揚眉早是遲。家邦已安貼，寸刃不多施。斬釘截鋘，合水和泥。多羅曾記讖，一粟銜金雞，十方頻坐斷，我面前無你。大丈夫漢，別有天地，眼如海，舌似錐，釣得溟溟滄海月，劈開南嶽唱新機。

馬祖道一禪師

足底二輪，舌葉覆面。羅漢寺僧，車牛踏遍。續照世心燈，破如來經卷。揭衲僧巴鼻，掀海嶽蕩散。少處不減，多處不添。虛空岕大洞，須彌裂兩邊。滴猊血而化驢乳，煎鸞膠而續斷絃。須得真人好消息，鹽醬不少三十年。孤峻西江機截鋘，寶峰頂上浪參天。

百丈懷海禪師

精金百煉本鉗鎚，不惜命軀絕氣息，鼻遭扭裂耳遭聾，陞堂捲席力窮伎。奔流度刃焰過風，虛空體相而不拒，龜背鶴形貌且樅，黃河如帶泰如礪。白日青天霹靂轟，新鮮韻出新豐笛，蟭蟲蚊睫上巢窠，寒暄不用通來意。迅瀑千尋萬仞崖，顯出祖師真巴鼻。

黃檗希運禪師

唱無為大化，啟妙用真機。聞舉便吐舌，好摑不當時。清風匝匝，膏雨篩篩。莫大世界，為一浮區。大中天子，驀揮光天氣象；裴休丞相，一呼滿壁端倪。大唐國裏蓬塵起，莫道無禪是無師。

臨濟義玄禪師

佛法無玄妙，一語輕拋出。棒頭如銕橛，怨氣深入骨。是忍疼不徹，猶道蒿枝拂。露柱腹中產象兒，紙屏風上走於菟。窮荒之地無相識，不著閒身遭籍沒。者場痛快，舉似不出。他人鼻孔，各自氣吐。志略機謀越格新，平空天大個門戶。

興化存獎禪師

前言猶不中，後語又顛倒。棒喝堆積多，那許窮廝討。脫下衲衣來，渾身光杲杲。雞卵敲出骨，虛空縫補了。再得絕後甦，不被移換好。賊眼明如燈，能見暗中寶。半貧半富底，酌量恣分曉。今古事分明，有何差異巧。仔細忖思來，賺殺知多少。猶如龍怒鬥驪珠，搆著還他免爭討。

南院慧顒禪師

掇轉話頭來，如壁立千仞，石柱上生葩，春風吹擺醒。水底好打眠，火中好打輥，玉龍攪海逆千江，銕馬嘶風尾亂騁，三寸舌頭在口中，覆語翻言千萬頃。重揀擇行願相資，向上機智悲雙運，全提正令啟重關，舞動太阿風凜凜。

風穴延沼禪師

好語不在多，所貴中得上，掀出電捲雷奔，臨機誰肯相讓？祖師心印銕牛機，萬里不挂片雲飛，地函天蓋須彌碎，內外斬新無處依。七載單丁何措手？惓法淹沉淚滿頤，眼開忽得眉廝結，百花香遍鷓鴣啼。

首山省念禪師

大法耽耽，發揮本有。猶恐染著，不能放手。一劍當鋒，豁開戶牖。橫須彌盧于眉間，量大海水只用斗。滯貨不存，短販遭扭。生煞在前，收放在後。古路還源不墮機，功歸塞破虛空口。

汾陽善昭禪師

拓開家風別，到處象王行。萬古碧潭月，撈摝泄佳珍。交鋒兩刃，不懼死生。坐斷野狐蹤跡，抽出佛祖權衡。全彰大人境界，以此激濁揚清。迸出從上鼻孔，截斷淆訛腳跟。彩鳳一鳴聲勢遍，颺塵簸土火飛星。

石霜楚圓禪師

螻蟻知雨封穴，石[虫*去]應節揚葩。拈起棒頭取證，渠儂總不作家。如王秉劍由意，揮斥縱橫自邪。黑雲黯岫鼓動，龍蛇大用繁興。是知濟道，不勞花擘，窮則計拙。自然踏著，向上生涯。碧潭皎月，鬧市梅花。一望高樓絃管遍，雨後江天醉落霞。

楊岐方會禪師

兒孫遍天下，何用忙為著？如日月行空，無起亦無落。金取龍吞，巨靈擘華嶽。須彌踢翻，黃河手鑠。跨得驢兒，猶添溼腳。佛祖位中，劈面連揮。猛虎口裏，伸手謾摸。幽鳥語喃喃，辭雲亂峰潑。滿天珠玉傾，莫能窺項縮。個般作略提掇，方能擔荷者稀。不惜帶水拖泥，一任諸方貶剝。

白雲守端禪師

岐笑而趨起，不寐到黎明。打畝儻者意，一籌不及渠。愛怕郎當闊，不勞紅粉施。一漚生波瀾，始善解量才。取能補職。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石泉窗下過，清音勝舊時。山花不費栽培力，自有春風管帶伊。

五祖法演禪師

吐出摩斤珠，藹遍四天下，突露千聖頂，[寧*頁]須彌滄海。包納打瓦鼓，錦織回紋普，東山一會人，發機何用千鈞弩？直得鬼哭神愁，龍王起舞。何似濃磨煙墨，深蘸紫毫？當天一劃，永鎮

孤標。驪珠爭得再握？雷轟旱地波濤。大機普應，大用齊超，大法荷擔吹不斷，清風載得畫樓高。

昭覺克勤禪師

闌雞鼓翅，如震空中霹靂；殿閣生涼，似栽石上蒺藜。碧若迷雲忽散，皎如心月孤曦。要為人洗腸換骨，施辣手痛下針錐。徹萬法根源，窮千聖心髓。雖然王令正嚴，豈可攙行奪市。鞭逼緇海而鯤鵬變化，屢承紫泥而龍象蹴踢。一段風流事，秖許獨自知。賴得君王親駐蹕，駟馬橋頭龍鳳池。

虎丘紹隆禪師

每嘆再來人，大有人疑著。命脈上一錐，醉夢從茲覺。若非上上根，莫能擔當荷。據虎頭，收虎尾。一句定乾坤，一劍安華夏。自此與圓悟，形影相上下。氣焰吞諸方，羶風遍地刮。酢液雖未澆腸，要且使人快暢。露胸何似村僧，切莫盲枷瞎棒。廝結廣南蠻，一語甚諦當。抵掌軒渠若徉狂，卻有衲僧底氣象。

天童曇華禪師

根器遠大，不少為足。諸佛列祖，羅籠不住。指見彰教，藉苴還蜀。子以代孫，戶門雄出。提向上鉗鎚，而緇白歆慕雲奔；操縱殺活機，而宿學一近槌拂。法說雷轟電卷，爐韝烹祖煉佛。有僧傳語梅楊，極口高稱歎服。坐斷金輪，千妖潛伏。而今青黃赤白之輩，誰許入瞎驢瞎馬窠窟。

天童咸傑禪師

氣宇卓犖，吞大乾坤。杲日當空，頒降丹書來鳳闕；咸開武庫，殺人刀劍活人衡。高提正令，虎嘯龍吟；扣關擊節，戶限手腳不敢插伸。佛祖到來納敗，太煞不近人情；休道路頭指錯，險悔攙入深阬。破沙盆，盛海嶽；大像喫鹽多，銕牛添得渴。鼻孔眼睛，拂子穿卻；一個半個驀相逢，黑漆拄丈未放過。

臥龍祖先禪師

藟苴來萬里，奔流度刃過，吐露目前消息，坐斷今古淆訛。寶上座捷橫機而迎鋒取勝，拈竹篦被摧折而卸甲倒戈，著實處靈苗火裏種，脫空時銕彈手中搓，搖脣鼓舌，殃害娑婆，痛快自然通手眼，高提祖印瀉禪河。

徑山師範禪師

爭禪亦常事，喫飯聞版聲。貧甚無資釜，烏頭一劍伸。衣冠疇昔夢，迨院伽藍神。撞著西川人，打鄉談，說鄉話。檢出些兒，裏二外八。清風油炒，虛空煎煞。磁碗缽盂，滿盛相呷。曾踏玉壘高岑，劍閣險門。石筍抽條花吐艷，風吹水面細生紋。

雪崖祖欽禪師

白棒示伊，亦無所入。觸著古柏一株，颺下礙膺之物。佛祖頭上屙臭氣，塞遍天涯處。土廣人稀，道不由路。鄭音衛響，亦乃不聞。黃鍾大呂，寂而不露。恢恢然，浩浩然，一陣業風，吹到潭北湘南。改聲換調，拄丈拂子，拍拍相歡。如來正體咸斯況，強生節目太無端。

高峰原妙禪師

電光影裏穿針，金剛刃上卓立。急水灘頭泊舟，咬定牙關著力。計較都忘，墮枕碎甓，徐十三郎，粗中有細。躍出萬丈深坑，踏倒懸崖荊棘。吞底鳩毒砒霜，屙出制藥煞氣。三千世界得親遭，百億彌盧躲不避。更有頑很毒不殺底，西峰白棒打你驢脊。

中峰明本禪師

觀流涌沸，浸煞眉顏。樞機闔奧，男女訛傳。把定乾坤，那通海水漏油。抽開腦蓋，見得鼻孔半邊。但度竹篦，徹證法源。泥豬癩狗，還曾避忌。恆沙諸佛，杜口眉攢。天目山中霜雪重，茆堂月淡竹風天。

千巖元長禪師

伏龍赫赫，獨踞峰頭，頂門正眼，爍破閻浮。銕笛橫吹清宇宙，太阿舞起鬼神愁。芳蘭生于幽谷而馨香遠馥，蒼璧韞于玄璞而光

耀稽攸。內則齊、魯、燕、趙，外而交趾、琉球，一雨悉獲沾潤，萬指鞭笞不休。湍洄濟北滹沱浪，直釣魚龍不在鉤。

萬峰時蔚禪師

楮衾舛榻，杳若忘年，轉舉踢瓶公案，劈胸毆得完全，一味斬釘截鋦，擅解疊妙裁玄，抖擻布袋，托出和盤，伏龍唱遍爺田地，三十垂居鄧蔚山。

寶藏普持禪師

祖令當行闊十方，綱宗恢拓動矛長，交參誰犯鋒錈利，斷送命根無避藏。盡力挨持行實地，分明決擇定封疆，關鍵踏遍新提唱，法度聲光早激揚。

東明慧昆禪師

紀綱提掇，端如鋦幢。拈起寶鏡，露出形藏。不掩如來之號令，端秉濟北之玄光。棒頭領旨 ，格外敷揚。虛空打破，日桑。法源荷負無輕重，擔上須彌撒一國。

海舟永慈禪師

悟處諦當，覿面揮掌。衣缽傳持，西風點顙。卸禪源如湍競，擘箭機似谷嚮。石上花栽，青水中月。拈上燈繩墮地增，輝露柱掀眉俛仰。踢碎瞿塘十二峰，東山越樣立標榜。

寶峰智瑄禪師

鼻孔任運任騰，肘符有收有放。通身回避不及，焰燎眉毛快暢。揮空疾電之機，攪海獰龍白浪。者回不入洪波，爭得驪珠額上。橫拖倒拽起曹源，不二法門劈脊棒。

天奇本瑞禪師

天地莫遮，聖賢罔測，籠罩古今，靈通虛徹。瀟洒歷盡山川，境界何曾相隔？抽出曇花一枝，濟宗早已漏泄。電捲雷轟，嵓崩石裂，高提祖印法界周，橫按莫邪機直截。

絕學明聰禪師

一句喪卻，覆水難留。真個馬嘶欄廄，端然象渡江頭。牢關不設平地，搏鵬豈假網收。廣推華座，大振徽猷。架海棟梁天擘破，英名遠射百神州。

月心德寶禪師

語言自有相通分，穿過從前佛祖門，伎倆盡時天欲黑，命根斷處海翻渾。萬里峰巒產巨獸，千重雲霧起蛟屯，本來父母難窺覷，世界都盧一口吞。

龍池正傳禪師

不落今時機，迥出那伽定。正令本全提，兩浙亦何幸。燈花爆，演出腦後風光；驀踢鞋，展開古佛心印。急流箚定腳跟，暴雨難經幾陣。濟道端然寶劍舒，禹門不禁蒼龍困。

天童圓悟禪師

頂門眼正單提，向上生銕蒺藜。佛祖不讓，震動五岳。三山縱擒，有收有放。移足踢碎桐官，曠大劫來沒量。奪食驅耕，俾人人盡脫輪迴；抽釘拔楔，使個個同歸道況。喫飯不曾咬米，著衣何嘗挂纊？露柱舞三臺，燈籠解提唱，紅爐焰上燦青蓮，太白峰頂翻白浪。

雙桂海明禪師

雷厲風飛，電揮雨走，只者撲落非他，方踰嗌限立久。行作象王行，吼作獅子吼，攪長河變為酥酪，舞太阿不傷其手。一氣轉一大藏教，全肩擔宗門窠臼，飽法千龍象而較多，交接于人天而罕有。起堆平地添杯，醉後南山鱉鼻，毒餘鳩驪珠，便劈龍口。

昭覺通醉禪師

劍出紅爐，天包海嶠。鳩毒入于樽俎，戈矛揮于談嘯。撥動換斗移星，批判衲子朕兆。立萬仞擲大地而粉碎，展全機瀉天河而傾倒。活弄赤班蛇，解嗣臭屎尿。走馬上冰凌，輥毬于藕竅。攜摩

竭歸山中，騎崑崙入市鬧。古今融貫，情量越超。出沒縱橫任舒卷，天外抬眸飛一鷂。

世尊像贊(幻菴居士請)

雙林示滅，兜率降生。通身伎倆，活埋一坑。羅網高布兮三百餘會，舌頭拖地兮四十九春。直眼看來翻成拙，何更花言弄巧新。

臨濟祖師像

五蘊廓清吞世界，藕絲牽動五須彌。金針玉線難描畫，虎驟龍驤遍界施。吐露真機師烜赫，展開玄要電光揚。大千搏取微塵裏，卻是白拈個小廝。

佛果勤祖像(偶菴上座請)

解立毛端，難寫春色。南北東西，為一宿客。衲卷秋雲，那堪素繪。斷壑重泉，噴氣生風。高蹈世表，話震九重。蜀國寥寥兮鶴衝寒影，龍函鏃鏃兮豹窺管中。指揮如意千溪月，獨占蓬萊第一峰。

天童密師祖像(鹿門居士請)

雲垂布野，嶽勢摩空，斷崖巨壑，百匝千重。落毛飛鳥，塵起動風，神機擴發，略露規蹤。銕門三更過，軌轍千車同，謂言金玉嚼，夜雨滋山松。桐官山洎被打破，泛銕船星月朦朧，渾身坐向伊蘭室，臨筌方覺取魚龍。

雙桂破師翁像(指白禪師請)

空劫錯商量，定盤星少算。水面寒蟾生，碧光清且淡。殺人活人之機，怎肯絲毫謬賺。重疊關山不暮，萬葉千枝繚亂。飄起隨情風遞香，鼻孔休將當眼看。

二(非所禪人請)

示等虛空法。心同虛空量，圖繪甚分明，或謂無鏡像，取舍兩不得，詼諧多放曠。拄丈拂子放下，詐作敗軍之將，舌鋒透髓透骨，八表拱手歸降，縱去風和響順，奪則排斥諸方，落來孤峰獨宿，出則酒肆淫房，辯闢浮沉識深淺，據座但看別人忙。

昭覺本師像(竹徑禪師請)

玉石不分，良工罔措，放之自然，執之失度。須彌擲向他方，石火電光密布。有時停橈把纜，且向深灣泊艤；有時看風颺帆，不犯清波一路。兵隨印轉兮將逐符行，形山別寶兮卞和之術。咄咄！生銕鑄就脊梁骨。

二(鑄顏師弟請)

五蘊山前，新開舖席。三界稽首，一時驗畢。七處補叢林，作略難比匹。巨海波斯吞皓月，藕絲繫著那吒鼻。天兮地兮，赫赫光曦。動兮寂兮，皎皎蟾蜍。日午喫鹽止饑渴，盤陀石上下針錐。

師太行樂卷十憩貽山拜頌

大矣哉！吾師之行樂也。非二乘所窺，人天冀軌。六度之業既深，十力之功逾遠。植緣曠劫，而戒德內宏。委氣之塗，肖 天之質。兩目如合璧，七痣如連珠。儀範明肅，動靜殊分。單拈向上，驅逼眾生。九有傾心，十方咸服。有時震一音，若彌樓影海；有時示五眼，譬眾星拱月。行則香象渡河，坐則蒼龍吐露。唱臨濟之正宗，矚天地如跼蹜。闢叢林猶風雲之徵應，聚衲子若魚龍之匯淵。遊涉大方，敷揚大業。法資兩諦，究識頹風。綱躬思岱泰，而眇睫敢焉。盡述于形容，乃作詻曰：

尋源討流，經記繁廣。窮發其端，咸載緬想。庶符皎日，莫能屈仰。凝理淵粹，深達無響。圖容寫狀，威儀眩目。精解妙義，若斯之處。磊硌徵祥，氤氳四布。登儀寶地，忻容繼晷。意兼在茲，俛仰諸古。自此鄉人，聞風瞻睹。弗斥其名，稱係關主。必資宿因，杜多行苦。無待逡巡，一隨理悟。法禦終朝，無勞行務。一笠遮天，雙扉挂竹。露膊袒肩，撩禪去福。捏柄鑊兒，鉏雲種粟。大地眾生，饒饑一粥。從容斯瞻，遐肅邇睦。所包遊化，弘獎事出。三陣柳鳴，聲震山谷。太白峰頂，竹簽傷足。刺彼旁人，惟笑與哭。克紹斯須，不可悉數。代掃天童，荊棘林藪(時烽煙兩地)。萬里匪遙，吳蜀秦楚。法說頻仍，填噎區宇。詞河下傾，辯海橫注。八解悠悠，四禪簇簇。普息泥犁，煎餮濟獄。密救塵沙，慈嚮天域。譬彼膏茫，猶滋艸木。素侮白額，一喝弭伏。植苑周侔，齊功七住。昭覺中興，復圓悟祖。工役無煩，崇樓廣宇。俊集禪燈，搜揚聖軸。事業一生，徜徉指顧。弗在聿宣，天人眼目。十憩貽山，系為世譜。

高峰法兄懶和尚像(芥腹法姪請)

機能奪機，拙裏藏拙，舌似利錐，眼如河泬。峰頂滔天白浪，莫謂無法可說。等閒把嘉州大像一摑，陜府銕牛頭熱。坐斷乾坤世界，誰分東西南北？呵呵！非是吾兄該天括地，總要令人知時識節。

又(竹友法姪請)

光明烜赫，語脈迂曲，沒甚安排，豈類成佛？胸中沒閒貨，秤頭斤兩足，雖無楊岐之丰頤，尚秉百丈之雄骨。口裏滔滔，擺撥臨濟家私；肚內醒醒，抽出雲門咦顧。咄！秖有顛拈一味長，撥動機輪轉轆轤。

月幢和尚贊(雪基禪人請)

逆順常驅濟北符，不將蜜果換葫蘆。寬兮性海波瀾闊，包納須彌于芥都。

雨樹和尚贊(非止禪人請)

法兄悟心印于雪門語裏，吾師付竹笻于福城東際，雖然各契機宜，賴得師資有據，沒閒伎倆于諸方，且喜了備之大義，自有超宗異目生涯，不作太孤太賒話計。

自題小像(鶩一監院請)

不動是心王，荊棘林中坐。猶是金鎖關，將謂無折合。離水緊俏靴，湖湘月踏破。高山釣魚騎馬，溼腳亂世之中。打鎖敲枷垂手，滄桑瞑眩之藥。直饒認得分明，未是衲僧作略。

又(屢生西堂請)

平生擔版，從來骨格，等遍虛空，皎揭日月。摺徵言而塞五湖，揚蓬塵而充海泬，唱出諸佛骨髓，扭轉衲僧命脈。半生南北游，末後踞昭覺，不愛人謬語，直心與道合。看者古怪阿師，慣愛弄手弄腳，大千沙界移他方，須彌挂在蝸牛角。

行樂圖(天恆侍者請)

白蓮池畔青松嶺，駟馬橋邊威鳳山。日日閒行看不厭，短笻撥出毒花斑。

又(天湛後堂請)

言疏語拙，世無所長。雲之杳杳，樹之蒼蒼。有時淨裸裸包含萬彙，有時孤迥迥攝遍十方。亙天烈焰大爐韝，威鳳山前任舉揚。

又(子開西堂請)

為如來種，學出世方。名無德稱，語有鏗鏘。擅栽兔角于馬首，不剝虎襪而鞔羊。滴水滴凍，透向上大機；能縱能奪，展格外鋒鋩。曠大劫來根自植，顯赫皆圓長短方。

又(倚天維那請)

四座道場，三據昭覺，古今難藏，事掩不著。擬覓蹤由，孤雲野鶴，語脈難逗他，如銕山萬仞。世智別緇素，似碧水清珠，縱橫殺活，任運卷舒。一枝拂子為蹊徑，高聳人天壁立殊。

又

喚起剎塵咸氣象，三途六道息停酸。雨中穿市賣紅日，遇著知音曬不乾。

登玩攜笻分外新，隨雲天地一閒身。但于事上通無事，性智都緣平等均。

省文法師行樂圖

拄笻行似歇，清拙瘦形古，秋色凝虛碧，夏雲翻作雨。依依滄海月，滴滴少林乳，彈指樓閣開，風從何處舞？

魁星贊(王見亭請)

昇天伎倆，擲地金聲，鰲頭獨占，攪海天渾。掉身風光露遍，劍客一款招承，觸處相逢喜殺，尊貴位中早登。隔岸花香村酒美，者樣風流那得跟？等閒踏碎禹門浪，試問何人見得親？便解拈頭去作尾，眼睛鼻孔闇藏神。弄水月，賣癡村，賺殺許多人話杷，不到傷心情不伸。

壽星王壽官，請祝李居士

頭如山岳，身似慧幢。匈平垂耷，目秀眉長。擬青松載雪之皎潔，譬碧月無雲之映光。如斯理論，未出情常。來下一夥，無拘束之儔客；慶比天地，難彷彿之和康。論其壽也，千聖捫摸不著；屆其量也，萬靈景仰無方。供與李公咸億兆，子桂孫蘭疊茂昌 。

八卷(終)

佛冤綱禪師語錄卷第九

嗣法門人覺知編

源流拈頌

第一世南嶽讓禪師，詣曹溪參六祖。祖問：「甚處來？」師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個會處。」祖曰：「作麼生會？」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也無？」師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祖曰：「即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拈云：「什麼物恁麼來？貪他一粒米，失卻半年糧。說似一物即不中，也是水裏捺葫蘆。直眼看來，一個嬴乖，一個賣俏。當時綱上座若遇，總與推倒。」頌曰：

「甚麼物也恁麼來？眼瞠瞠地夢初回，[咸*鳥][咸*鳥]枝上癡懵懂，潭底游魚鼓鬣腮。石火光中從覓步，空華影裏著形骸，打動關鍵並閫奧，頂門眼迸徹天開。」

第二世馬祖一禪師。衡嶽山中習坐禪，讓師知是法器，到山問曰：「坐禪圖作甚麼？」師曰：「圖作佛。」讓乃取一磚于石上磨，師曰：「磨作甚麼？」讓曰：「磨作鏡。」師曰：「磨磚豈得成鏡？」讓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師曰：「如何即是？」讓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師無對。讓示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師蒙開示，心意豁然。

拈云：「南嶽當時若是有斤兩底，不消焦磚打凍，看他坐到何日休歇？馬駒慎初是個性燥者，得舉至打車即是、打牛即是，劈胸一踢，使他阿哪阿哪，急問云：『 車牛聻？』縱有三首六臂，直教奔頭無路。綱上座恁麼數他門戶，眼裏有筋麼？也秖是使長柄杓溪邊舀 水，便宜個不句腰。」頌曰：

「坐禪作佛幾經秋，磚子纔提漏半兜。若不長安跨戰馬，太平那得定戈矛。」

第三世百丈海禪師。參馬祖，侍祖行次，見一群野鴨飛過，祖曰：「是什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搊師鼻，負痛作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于言下有省。次日，祖陞堂，眾纔集，師出卷卻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為甚便卷卻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搊得鼻頭痛。」祖曰：

「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

拈云：「百丈一個完全底鼻孔，活活被馬祖穿卻，還道今日不疼。咄！」頌曰：

「無事閒來暢野情，舉穿楊箭中飛禽。一回贏得忙收席，泥水忽忽轉更深。」

第四世黃檗運禪師。參馬祖，值祖遷化，時百丈廬于墓側，師乃請問丈平日得力句，丈舉再參因緣，言：「老僧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師聞舉，不覺吐舌。丈云：「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師曰：「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云：「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于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

拈云：「大似忤逆子聞雷，心蘇膽碎。雖然如是，溪前浪大風生急，山畔寒多日送遲。」頌曰：

「賣俏阿郎買帽端，一竿打水徹魚寒。家私不減兒孫喪，大海從教舌攪乾。」

第五世臨濟玄禪師。在黃檗會下時，睦州為首座，勉令問佛法的的大意，檗便打。如是三問，三度被打，遂辭檗。檗令參大愚，愚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舉前話，復曰：「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恁麼老婆心為汝徹困，猶覓過在。」師于言下大悟，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搦住曰：「者尿床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又道佛法無多子，見個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便向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回黃檗，檗曰：「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秖為老婆心切。」檗曰：「大愚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者風癲漢來者裏捋虎鬚。」師便喝，檗曰：「侍者！引者風癲漢參堂去。」

拈云：「小廝兒向黃檗棒下悟去猶較些些，可恨向大愚老婆禪裏築殺，至今餿氣難除。」頌曰：

「鋒鋩上將臨場戰，鼓助三通斬蔡陽。疾便歸來重話會，翻然哭笑是衷腸。」

第六世興化獎禪師。初為臨濟侍者，後在三聖會中為首座。常云：「我在南方行腳一遭，拄丈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的人。」三聖聞得，問曰：「汝具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汝始得。」又到大覺為院主。一日，覺曰：「聞

汝道南方行腳一遭，拄丈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的人，憑個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汝昨日者兩喝。」師復喝，覺復打；師又喝，覺又打。師曰：「某于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也。願與某個安樂法門。」覺曰：「者瞎漢來者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師于言下薦得臨濟先師于黃檗處喫棒的道理。

拈云：「興化秖解走馬，不擅收韁，卻被白拈三尺絲繩絆倒了也。若不如是，怎得罷戈卸甲？」頌曰：

「繡花毬子惹人看，踢去句來有笑顏。折得一番情景好，到頭休說是非關。」

第七世南院顒禪師。上堂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僧便掀倒禪床。師曰：「看者瞎驢亂做。」僧擬議，師便打趁出。

拈云：「大小祖師立門立戶猶欠貼，神荼鬱壘惹禍招殃，使燈籠露柱相磕。如何得不相磕去？但跨門者飲水妨噎。」頌曰：

「豬嫌狗欲個形骸，獨露難聞死臭堆。短巷長街無客買，當門不必挂招牌。」

第八世風穴沼禪師。參南院，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云：「作奇特商量。」師卻問：「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丈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師于言下大徹玄旨。

拈云：「弄泥團漢，奔上趣下，築滿一肚，末後遇著個辣手，止用巴豆丸一粒，瀉得乾乾淨淨。不然，長年作奇特會。」頌曰：

「當行買貨慣逢迎，順水行舟風浪平；賺得一番聲價重，從前總謂不偷津」。

第九世首山念禪師。居風穴會中，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于地矣。」師曰：「觀此一眾，豈無人耶？」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穴曰：「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眾，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個甚麼？」師拂袖下去，穴擲拄丈，歸方丈。侍僧問穴云：「念法華因甚不秖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念與真園頭同來問訊，穴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真云：「鵓鳩樹上鳴，意在麻畬裏。」穴云：「汝作許多癡福做甚麼？何不體究言句？」乃

問師，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顧真云：「何不看念法華下語？」

拈云：「風穴上堂，屠兒賣臭肉，師拂袖下去，狗子得骨頭。侍僧云：『因甚不秖對和尚？』矮子看戲。真園頭同來問訊，氣急殺人。今日綱上座一時按過，還有為渠儂雪曲者麼？月照樓臺常不寂，缽盛肝膽向誰傾？」頌曰：

「醫家統脈若懸絲，救得兒曹早是遲。不許差途行古路，轉身壁立鳳凰池。」

第十世汾陽昭禪師。遊方參七十餘員善知識，末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師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于言下大悟，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首座問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

拈云：「恁麼悟去，也是風搖古柏。若到放身命處，且緩緩。」頌曰：

「象王行處絕狐蹤，石虎南山咬大蟲。路上行人須著眼，血流遍地染山紅。」

第十一世石霜圓禪師。謁汾陽，經二十年，未許入室。每見，必詬罵。一日，訴曰：「自至法席，不蒙指示。念歲月飄忽，己事未明，有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汾叱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汾掩其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

拈云：「咄！花劈了也。且道：是指示？不是指示？」頌曰：

「蜣螂輥卵尾前行，春至鶯啼事事明。啞子喫瓜難說苦，是知濟道出常情。」

第十二世楊岐會禪師。久依慈明總院事，每咨參，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院異日兒孫遍天下，何用忙為？」師俱罔然。一日明出，師偵之小徑，搦住曰：「者老漢今日雖與我說，不說打汝去。」明曰：「知恁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一日明上堂，師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艸裏，汝又落深村。」師云：「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個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

拈云：「楊岐放去較危，慈明收來太速。且道老漢從人得耶？自失便宜鄴？豈不見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頌曰：

「山崩海裂逼將來，不假針鋒亦撥開。雪點紅爐休性急，分明千古動人哀。」

第十三世白雲端禪師。參楊岐，岐問：「受業師為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聞渠過橋遭擷有省，作偈甚奇特，能記否？」師即頌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決，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儺者麼？」師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問：「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

拈云：「又得便宜，又失便宜。」頌曰：

「山猴見果通身喜，誰知咬著水鱉子。風送香來是春心，鷓鴣啼在深村裏。」

第十四世五祖演禪師。參白雲，問南泉摩尼珠話，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為許可，令掌磨事。未幾，語師曰：「有數禪客從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秖是未在。」師疑，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卻未在？」參究累日，忽省悟，從來寶惜一時放下，遂走見雲，雲為手舞足蹈，師一笑而已。後示眾曰：「吾因此出一身白汗，明得下載清風。」

拈云：「白雲船拖水載，五祖不用一文，卻得相當。且道如何是他相當處？摘楊花，摘楊花。」頌曰：

「買來賣去個田莊，水冷泥深太郎當。盡把家私全拋卻，赤條條地露風光。」

第十五世圓悟勤禪師。為五祖侍者，一日，部使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時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似：頻呼小玉元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提刑諾諾，祖曰：「且仔細。」師問：「提刑會否？」祖曰：「他秖認得聲。」師曰：「秖要檀郎認得聲。既認得聲，為甚卻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麼？」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欄干，鼓翅而鳴，乃曰：「此豈不是聲？」遂呈偈曰：「寶鴨香消錦繡闈，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秖許佳人獨自知。」祖遍謂耆宿曰：「吾侍者參得禪也。」

拈云：「勤師攀樹採花，怎奈腳跟下春風卸盡？五祖鍋中點水，何不灶裏抽柴？」頌曰：

「艸裏一通戰鼓鳴，將軍衝破鳳凰城，安南塞北咸基業，樓閣重重坐得清。」

第十六世虎丘隆禪師。謁圓悟，悟問：「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舉拳云：「還見麼？」師云：

「見。」悟云：「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個甚麼道理？」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有問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為？」悟曰：「瞌睡虎耳。」

拈云：「瞌睡漢將謂露些腥臊氣息，殊不知自己藏身無地。」頌曰：

「舉起拳來還見麼？眉毛罅裏展干戈，不妨竹密隨流水，難越門前睡虎窩。」

第十七世應菴華禪師。依虎丘半載，頓明大事。隆忌日，師拈香云：「平生沒興，撞著者沒意智老和尚，斂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卻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彔床，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

拈云：「死心老恰似偷嘴老婆，又要肚飽又是嘴硬，殊不知冷口難鉗熱湯。」頌曰：

「著衣喫飯尋常事，狗肉羊頭賣不休，縱把干戈來卸卻，燒香觸著轉生愁。」

第十八世密菴傑禪師。參應菴，一日，菴問曰：「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破沙盆。」菴頷之。

拈云：「一人漫天說價，一人就地還錢，可惜各將家業一時拋在露地，至今風吹日炙。」頌曰：

「正法無如指顧中，祖基父業較還同，沙盆盛飯獹貓喫，咬人血滴喪家風。」

第十九世破菴先禪師。參密菴時，密住靈隱。師分座，有道者請益，曰：「猢猻子捉不著，願垂開示。」師曰：「用捉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

拈云：「怎麼話會？也是畫餅充饑，卻使傍觀欲哭不成哭、欲笑不成笑。」頌曰：

「猢猻子，捉不住，風清明月寒潭浴。自古年年不變常，晚來仍在天邊出。」

第二十世無準範禪師。初謁育王佛照，照問：「何處人？」師曰：「劍州。」照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後至靈隱破菴為首座，同遊石筍菴，有道者請益猢猻子話，師于侍傍大悟。

拈云：「觀光撞彩即不無，且道以何為驗？提起衣角，云：『甕裏何曾失卻鱉？』」頌曰：

「烏頭帶劍出長安，一路鋒鋩舞得端。演武廳前看走馬，桑林中箭柳林寒。」

第二十一世雪巖欽禪師。在無準會下，每遇入室，舉主人公便可勃跳；舉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下口處，此病礙在胸中。十年後，過浙東天童、育王兩山佛殿前閒行，抬眸見一株古柏，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礙膺之物撲然而散，始見徑山老人立地處，正好三十棒。

拈云：「銕枷安在項上了也。若道和底一時颺下，亦好三十棒。」頌曰：

「三月春多杜宇鳴，五更啼得十分清。未跨途路行人切，古柏青蔥釋礙膺。」

第二十二世高峰妙禪師。參雪巖，纔問訊，便被打出。後入室，巖便問：「誰與你拖者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出。一日，偶睹五祖演真贊云：「百年三萬六千日，反覆元來是者漢。」忽有省。後侍巖次，巖問：「日間浩浩，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什麼處？」師無對，奮志入龍鬚。越五載，同宿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如在網羅中跳出。元來秖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自此安邦定國，天下太平，一念無為，十方坐斷。

拈云：「高峰海口大張，將謂網羅躍出，那知禍從天生？何不慎早？書幾字粘壁，云：『夜來一夢投南極，天降偉人有吉昌。』」頌曰：

「龍鬚五載活難便，枕子俄然勃上天。不是夜來同共宿，焉知連底打焦磚。」

第二十三世中峰本禪師。因觀流泉有省，詣高峰求正，峰打趁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問：「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峰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于言下洞然徹法源底。峰付偈曰：「我相不思議，佛祖不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

拈云：「中峰問頭大險，高峰善舞太阿，可惜中峰向唾沫裏浸殺，至今鼻孔不得遼天。」頌曰：

「轉追驀向討童男，竹篦忙忙度得圓，話下有鋒從打徹，都盧鼻孔未團欒。」

第二十四世千巖長禪師。參中峰，峰問：「日用事如何？」師云：「念佛。」峰曰：「佛今何在？」師擬議，峰厲聲叱之。懇求法要，峰舉狗子無佛性話。師參三年，聞雀聲有省，峰復斥之，師憤然。夜半，忽鼠翻貓器，墮地作聲，悅然開悟，覺身躍起數丈，如蟾脫污泥之中，浮游玄間，天地一時清朗。復往質峰，峰問：「趙州何故云無？」師曰：「鼠偷貓飯。」峰

曰：「未在。」師曰：「飯器破矣。」峰曰：「破後如何？」師曰：「築碎方甓。」峰乃微笑，囑曰：「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

拈云：「老老大大，猶借老鼠鼻孔出氣，便道覺身躍起數丈，寐語作麼？」頌曰：

「日用推尋歲月長，貍貓瞌睡鼠翻場。春時不籍村花落，那得瓶瓶盡放光。」

第二十五世萬峰蔚禪師。謁千巖，巖問：「將什麼與老僧相見？」師豎拳云：「者裏與和尚相見。」巖又問：「死了燒了，在何處安身立命？」師曰：「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映潭。」巖又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以坐具打圓相，叉手而立。又斫松次，師拈圓石作獻珠勢，云：「請師酬價。」巖曰：「不值半文錢。」師曰：「瞎。」巖曰：「你也瞎，我也瞎。」師曰：「瞎！瞎！」巖命為首座而付囑之。

拈云：「二老與麼酬唱，美則美矣，秖是不能與大地人開得隻眼。」頌曰：

「斫松獻石賣風流，誰把泥團作價酬？若遇飄洋從險客，瞎驢瞎馬一齊收。」

第二十六世寶藏持禪師。參萬峰，峰付法偈曰：「大愚肋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窟中獅子子，燈燈續焰古今傳。」

拈云：「還識窟中獅子麼？直饒識得，未免頭大尾細。」頌曰：

「平陽滿地霜消盡，正是桃花水漲時。瓦礫庭前曾失色，金鵝浴便射高枝。」

第二十七世東明昆禪師。參寶藏，藏問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藏云：「汝在此許多時，還作者個見解。」師乃憤然。至第二日，驀然徹法源底，呈偈云：「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個中誰是主？槫桑迸出一輪紅。」

拈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頌曰：

「花下貓兒擺尾巴，蝦蟆相並奏胡笳。看來兩眼重添翳，日涌槫桑定不差。」

第二十八世海舟慈禪師。參萬峰，舉《楞嚴經》但有言說，終非實義話，再拜求明。峰劈頭兩棒，攔背一蹋，以腳趯云：「秖者是實義。」師覺有會，隱居洞庭山二十九載。一僧到，問：「當日有何所見，遂隱于此？」師曰：「吾昔問萬峰：

『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峰便打。從此有得，更不別參。」僧曰：「請言得之所已。」師曰：「但要人知痛癢的是實義、是妙心，言說盡是皮毛。」僧笑云：「若如此見解，生死尚未了，何得言悟？未在，未在。不見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耶？』」師遂棄菴詣東明，明問云：「見何人來？」師云：「萬峰。」明云：「萬峰即今在什麼處？」師罔然面赤。明云：「若如此，不曾見萬峰。」師歸客寮三晝夜，寢食俱廢，忽香燈繩斷墮地，頓然大悟。

拈云：「海舟黑夜悟去，也是鬼窟裏活計，殊不知被個燈繩縛得緊緊裏，至今不得脫灑。若是綱上座侍伊，問云：『萬峰即今在甚麼處？』攔腮一摑。伊若動靜，便云：『錯過難逢。』亦顯風規，不致將尊就卑，忍饑受餓，一場敗闕。還有不肯底麼？」頌曰：

「自適人前逞嘴脣，渾身墮在斷燈繩。平明酒醒除圭角，一筆難教畫得成。」

第二十九世寶峰瑄禪師。在俗為木匠，與海舟造塔，斧傷足，求為僧，充火頭。一日，負柴舟見云：「將棘刺作麼？」師云：「是柴。」舟呵呵大笑云：「是柴，拿去燒卻。」師遂起疑力參究，偶因火燄燎去眉毛，面如刀割，以鏡照之，豁然大悟，呈偈云：「負柴和尚喚作棘，火燄燒眉面皮急，祖師妙旨鏡中明，一鑑令人玄要得。」

拈云：「寶峰將謂面門突露，豈知遠害全身？便道祖師妙旨 鏡中明，不但埋沒先聖，亦是藕斷絲牽。且如何明得祖師妙旨 ？便云：『鏡不照鏡。』」頌曰：

「縛得丹山栗棘蓬，令人撥著刺當胸，莖眉縱諳俱燒卻，一鏡全收火燄雄。」

第三十世天奇瑞禪師。參寶峰，問：「甚處來？」師曰：「北京。」峰曰：「秖在北京，別有去處。」師曰：「隨方瀟灑。」峰曰：「曾到四川麼？」師曰：「到。」峰曰：「四川境界與此間如何？」師曰：「江山雖異，風月一般。」峰豎拳云：「還有者個麼？」師曰：「無。」峰曰：「因甚卻無？」師曰：「非我境界。」峰曰：「如何是你境界？」師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強安名？」峰曰：「汝豈不是落空？」師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峰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汝是第一。」師拂袖便行。峰付法偈曰：「濟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教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花猶放一枝新。」

拈云：「天奇雖則竿木逢場，要且遭人賺殺。待問：『還有者個麼？』便云：『低聲！低聲！』豈不截斷葛藤？」頌：

「客坐舳艫泛海門，大風小浪正當行。蘆花載得雖經岸，靜夜思量暗裏驚。」

第三十一世無聞聰禪師。參天奇，奇問：「苦樂皆心，因何外取？」師曰：「秖為不了。」奇曰：「是非皆事，因何妄承？」師曰：「錯認定盤星。」奇曰：「迷悟皆人，因何不懂？」師曰：「早知燈是火，豈向四方求？」奇付法偈曰：「道者心同慈嫗心，爭教赤子困群陰？輔成架海金梁棟，弗缺方知補浩任。」

拈云：「恁麼激揚宗旨，衲僧門下還有長處也無？但看雪消盡，自然春到來。」頌曰：

「踢碎空腔苦樂心，胸頭打領脅抽襟，燈前有影頻堪照，覿體何須向外尋。」

第三十二世笑巖寶禪師。參無聞，問云：「十聖三賢已全聖智，如何又道不明斯旨？」聞厲聲曰：「十聖三賢爾已知，如何是斯旨？速道！速道！」師下語不契。一日，水邊洗菜，適菜墮水，圜轉捉不著，忽有省。攜籃歸見聞，聞問：「是什麼？」師曰：「是菜。」聞曰：「何不別道一句？」師曰：「請和尚別問來。」師一日與聞圍爐次，聞曰：「人人有個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師曰：「一火焚之。」聞曰：「恁麼則子無父母耶？」師曰：「有則有，佛眼覷不見。」聞曰：「子還見否？」師曰：「某亦不見。」聞曰：「為什麼不見？」師曰：「若見即非真父母。」遂呈偈曰：「本來真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為問今何在？分明舉似師。」聞曰：「即此偈語，堪紹吾宗。」

拈云：「笑巖有前無後，嘴短舌長，亦似探觀天上月，失卻手中橈。聞云：『何不別道一句？』雖是好心，醍醐轉成毒藥。若是綱上座，待聞云：『何不別道一句？』對云：『箭去久矣。』豈不百透重圍？」頌曰：

「菜葉零星向水流，轉飄轉遠轉追求。肥圍膏團從家裏，十字街頭賣不休。」

第三十三世幻有傳禪師。聞燈花爆有省，直造北方參笑巖求證。巖曰：「汝將從前得力處一一說來，為汝印正。」師具實說，方至語平，巖驀趯出鞋曰：「向者裏道一句看。」遂把師話端打斷，通夕不寐。明晨佇立檐下，巖見喚師，師回顧，巖翹一足作修羅障月勢，師當下豁然。

拈云：「禹門雖則通身汗出，不能透骨清涼。待趯出鞋，云：『向者裏道一句。』穿起便走，還他活鱍如龍虎。再翹一足，

便云：『 平地無勞起骨堆。』」頌曰：

「不滋富貴返求貧，舊話休提趯轉新。雨過禹門龍鬥舞，波心有月勢難吞。」

第三十四世密雲悟禪師。挑柴過山彎，見一堆柴突露面前，遂有省，棄家入龍池依幻有和尚脫白請益。幻曰：「汝若到者田地，須放身倒臥。」嗣後惟加罵詈，師慚悶交加。一日，城歸，過桐官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正是大地平沉的境界。時幻遷北京，師乃往覲，幻問：「汝有新會處麼？」師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幻曰：「汝又作麼生？」師曰：「某甲得得來禮覲和尚。」幻曰：「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師抽身便出。一日，幻問：「忽有人問，汝如何秖對？」師驀豎拳，幻曰：「老僧不曉得者是甚麼意思？」師曰：「莫怪和尚不曉得，三世諸佛也不曉得。」一日，幻舉拂問師云：「諸方還有者個麼？」師震威一喝，幻曰：「好喝！」師連喝兩喝，歸位。幻囑師扶佛法，師呈偈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〇〇〇〇〇，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為賞罰。」

拈云：「正是大地平沉，猶有桐官山頂在。若不是桐官山頂，怎得大地平沉？」頌曰：

「堆柴觸著露風颸，大地山河無處高，爐內不教藏鈍銕，倚天長劍逼青霄。」

第三十五世破山明禪師。十九遊方，至講席聽《楞嚴》，至七處徵心、八還辨見，恍有入處。每看古人公案，如銀山銕壁，自誓：「不明此事，終不放下。」如此住楚之破頭山，艸衣木食三載，一生伎倆般盡打并不下。看高峰語，以七日為限，做了五日，兩眼昏花，如有氣死人。一日發極，到萬丈懸崖上立定，自誓云：「悟不悟，性命在今日了。」辰時立到未時之際，眼前惟有一平世界，更無坑坎，舉足經行，不覺墮落崖下，將足損了。夜半翻身，忽痛大悟，密舉從前如獲故物，高聲叫云：「屈！屈！」一居士詣前問云：「腳痛麼？」師劈面一掌，云：「非公境界。」師足痊，遍歷諸方，末到金粟，謁密和尚，密問：「那裏來？」師曰：「雲門。」密曰：「幾時起身？」師曰：「東山紅日出。」密曰：「東山紅日出，與汝甚麼相干？」師曰：「老老大大，猶有者個語話。」密曰：「我既如此，你者許絡索又是那來？」師震威一喝，便出。次日，進方丈，密命坐，師曰：「昨日走得，今日走不得了。」密曰：「做賊人心虛。」師曰：「是賊識賊。」密頷之。

拈云：「入水求珠，忘家棄國，但覺眼前一平世界。苟能冤家路窄，可惜者居士不諳鋒鋩，如盲人摸象，正好向前亦云屈屈，免致大地波濤。」頌曰：

「虛空突出斌煬銕，峰頂蹁躚浪卷波，扭轉鼻頭忙叫屈，牙如劍樹口懸河。」

第三十六世昭覺醉禪師。參遍諸方，後至萬峰處，問：「昔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意旨如何？」峰曰：「脹壞了我，餓壞了你。」師曰：「疑殺天下人。」峰作臥勢，云：「老僧不參禪，秖愛伸腳眠。」師復疑駭動靜，似一個有氣死人相似。一夜，因倒穿了鞋，腳套不上，擬伸手拔，忽然猛省。入方丈辭峰，參天童密和尚，一見，問：「萬里趨風，乞師一接。」密便打，師一喝便行，密趕上，和行李打脫。一日，上太白頂拖柴，因竹簽傷足，血迸污地，忽聽梆鳴，聲震山谷，忽然大悟。歸堂浴後，進方丈作禮，云：「某甲有些快活。」密作聽不清勢，師便打兩個噴嚏，密打云：「那裏失利，來者裏拔本。」師又兩喝，密連打，云：「翻不快活了。」師拂袖出。復至蜀之大寧寺謁峰，問：「你從南方走一回，帶得什麼寶物來？」師豎一拳，峰曰：「別我七八年，一點氣息也沒有。」師曰：「若有氣息，則不歸了。」峰肯之。

拈云：「山高水闊，到者罕希。無端腳指刺破，可笑者場漏逗。縱完先鋒後殿，大好暗合班師。」頌曰：

「三三前與三三後，萬里無雲出匣阿。一觸虛空曾迸裂，血流遍野染山河。」

「霹靂雷霆猛雨傾，黃河倒瀉洚前津。封南塞北潑天浪，大地從教淹殺人。」

佛冤綱禪師語錄卷第九

佛冤綱禪師語錄卷第十

嗣法門人聯芳編

頌古

世尊初生。

打刀須是邠州銕，團團錦繡楚王城，將謂譙樓金雞叫，高梧猶有鳳凰鳴。韶陽老，實堪誇，西風吹雁落平沙，水天一色清于鏡，好看孤雲繫日斜。

夜睹明星。

孤峰峭立寒風逼，殘露微霜總結冰，突出星河懸北極，照開天地一泓清。

臨濟示眾：「我于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而今更思一頓，誰為下手？」一僧云：「某甲下手。」濟度拄丈與僧，僧擬接，濟便打。

河裏失錢河裏漉，雪中遺玉雪中埋。一個門前天一個，不須嚼飯餧嬰孩。

臨濟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濟：「還有賓主也無？」濟云：「賓主歷然。」復召眾云：「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南峰突屻北峰高，秦水無魚蜀水騷，但看當陽風轉律，不須跨鶴上青霄。

臨濟示眾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

奪人不奪境，枯木似龍影，好個洛陽橋，賺殺風流逞。奪境不奪人，大地盡平沉，單刀匹馬過，花鳥無一聲。人境兩俱奪，天傾倒海嶽，一陣黑風來，更于何處著。人境俱不奪，石女花邊過，日有襲香風，萬邦齊唱和。

臨濟將入滅，謂眾云：「吾滅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三聖云：「爭敢滅卻？」濟云：「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卻？」

剜心剜肺更剜腸，卻買棺材葬活郎，正法瞎驢邊滅卻，一天淫雨洗滄江。

乳源和尚。仰山作沙彌時，念經高聲。師咄曰：「者沙彌念經似哭。」曰：「慧寂秖恁麼，未審和尚如何？」源乃顧視。仰曰：「若恁麼，與哭何異？」源休去。

箭鋒相拄，星月交輪。摩雲俊鶻，透網金鱗。占斷暮雲摧五嶽，方便垂慈鑑主賓。馬踏弓絃休說險，咄哉似哭轉經聲。三尺劍，攪龍門，鳥啼花笑意深深。

陸州禪師喚僧，僧回首，州云：「擔板漢。」

滴水月留光，無油空著撚。睦州跌一交，衲僧中一箭。看取紅爐銕鷂飛，眨眼已過新羅畔。

僧問雲門：「不起一念時如何？」門云：「須彌山。」

不起一念須彌山，銕牛穩臥在江邊，風浩浩兮月[噗-口+白][噗-口+白]，任從江海鼓波瀾。

婆子燒菴。

不是丹堊難畫虎，春深深水有龍騰，披雲無限長安客，往往將沙作飯蒸。

巉巖立定破煙蘿，達者思尋異路多，迥迥孤光晴夜月，好看漁父釣清波。

臺山婆子。

臺山婆，臺山婆，日把斧斤作劍磨，懦馬搖鈴羊擂鼓，誰知門外敗軍多？眼底自從遭劫後，直至而今艸滿坡。趙州老，大淆訛，打拳還記喫拳麼？若個師僧生銕鑄，一拳打碎舊山河。

百丈開田。

開遍山川盡屬己，一天星月藏于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四大分散，向甚麼處去？

昨日街頭，今朝市尾。撞遇知音，勿分彼此。霜雪不欺葉不凋，一聲雁過秋風起。

百丈扭鼻。

秋色滿長空，猶加徹骨風。一聲寒雁落，飄葉萬山中。撲碎鼻，伎還窮，軒昂意氣立威雄。將軍收得乾坤肅，百戰勳勞早定功。

臨濟入黃檗室中，三度問話，三度被打。

父子天然別，黃檗太心孤。敲出鳳凰髓，擊碎驪頷珠。冤業冤還報，債負債能除。白拈賊，欠剿絕，高安灘頭婆心切。作麼證據較兒孫，三頓棒聲猶未歇。

僧問重善禪師：「如何是正法眼藏？」善云：「夜觀乾象。」僧云：「意旨如何？」善云：「日裏看山。」

日裏看山，夜觀乾象。恁麼指陳，匙挑不上。明暗之機，翻臂覆掌。臨急不施功，那容湊伎倆。漫驚簇簇桃花飛，漠漠巖前溪水漲。

臨濟與普化同往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化踢倒飯床，濟云：

「太麤生！」化云：「者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濟休去。來日又同一施主家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踢倒飯床，濟云：「太麤生！」化云：「瞎漢！佛法說甚麤細？」濟吐舌。

箭鋒相拄，針芥相投。千里決勝，各展戈矛。飯床踢倒，裂破舌頭。巨海毛吞兮蘆花雪染，須彌芥納兮天碧涵秋。電光石火重重擊，阿家端上月明樓。

仰山夏末上問訊溈山，溈云：「子一夏都不上來，在下面做得個甚麼？」仰云：「鉏得一片畬，種得一籮粟。」溈云：「子可謂不虛過一夏。」仰卻問溈山云：「和尚一夏作得個甚麼？」溈云：「日裏一餐，夜後一寢。」仰云：「和尚亦不虛過一夏。」道了不覺吐舌。溈云：「寂子何得自傷己命？」

無風大浪起龍門，倒海翻波五岳昏，匝匝一天殘雨過，秋空月色照高原。

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

臘月火燒山，萬種並千般，象爻投六合，淺艸露花斑。何如搆得線衣下？富貴他鄉夜錦還。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諾。國師云：「將謂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

虛空劃破天昏黑，墮地裁量無半分。負汝負吾成特地，無端好惡盡歸沄。

臨濟問院主：「甚處來？」主云：「州中糴黃米來。」濟云：「糴得盡麼？」主云：「糴得盡。」濟以拄丈一畫，云：「還糴得者個麼？」主方喝，濟便打。次典座至，濟舉前話，座云：「院主不會和尚意。」濟云：「汝又作麼生？」座便禮拜，濟亦打。

雙放雙收，絕勳絕功，濟北全機施大用。浪潑山高，魚龍飛騰，階級不立，殺活擒縱。巨靈手，恩光重，凜凜威風誰撥動。無事閒來江上立，竹竿打水魚頭痛。

玄沙在雪峰時，光侍者謂沙曰：「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銕船下海去。」沙住後，問光曰：「打得銕船也未？」光無對。

晴空浪潑雪峰頭，望去滔天廓兩眸，險惡道中津濟岸，遍該沙界銕船浮。

龐居士問仰山：「久嚮仰山，到來為甚麼卻覆？」仰豎起拂子，士曰：「恰是。」仰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

柱，曰：「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仰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似。」

威風凜凜孰能窺，仰面何如覆面時，燈籠拂子連勃跳，一任諸方舉似伊。

匡一初到蟠龍，見僧問：「碧潭清似鏡，蟠龍何處安？」龍曰：「沉沙不見底，浮浪足巑岏。」匡不肯。龍請道，匡曰：「金龍迴透青霄外，潭中豈滯玉輪機？」龍肯之。

勿虛採汲足滄浪，遍界風雲勢渺茫，不向碧潭深穩臥，天南海北豈能降。

世尊在摩竭陀國為眾說法，是時將欲白夏，乃謂阿難曰：「諸大弟子、人天四眾，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沙曰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之時，汝代為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

施設門庭事未乖，抽枝露幹遞形骸。法生法滅成何事，胡不當初早活埋。

天童普交禪師因為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為自懺耶？為他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交不能對。

松窗邏月月籠闐，三月春多愁殺人。花飛滿地香難著，卻使飛香斷送魂。

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以目視禪床角拂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云：「汝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挂拂子于舊處，祖便喝，丈直得三日耳聾。

不揀荒田艸，衲僧眼定動，一言剛道出，駟馬追莫窮。即此用，離此用，隨風柳絮自西東，一吸洞庭湖水盡，更看何處著魚龍？

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麼？」川云：「若不是老師，洎與龐公答話。」士云：「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川不管。士云：「適來莫怪相借問麼？」川亦不管。士喝云：「者無禮儀漢！待我一一舉似明眼人去在。」川拈茶籃便歸。

春風吹起半陰晴，只解貪途不解行。抑下色身容法界，封疆把定沒纖塵。

僧問巴陵：「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

枯椿影落若龍觀，水母無蝦求食難，伶俐衲僧須檢點，一生端不受人瞞。

玄機尼往參雪峰，峰問：甚處來？曰：「大日山來。」峰曰：「日出也未？」機曰：「若出則鎔卻雪峰。」峰曰：「汝名甚麼？」機曰：「玄機。」峰曰：「日織多少？」機曰：「寸絲不挂。」遂禮拜退，纔行三五步，峰召曰：「袈裟角拖地也。」機回首，峰曰：「大好寸絲不挂。」

圓珠三竅，放開捏聚。冷光閃爍，寢削萬機。劍客藏鋒，施呈有幾。句定乾坤，一時驗取。四溟無浪月輪孤，撲蓬萊煙霧起。

文殊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遍觀大地，無有不是藥，卻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于地上拈一莖艸，度與文殊。文殊接得，呈起示眾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解放解收，共起共坐。相敵不易，鞭影猶過。把定世界，不漏絲索。動靜豈可知，雲深冷松鶴。影質莫能逃，篩金把土握。採得來，即此藥。大地茫茫病愈多，活命盡是阿加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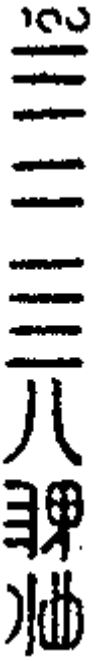
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異？」提曰：「此義深遠，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舍利弗問彌勒：彌勒云：「誰名彌勒？誰是彌勒？」

天地茫茫春復秋，寐時深遠覺時幽，自家有酒自家醉，休憶高陽歌管樓。

殃崛摩羅因持缽入城，至一長者家，值其婦產難，子母未分。長者云：「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當去問佛，卻來相報。」遽返白佛，具呈上事。佛告曰：「汝速去說：『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往告，其婦人聞之，當時分娩，母子平安。

屹屹崑崙立萬頃，源出黃河流不盡，有客忙忙過渡來，風帆不挂岸須登。

當何所法子母分，賢聖法來未殺生，打動此番閒骨董，至今道破未猶清。



慈明冬日牓僧堂作此字，其下註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明聞而笑。赫赫胸頭行日月，掌中縱奪握乾坤，一時化育風吹動，打破閻浮午夢醒。

大顛擯首座。

向早門迎千里客，莫教流落在煙村，危樓百尺參天迥，更要文公上一層。

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

諦當之言如目睹，江邊柳絮隨風舞，江北江南唱子規，聲聲啼血似紅雨。

風穴郢州公案。

彗氣妖氛驅漢外，當陽杲日正中天，銕牛心印隨施設，徒把虛空著一鞭。

婆子燒菴。

不三不四兩安閒，燒卻菴兒值甚錢？拽尾靈龜除卻蹟，招牌早已挂階前。

分燈

大癡性純

春融水漲桃花浪，一個雷轟天下知，燒尾金鱗頭戴角，升騰電激雨風馳。

雲徹德明

關頭觸背當機驗，賓主端然一喝分，虎穴由來生虎子，不妨隨處帶風雲。

子開印乾

救得山川田地穩，一聲忽震動天雷，步行水牯騎將去，濟北家私要子開。

天湛常熾

曹源滴滴滔天浪，少室花開滋味香，從上事來今荷負，堪為宗門立紀綱。

屢生覺知

挈挈拈提七尺笻，橫三豎四活魚龍，師資妙契針投芥，剔起祖燈一片紅。

竹峰真續

舉揚宗教法堂前，沙裏無油事事便，水闊山高未是險，好將公案去流傳。

籌室勝燦

坐斷孤峰正令行，光明非小古今騰，渾圇栗棘俱吞卻，銕笛橫吹江海清。

豁菴真一

宗風吐露聳曹源，華萼枝枝秀且鮮，明月孤岑堪落影，頭陀含笑眾人前。

鶩一常敏

執役叢林二十年，莫將公案秖如然，葛藤絆殺三千客，踢倒葛藤硬一肩。

偶菴性紀

昔曾的的遭三頓，始信頂門有楔抽，萬指人前親付囑，伸冤不共戴天讎。

豎幢智吟

祖翁基業不尋常，棒喝分明要子當，掣電機前酬法乳，從茲擔荷任敷揚。

五葉聯芳

威鳳山前六合雲，虬兒鼓舞解飛騰，天南地北東風張，掣起滄溟散作溯。

無染真蓮

實心實行老頭陀，瓶不敲殘已出鵝，贈汝烏藤七尺杖，撐持法苑行多門。

古眉行延

記取當年秖個事，埋藏雞足舊袈裟，闍黎得得知輕重，百萬人天蓋覆他。

遂菴祖緣

祖師心印作麼傳？打動禾山鼓響圓，判得銕蛇橫古路，神光寶劍焰當天。

行緜

康熙壬子正月十六日，監院鋒擊、耆舊夾山淨空等請師述行實。師良久云：「若據行腳，千古之下遭人檢點。衲僧家本無是事，求其實性皆不可得。從上諸祖有此殊勝因，成此殊勝事，余未具殊勝願，敢冒殊勝福，悉不負殷意。眉毛不惜，好醜難藏，概略大端。余本內江人也，父李、母徐，于丙寅八月十五丑時現幻質。不幸雙慈早背，被寇大亂，渾家蕩散，孤身奔至夜郎，諸難無不所歷。一

夕，夢霞披萬道，諸樹濃載雪花。次旦，敘其朋輩，朋輩云：『 此瑞兆也，子宜出塵。』余即辭諸鄰，至桐梓牛山，禮本師上丈下雪和尚薙染，命名徹綱，此戊子歲也，時年二十三。巾瓶一載，本師受督臺張公請，開禹門法席，命溪聲和尚立僧接衲，余依止焉。一日，溪上堂，眾師踊躍問話，余觸壁未曉，時素懷靜主在座：『 汝何不去問：如何是日用尋常事？』至晚，余即去問，溪正值陪客，答云：『 山僧正喫茶。』余云：『 喫茶後作麼生？』溪云：『 還我茶盞來。』余不領，即束裝過禹門。一日，問：『 如何是本來面目？』本師云：『 汝禮拜了，向汝道。』余拜起，如前問，本師云：『 鷂子過新羅。』余以作具摵一摵，本師驀頭一棒，恍忽之間似有所得，每則拳拳服膺，便作個見聞覺知解會。才恁麼時，便不知有話頭，于此自惕，何日明此事？嘗聞本師開示：『 學者尋常莫只認聲認色，一切截斷，極是省要，直下徹去，始有參學分。』余侍旁，一聞契證，撲迭掀豁，依依六載。于甲午春，本師省覲雙桂師，翁命余往侍，至翁座前，余問：『 冒雨衝風即不問，覿面提持事若何？』翁一掌云：『 通身去泥水，始可踏高梁。』余一喝，翁云：『 猶帶泥水在。』余禮拜出，翁命本師上天童代掃塔，余亦隨侍至漢上，藩下眾都統堅留本師開法靜明，余職衣缽寮。一日，問：『 結制解制姑休論，匹馬單刀事若何？』本師一棒云：『 死活也不知。』余擬進語，本師連打數棒，余云：『 老和尚手困，且放下著。』本師云：『 正要汝習麼道。』丙申春，本師上堂辭眾下東甌，是年費和尚開法堯峰，本師命余往參，費間：『 汝是真四川？假四川？』余云：『 和尚猶有真假在？』費云：『 汝為甚袈裟角拖地？』余云：『 和尚為甚話墮也？』費云：『 參堂去。』一日，召云：『 汝來，我與爾商量四川話。』余趨前作禮，費云：『 嘉州大像多少大？』余叉手向前云：『 且道大多少？』費云：『 者小四川也解說川話。』余云：『 鄉音從不改。』解制後，費受福嚴請，余過苕溪道峰禮木和尚，值解夏薦嚴，余問：『 實際理地原無生死，今時門頭假有去來，生死去來即不問，薦嚴一句願師宣。』木云：『 秋風吹八極，木落露千山。』余云：『 寶覺光中蒙法旨 ，金蓮界內悟圓音。』木云：『 且喜上座領話。』時木再主天童，余越往至密祖塔前，禮畢，遂偈云：『 半開紫菊經秋老，萬里南來禮祖翁，金缽泛杯波自涌，凌空寶月照山松。』自覺違師已久，歸福城省覲，本師云：『 汝參諸方來，如何是你到家一句？』余云：『 適才禮拜和尚那？』本師云：『 從門入者不是佳珍，上古尊宿未明此事，歷遍諸方，近日汎濫者眾，唯費和尚一代宗匠，汝宜速往，切勿虛度。』余即往。人事，費問：『 汝號佛冤，為甚與佛為冤？』余云：『 放過即不可。』費云：『 為甚如此？』余云：『 和尚也須

疑著。』費云：『 好與一棒。』余云：『 過在甚麼處？』費云：『 佛冤，佛冤。』余禮拜出。時年丁酉，于座下頓圓戒法，每每機擊繁浩，不及廣舉。一日，費召云：『 聞汝令師再受平西藩請，汝勿去，老僧決不辜負。』余云：『 深蒙和尚婆心，秖為某受本師提攜恩重，葉染根深，俟送漢上，再來親近。』費云：『 禪師家正要不忘木本。』遂視旁僧云：『 觀此子以實心實行，古人惟此一實，于二非真。』即寫送行偈：『 佛是冤家汝自知，威風凜凜孰能窺？因思昔日韶陽老，白棒拈來要打伊。』余禮謝出。時二隱和尚主三塔龍淵寺，余往參，職侍者寮。一日，上堂，余問：『 隱峰倒卓脫化，德山疏鈔焚燒，船子埋身水底，性空吹笛雲霄，者一夥亞郎當漢還可共話也無？』隱云：『 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余云：『 和尚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隱云：『 汝試道看。』余云：『 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隱云：『 也是恁麼話。』余拂袖歸位。日機繁碎，弗記廣載。余辭出，隱即贈以偈：『 佛是生冤家，知是甚面目？看三十年後，孤峰結茆屋。』仍返福城。本師云：『 吾有一問，汝若答得親切，許爾從諸方來。』余云：『 試請舉出。』本師云：『 鷂子過新羅。』余云：『 和尚慣得其便。』一喝即出。一日，問：『 全殺舌手，奪卻驪龍頷珠；秉金剛劍，截斷生死關頭。驪龍頷珠即不問，生死關頭意若何？』本師執起如意，云：『 手中如意生銕鑄。』余云：『 秖如羅籠不住，呼喚不回，還落生死也無？』本師一擊，云：『 正要汝脫灑灑去。』不覺頂門大破，遍體血污，陡踣于地，半晝方蘇，通身汗下，不見有一絲毫佛法見解，始覺歇得身心百無知解，把斷世界不漏絲索之境界耶？即頌一偈：『 生死關頭俱截斷，絲毫那許著情塵？一回迸出頭顱裂，雪擁紅爐未是冰。』本師接得閱畢，微笑，云：『 未在，未在。』余再呈頌：『 生死關頭，豈容巴鼻？雲散雨收，遭顛失利。直饒錦繡得高榮，也是卞和三獻玉。』本師頷之。余復呈一偈：『 碧潭深處龍難隱，峻嶺松高鶴自鳴。撥動天關珠宛轉，日用如何不現成？』本師深肯之，即買舟上金陵，寓茗粥居。本師一日喚余近前，云：『 汝侍老僧多載，將手卷來，老僧寫一偈與汝住山去。』余云：『 某根莖淺薄，莽鹵多端，何言住山？』余拜辭，隨藏經前抵漢上。本師上廬山終老，藩下眾都統發啟，耑使迎歸漢上淨明結制，制中五千餘指。越明年庚子解制，本師出源流拂子當眾吩咐，余堅辭不已，受之。只于綱之初願，定無許多絡索，但以鞭逼生死為大，亦非再來之人，兼以根識浮淺，況不能超群越世？若論向上行履，唯自知之。秖若求明師擇知識，必須親近直截斬豁之手，方能了此大事。山僧再要饒舌，又是公案幾重。珍重！」

佛冤綱禪師語錄卷第十

佛冤綱禪師語錄卷第十一

嗣法門人行延編

法語

洗墨禪人

超方禪客遊天下，荷負清機如中筈。桐梧樹上棲鳳凰，清秋明月涌高岡。孤影江干寒照水，交馳初逼海蟾鄉。庭前花笑風吹落，究竟依然空突兀。卓卓曾謂見根由，睦州拶折雲門腳。再參一喝三日聾，淹他籧篨裏埋蹤。須彌芥納毛吞海，眨上眉毛千萬重。拔龜毛，栽兔角，胸裏乾坤橫倒握。便是羚羊挂角時，拄劍眉間生殺活。是亦鏟，非亦鏟，四句百非從何展？囊藏日月天地寬，縱橫捺著如珠轉。

天湛禪人

生死之始，起滅之初，欲究妄源，須明起處，遂得心境融通，應須進修策發，責躬省己，只在最初一念，直悟本心，自然言思道斷，堪作真歸，豈假功成，本來如是。苟能深持祖佛大意，故得智炬增輝，照之如鏡，何法不明？歸之如海，何川不入？局方隅之遠近，定器量之淺深，約以大根，如日出高山，駛見鞭影，豁爾真心自露，無起即起，起即無起，非起不起，是不思議之境界也。

示尼心止

昔隱峰倒立而化，其衣順體，遠近瞻睹，互驚嘆異。有妹為尼，乃唾之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榮惑于人。」以手推之，僨然而踣也。又實際尼頂笠直造金華室中，遶座曰：「道得即下笠。」如是三問，華無對，尼疾去。看他得底人，著著有出身路，不唯宗眼分明，亦顯師承有據。若未踏著，操稟不確，不但行徑峻絕，兩返退屈，流入生滅法中，背悟從迷，何有湛然凝寂之函蓋？予幾過江城，有心止尼索法語，每見參究真誠，予不吝忉怛，舉上古鋒捷宗匠，似囊錐始露，刺著令人血淋淋地，如揮寶劍，萬緣千絲剎那便斷，去卻虛謬知見，要植般若之因。幸值色身安健，不逢諸難相煎，逆順卷舒，直超格量。到此還識逆順麼？閒人須是忙中得，急水灘頭好下鉤。

徹堂黃居士

從上稟承無不指示，向去外求不能內省，于六根之中逐境界之所流，枉功多劫，違背己靈。徹堂居士！汝近八旬蹈我禪闔，乞我所示。觀汝之形質，如長波東逝，殘照西垂，風裏徵燈，艸頭懸露，電光爍目，朽樹臨崖，乃至出息入息之頃，迫于衰耄，不覺寒暑遷流，漸至于此，故知此身終從變滅。古云：「無物從緣起，無物從緣滅，起唯諸緣起，滅唯諸緣滅。」到此還知起滅處麼？萬象自分麤易辨，一靈含性密難明。

倚天禪人

乙木架輿梁，青獅能踞跡，當年行腳苦，今日非容易。為法尚三登，海波無寸尺，珍重絕短長，學海勤朝夕。我樨得師家，青天轟霹靂，古人遺有言，病問維摩詰。作佛學坐禪，磨磚豈一覿？車牛踏殺時，長空橫銕笛。本不假他求，那許更再覓？移足似登梯，出言須中的。學道勿憂貧，親師看順逆，攜钁植青松，擊竹芟瓦礫。笑指老臊胡，楊子江心立，休將世法看，精進要瞥地。

珂木禪人

靈利漢，機前領荷，無愧古人，如擲劍揮空，勿論及之不及，儻能逐句尋言，一生甘受埋沒也已。若是高尚之士，小徑不趨，大方不蹈，當下超越，是知攪不渾，撲不碎，所謂門庭差別，照用齊行，道眼殊分，峭拔孤俊，皆謂從前師家鉗鎚妙密，點著學者命根，造雖逸格，今之諸方所說，無不美麗，過在有時破二作三，有時分五作七，不與學者勦絕，令伊迴無入處。若要不落數量，唯在離一切相，心無異緣，六根屏淨，朝暮自究，盡力行之，做到貧恨身多，心法雙忘，如水投淵，自然七通八達。到此水月齊觀，風雲一致，已彰蹊徑，亦能高聳人天，壁立千仞，方稱為英俊漢子。

不二禪座

順旨 歸宗，千差涉入，隨用圓融，自諳深淺。然而此識懵昧，總為今時禪學不圓法眼，皆是理事成礙，頓違本願。一旦虛擲寸陰，烏能甄別？直須達理通事，境界不能拘，見聞莫能惑。若了無知，觸途無滯，故知理事雙明，方通圓旨 。欲深達法旨 ，非上智莫及，豈下機能通？直教萬行熏修，轉加光潔，斯乃隨日磨煉，謂之逆法。

所行削繁簡要，去偽存真，皆令一切含生盡入一針鋒許，一切時中不忘其照，刺破無明根坻，萬行垣墻堅固，到此逆順何生？使其萬機頓赴，或認有覺是真佛之形，或傚無知同木石之類，斯為解脫之門，似不撥波求水也。勉之！

天恆禪者

用暢深極，萬象含于一字；採撮幽機，千訓備于一言。括眾經之秘，包群聖之旨 。寧為淨法之所治，不為垢習之所染。乃為旦夕所熏，更無玄解義路。唯本識之含藏，同太虛之廣納。或見或聞，而作利益。蓋為法源諦當，徹證本心。若未到過量穩密處，不可將甌盛水，擬比大洋也。至切至囑。

爾充禪人

印心之旨 ，一絲懸于九鼎；法要之綱，五葉芬為萬卉。既而撐天拄地，悉被其蔭，百匝千重，毫芒不隔。凡夫聖人，其一體也，殊相劣形，無非幻色。從上古德出，其名振當時，流芳後世，皆謂艱苦精進中得來，每于無間斷裏做去。挨至理極情窮，或于喝下領略，或可棒頭翻身，把無量劫來諸般妄想，思善思惡，一拶百碎。亦如日月當空，照徹世間無黯昧；似山川展注，闊周沙界有蹤由。遍野禎祥，隱顯莫測。苟能把住放開，著著有據，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試問大德還得麼？本懷露遍情還愜，駟馬橋頭展笑顏。

不羈禪人

凡舉念參禪，無有不徹底道理，最怕形容可觀，肚內虛頭。若遇真正宗匠，指伊放下人我擔子，脫去是非窠臼，迥然殊絕，硬糾糾地契合從上諸佛諸祖深旨 ，徵酬古今閫奧樞要，終不坐于死水潭中，而大機現前，四稜榻地，誠能具衲僧氣概。至囑。

籌室維那

擔囊負橐，蹈跡宗門，安忍與金石同固，戒行共寶珠等色。區區懷抱，融然靡執，創究識于倒情，策淨心于妄境。所以自古英哲各採其志，不在篆籀異文，單梯向上蹊徑，明心塵之顯晦，曉業報之淺深。束修履道，言行無傷苦樂；翻回妙智，人我轉為暢心。而初悟

始學，滯惑者多。室維那直心、直行侍吾數稔，遞相扶獎，慮法忘形，不苟求于人，自守足于己。每究耳提面命之悃，所積老僧日錄，不憚風波之險，合朋輩陟至嘉禾，請匠災梨，三月工竣，板送楞嚴紫柏院，倩彼流通。返棹西還，推三峽之磔磔，猶靈若之觀井，牽巫峰之十二，泯雲夢之在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苦辛藏于日用，饑餓昧乎理緣，暑寒莫能窺其機，辯譬不可宣其實，擬書數語，以旌其勞。噫！俯窺心似江天遠，懷抱情同歲月深。

倚天書記

佛法淵奧，一真常湛，萬聖乘機，事廣文殷，言高旨 遠，依依法座，戀戀禪門，不失寸陰，堪為學者。凡入叢林，依蹈祖席，見明眼師匠，請釋所疑，以祛其惑，行不負于所知，言不傷乎物類，智慧之光猶初日照，忍辱之力如明月珠，校其誠實，匹其聖哲，方當覷破古人關鍵，翻思甃磨菴外，扭鼻負疼。上堂捲席，脅下築拳，推門拶足，吹滅紙燈，欄干鼓翅，墮枕碎甓，或顯其遠，或徵其近，如此比類，不可稱述。倚書狀侍，吾念稔朴朴素素，受余熏習，砥礪仲昆，敷究幽微，酬方文翰，擇善友以論文鋒，效先覺而生智慧。殷事老僧日用，資其殘篇，貯其剩簡，彙成三帙，刊入楞嚴，萬里一柁，咫尺風帆，怡然不倦，奪彼前心。稽上古之斯盛，事佛法之至尊，盡善盡美，如金復冶，似玉更彫，香城之瑞，千載再逢。至此可以持身濟世，以佛祖之心為心，卓爾不群耶？囑囑。

葉雲法姪

為人朴素，未兆之間，從根本中來。而誠敬之重，秉自宿因，幖幟之心，實惟素蓄。意蘊千載，念纏一身，則于內無心，于外有志。所以古人納履則兩踵井穿，斂襟則雙肘皆現。董生百結，顏子一簞，悲夫！受辛剋苦，請益無倦，隨機密用，猶無德而稱焉。至于守道順理，或著行成于己躬，福流于後世，匪力須窮于三思，不可貽謬于四海。諦當操履之士，則知天地玄遠，佛法廣大，受于熏習，成于繕剋，然後鑒鏡三明，雄飛七辯，由尺鷃而比大鵬，凡夫而窺聖哲者哉！雲維那不易研幾請法，余亦書而略摭，雖雅趣佳詞，而指喻難極。若要持身濟世，須觀渤澥之廣，莫保涓流之涘，藏德業于胸中，棄繁與于大壑，譬猶溪派歸海，氣量泓深，雁鶴搏空，任性無礙，豈不卓卓然哉！

豎幢西堂

教外之旨 ，猶若虛空，包含萬彙，橫亙豎窮，兩儀周遍，靡所不被。蓋載物我增長之全體，大用繁興之生機，盡三千大千之剎海，始知教外義理，亦如日月照臨，雨露沛澤，而順逆縱避，受其處分。今之學者，更不求其大手眼師匠整頓，自硬主宰，負性憎愛，記憶情識，充塞心田，所以昧明日月于晦澤，濛未越宇宙之寬廣，不慕佛法之極尊，少慮無常為重海，皆因差別多途，情塵不透，見處不高，檢點不到，差排不受，遞相汩沒。所以古人開闢蹊徑，要使大地眾生，斷息憎愛，超越苦輪，莫悛義路，惟在空閒寂寞之中，馳求意絕，攀緣心拋，情塵頓破，是非遠涉，藤窩利斬，渾無世諦干懷，而色不異空，空不異色，方稱為大般若中人也。

耀文禪人

學者門看話頭，要在起疑情、了大事之心諄切，不在記多玄辯填塞于心，逢人強資談柄，終不從門出之佳珍，亦非己躬之所悟入。上古英哲行參坐究，并無外法干懷，纔起浮妄之念，驀拶將來，覿體全彰，打成一片，當下廓然。若或猛利不切，擬待勸發誘引，逐理涉事，深慮擁念，更加第二種妄習。若要精通處分，必能擇明師的的指點，漸漸趨進，逗到懸岩無汝蹴足境界，勢忘身命，萬難千艱，及乎無人無我，瞥轉一機，乃可入道。終為保任此事，便將從上千七葛藤一刀倒斷，祖師關捩負荷一肩，縱橫無礙，俯仰折旋，具萬億種莫測之三昧，覷盡諸趣，方為歸家穩坐之漢。

見我禪人

削染緇衣，必要知因識果。然因果與五道六趣眾生，共有受知之分，相緒以能忽之。若今生陶煉之功，漸積當來果識之理。至于若佛若祖，途逕不異，一念之間，必有一因一果。然佛祖與大地眾生，素具形骸，自是一物，一善一惡，各隨念起。爾等既荷參究真心，兼佩慇懃趣旨 ，脫盡廉纖，不用多種狂解，不落有無情見，惟蹈選佛高場，遇德敦舊規款，依師慕道提策。汝宜寤寐無忘，撫躬慎重如矢，庶懷臨深履薄之懼。山僧恁麼說話，早為多事了也。

耳海禪人

大機剔翳莫能擬，匡濟末流如止水，曠蕩乾坤一派歸，實由洞達其源底。徹禪人生緣滇域，行腳錦江，杖頭撥亂無限煙雲，腳跟踏碎許多山水，善遇選佛場開，得見辣手師匠 ，不用開口、不用動念，

早已拋家失業，但要擊石火、閃電光，如奔流度刃，纖塵不立，放出陜府銕牛，挨倒嘉州大像。既至蹈我昭覺閥閱，將謂無人跨下，被山僧一針針著膏肓骨髓，只得兩腋汗浹，稍喜甦來，欲要覓個安歇殊方。咦！若得秉受曹源的旨 ，大須到九輥十八跌上，不因地倒，還從地起。豈不見？而今諸方盡是麒麟獬豸 ，一一騎聲蓋色、一一超今邁古，所以大法傳于立雪斷臂而恣得髓，番為一花五葉之不墜。汝既挨拶得來，休貪目前些見，徒弄舌脣說食，豈能飽哉？

兩太維那

前輩諸佛諸祖，高蹈九仞，孤露他方，涉盡徑蹊，百千方便，啟導開悟，幽踞大床，概臨廣眾，豈待停思佇想？怠惰無勞，安有超越之分？然則參悟大事，資其勤苦，削其垢穢，捐捨飭榮，及至道備德隆，愈增種種三昧。于是裂開寶所，悠轉法輪，沛澤普施，如藥王起病，甘露濟渴。于般若場中，示于機先，發于言外，聆其參扣，念念歸于八識田中，順境逆境，不動不搖，立定真實正念，世世不忘苦研深搆，以勳習般若哉！

文雅侍者

此一著子，若不遇直捷斬豁，斯人作計摶量，難于趣入，而乖風日扇，情雲倏起，壅塞八識，障礙真心。所以古人道個離四句，絕百非。總之，遠涉迷悟兩途，豁開顛倒之域，而以休心歇意，革妄謬識情，即心是佛。然心有明昧，性孚氣量，故聖賢之氣量，觀大千界如掌中，目無邊海為微塵，皆明也。又有輕慍易喜之量，動或形于忿怒，輸于攘臂，皆昧也。惟是學者，每于未悟未徹之頃，切不得溺于毫怫鬱艸之阱，焉有短綆而汲深泉乎？則人之才量，有涵養之說焉。言聖人之性，從無別法，唯是一心，不就憎愛之見明，而充擴太虛，無所礙矣。至若量之大小，古人淳全而易化，今人澆醨而難化。其道大之德備，淳全矣；人情之易遷，澆醨矣。然叢林儀範，規正學者之術，除愛憎，捨染習，結成一種日用工夫，精專實義，不起顛倒，把從上佛祖本有之性元、所證之三昧，歸會一源，頓消迷妄，所謂向上機，在仁在道，易如展掌耳。切切！

五葉維那

古人禁足安居，曲垂方便，指教學者心無間斷，念不棄離，參究懷抱，忽爾打破漆桶，四聖六凡本來具足，更無隱覆，洞明佛祖心

肝，徹證本有五臟，情浪絞乾，塵埃洗淨，信手拈來，信口道出，安有絲毫剩法？元來擊石有火，撥灰有煙，驀忽焰燎面皮，直下痛快，噁者一星兒，方知十方世界火爐闊。

宗旨禪人

適來為師為學，直要親見本有原常，向去三根椽下，七尺單前，志願資深，奮起勇猛，順逆苦樂，纖芥不容，朝挨暮拶，而任性指陳，皎如白晝，瑩若澄潭，發揮劫外威光，指點寰中根蒂，是謂純一無雜，而拘絆不著，道亦相繼，德亦相應，首尾相續，暑寒未嘗易移，始知食蜜甜舌，嚼蘗苦口耳。

會六禪人

己躬大事，恣向操心取辦，硬嚗嚗地定要廝捱打徹，超越先輩。較他威音那畔古錐，實以大事繫綴于心，己躬立腳穩當。審如其諭，先輩所操之道，即是今人所學之道。前獲之心不廢，即今之念不休。信得及處，便是靠得穩時，要與前輩共證共入。縱或廝捱不到古人地位，只謂迷妄在眼，積為在念，故之識馬易奔，情猿難制，所以籠罩淪溺者矣。惟向真實法中，卓卓地忘餐廢寢，死盡偷心，抵敵生死，不拘三二十年冷灰豆爆。故知此段實真受用，大若虛空，闊如法界，不期然而然矣。

雜著

挂鐘板。「整叢林，齊號令，椎下分斤，為汝徹困，晝鞭夜策，雙眉剔起，看是甚麼？」遂擊，云：「即此分明休卜 度，返尋落處轉千山。」
開爐，挂鐘板。「覿面一著，今古該通，格外玄機，當陽正令。即今正令已行，頭正尾正。」舉椎，云：「霹靂耳邊毛骨聳，擬思量落二三機。」便擊。
天童密師祖幀前拈香。「劫前運足，世外橫身，把定虛空，風高月冷，度刃奔流，機無少剩。即今為甚麼鼻孔在某甲手裏？」爇香，云：「情識相牽罣脣齒，兒孫鏑鏑露鋒鋩。」
雙桂破師翁幀前拈香。「若不究根源，觸途便為礙。」爇香，云：「雪深三尺，不暇掃除，以強勝弱，見處偏枯。正恁麼時，天下人喫棒有分，且不肖 兒孫合喫多少？紅爐煆出真金色，妙手磨成白玉瑛。」

費隱容戒和尚幀前拈香。「電光石火驅寰宇，奪鼓攙旗豈假思？爐焰不堪酬戒法，當時一拶恨猶遲。」爇檀片，云：「喫鹽喫酢知酸澀，霜滿階頭月滿池。」
本師醉老人幀前拈香。「三十年前，討腳跟不著，富者饑寒。三十年後，擔雪填井，牛頭安尾上。正恁麼時，有冤沒處伸，沉檀但借爐中放。」便爇下。
誕日，幀前拈香。云：「涓滴尚不肯遺，甕頭何曾失鱉？尋常一味恁麼，不敢倣伊途轍。」以足頓地，云：「生平被者老和尚奪得空無一物，戶破家亡，直至而今一場敗闕。雖然如是，秤錘搦出佛燈油，不合燒香酬曠劫。」

熊耳山禮初祖塔

眾山不在目，比擬立雲間，氣勢猶吞海，皮鞋挂杖端。雪深僧斷臂，缽冷帝吟難，熊耳山前月，照人毛骨寒。

風穴禮沼祖塔

風高瓶浪分江國，寒色青青鎖萬峰，俯仰塵寰聲價重，望州亭畔有吟龍。

首山禮念祖塔

口裏法華香欲滴，影疏自絕石床憑，悄機不在聞啼鳥，欲究寒潭孤月澄。

天童禮密祖塔(二首)

半開紫菊經秋老，萬里南來禮祖翁，金缽泛杯波自涌，凌空寶月照山松。
少室風悲咨石壁，乳香長夜滴猶濃，幽致謾窺紅爛熳，槫桑鏡挂海門東。

金粟禮石車和尚塔

大舶小江無可濟，五湖巨浪演高帆，當年未盡龍門興，風化何曾一觸翻。

和普明禪師牧牛頌

未牧

走遍天涯日吼哮，空山往往歷途遙，幾回飲水連溪動，那得相將保稼苗。

初調

扭著鼻頭急急穿，從教劣性緊追鞭，今朝歸伏童兒手，處處行來步步牽。

受制

氣志頻頻不疾馳，溪山雲影轉相隨，朝風暮雨幾多日，且得山童勿厭疲。

回首

清機撥著便回頭，那得剛兮那得柔，觸處不教忙歇下，時時趨逼豈停留。

馴伏

水齊艸足臥松邊，人亦牛兮牛亦然，卻把鞭繩俱放下，呼來喝去不須牽。

無礙

翛然得意體如如，萬派千岐無繫拘，坐對松陰輕演曲，清平處處樂無餘。

任運

一段風流宇宙中，煙山煙水艸茸茸，山深樹密忘懷也，高枕無憂臥正濃。

相忘

廓落乾坤掌握中，光吞萬象體和同，雲煙一片終難別，一任西兮一任東。

獨照

輝天鑑地日安閒，四野頻分漢外間，跌宕輕煙留月色，當陽獨自照幽關。

雙泯

處處人牛無跡蹤，一輪明月挂長空，歸來意已多端的，一派風聲壯古叢。

佛事

為雪子禪人起龕。以杖擊云：「觸不得，背不得，三伏多寒數九熱；有不得，無不得，但看火燒海底裂。既觸背不得、有無不得，合作麼生？」復以杖擊龕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舉火。「略彷橋攙前踏折，形山取寶，乾坤陡黑，依然日午一天星，崑崙走向蟭螟睫，到此都盧畫不成，莫道山僧口門窄。雪禪師身離瞿塘，機活吳越，正與麼時，銕牛吞卻石麒麟，烈焰光中撈得月。」

為千江老衲火。「是個甚麼？月映千江，峰頭浪起，銕鑄舟航。是生耶？紅日東陞；滅耶？明月西墜。不屬生滅，猶涉階級。且不落階級噇？七十年來今坐斷，五雲影裏銕崑崙。」

指南禪人火。「個事無籠罩，惟餘一著親，日午金雞叫，端入鳳凰城。南方來者與他上載，北方來者與他下載，且道中間向什麼處載？細看風牽波浪動，休疑日影不停時。」

為丕元禪人火。「波沉是水，壁立是山，聲色消盡，一重玄關，虛空包萬象，大海納百川。丕禪人！時節及至，觸事悠然，且如何是獨脫超然一句？昨夜寒光射牛斗，今朝芥納須彌山。」

四哲禪人火。「踢倒生死關，只麼無回互，生前千種巧，臨危一物無。哲禪士！四十餘年事，宛如一瞬盱，秖此一機透脫，任爾悠游闊步，徹底萬丈寒潭，皎皎銀蟾獨露。正與麼時，須知入火不燒、入水不浴，畢竟以何為據？」擲炬，云：「若識渠儂真面目，快意追風天馬駒。」

為拙禪師起龕。「楚水巴山，風霜歷盡，入我門來，因邪打正。」左右顧，云：「大家相送上火場，烈焰燒空光噴噴，舉火來去本無

蹤，透死透生登寶所。信知堅固身，是銕是銅鑄。一火為拙禪師，黃龍之孫、白峰之子，數千里行腳，眼空四海；六十二春秋，修持無怠。即今高超物表，合日月之玄光；迥絕名模，顯象龍之真用。且不涉奇門一句如何委悉？」攛炬，云：「凝露如珠花下落，江天何處不秋風？」

了玉禪人火。「金風扇葉，細艸含霜，菊籬合殺，拒退小陽，此猶是寒暑迭遷、推移四序之際，須知有不受寒暑擺撥底。」攛炬，云：「千溪雲白如冰冷，萬本喬松不礙青。」

為涵相大德起龕。「不住青霄內，突出關萬重，納定微塵裏，放步藕絲中。正當恁麼時，要且車不橫推，理無曲斷，出門一句又作麼生？」以杖引，云：「蟭螟眼睫三千界，不動根由拄梵宮。」

舉火。執起炬：「者裏若是，似搆鏡中花影；者裏若非，總生佛之樞機。非中非外，妙密縱橫；無去無來，二俱坐斷。今既勘修事辦，廓徹靈明，荊棘林中抽身，亦似翻波陽焰。生平警悟流俗，作將來之典型，以至奄爾真歸，甚生光彩。正值寶月凌三際，碧萼吐千尋，猶未是我涵相大德轉身處。如何是轉身一句？」攛炬，云：「著。」

為瑞靄大德撒骨。提起骨槨云：「列其生耶？不落別處；究其滅耶？太陽溢目。怎如靄大德真實行藏，機宜峭絕，為瑞為祥，蘆花覆雪？」遂撒云：「江頭細浪生，餧魚兼餧鱉。大眾！若向此透得明白，始知天無第二月。」

為西竺法弟火。「弟別情何易？兄送語猶難，一炬剛執著，潸潸淚哽咽。」以火炬打○，云：「爾我風雲聚會，清操無怠巾瓶，雖未陞堂說法，且喜續偈傳燈。孤芳峭拔，透脫死生，是謂形蹤頓盡，影像殊分。大眾！且如何是逸格超方一句？莫大虛空頃撲碎，銕船無底海中行。」便燒。

為清源水頭火。「昭覺辛勤整八載，大都秖是行門堅，不謂此番重舉似，撥轉路頭踏上關。且作麼生是上頭關？雲潑碧岩千仞翠，月含雲翠萬溪山。」

逵哲、徹機二法姪請為艸堂吼一和尚起龕。師云：「腳下無私皆淨土，半是心空及第超，銀山銕壁無遮障，曩劫根塵當下消。諸人還知麼？此個如幻、如夢、如影、如響，者段光明刀劈不開、火燎不上，鑑地輝天、光前裕後，以此腳跟證據去時，而艸艸含香潔、花花帶春容、水水招日月、山山堆白雲。秖若畫斷牢關、劈破保社，頓超清淨之域、不受風雨之懷一句作麼生道？」以杖指龕，云：「一片坦然登覺地，萬機頓赴一機中。」

入塔。「者漢到處逞驢脣馬嘴，開飯店于明水，使天下衲僧沾脣者，個個刺腦入膠盆。此是我法兄精持白煉，劍刃橫施，眉毛插

漢，鼻孔遼空，生銕鑄就身心，金剛煉成眼目，卓立塵勞之中，永為古今標格。末後失腳于白花潭畔，收竿罷釣，竟爾趨歸。到者裏，斂萬疊之波瀾，含無量之妙義。且道：者一毫頭從什麼處得來？還知安身處麼？」卓丈，云：「端表謾看懸日月，任從塵劫幾滄桑。」

為大夏禪師火

「大夏大夏，懸岩散手，一絲不挂。山僧徹骨徹髓，痛為與汝說法。若或有愆尤，覓罪無縫罅。火裏銕牛兒，要騎快便騎，要下即便下。佛國天堂任去游，地獄三途何懼怕？咦！放下許多閒念頭，一彈指頃超塵剎。」

為王氏火

以炬打圓相，云：「墻畔髑髏塚，階頭笑語聲，即此當機薦，踢脫涅槃城。王氏碩人，其為生也，謙和冰玉潔，素質表忠貞；其為滅也，淨域頻移步，火裏蓮花生。恁麼道，只道得個生滅句。只如不生不滅一句作麼生道？重山疊水連雲翠，盡在綢繆裏許中。」遂擲炬。

四位和尚總奠章

謹以蘋蘩菲饌之奠，致祭于同門四位和尚覺靈前曰：「嗚呼！師在高堂，子已先沒，尤然日面，倏焉瞑目。且也一載未周，頃爾群獅殮伏，茫茫驀地遺書，一一重為舉出。布羅網，玉泉寺裏打鳳撈龍；把釣竿，嘉陵江上東拋西摝。棄妻孥而為法軀，忘替同門而溫親水菽，蓋四位和尚之行徑也。自合計較翻成，必須光錈吐露，萃然雙鳳辭巢，相憶蒼龍出窟。憐孤月以隨身，慟丹霄而獨步，拭秋光而螢散金燈，排夜色而蟾鳴玉樹，不化緇素而停毒滄桑，直跨煙雲而游戲淨土。吾師將登九秩，尚在領眾匡徒；阿們逾及七旬，何其辜鯨負鷟？大好引水澆蔬，相向拋磚引玉。昔同于八角亭上，嘆悟祖三敕黃而三宣；再伴于駟馬橋頭，憶相如不高車而不復。自茲分袂，各排門戶。大擲香鉤而鯨鮫振鬣，翻作五湖沖浪之儔；幸撾塗毒而龍象蹴騰，忝為十八高賢之數。傾法海而大肆汪洋，瀉禪河而展轉流布。高樹垂衍兮，受英芳而覆蔭；鷲嶺遺來兮，秉單傳之載囑。機緣偶爾兮，碎三玄以濟恩威；爐韝高設兮，折四揀而施養育。永載禪燈兮，粉骨碎身未足酬；深入堂奧兮，越聖超賢以免

辱。巨壑藏舟兮，射愁雲而慘慘；幽林挂月兮，擺酸風而簇簇。等包囊以放下，思形影而相附。即此用托出虛空饌一盤，明頭來拈起須彌香一炷。不知渠儂來不來，洗我心頭者衷曲。咦！撒手分明兩罷休，爺在高堂子在路。悲哉愊惶，伏惟尚饗。」

為野月和尚設奠。「八風迴扇，萬籟咸共其音；兩曜昇暉，千形不匿其影。一切如電，揮百歲于俄頃；積念真誠，種種樹符般若。敞營閣之在茲，懷道守素；歷歷蘊同彼岸，逐耆年于今日。及到水窮山盡，向白雲堆裏，便好霽月光風，依俙形像，彷彿音容。正恁麼時，岩花雨洗，嶽峙煙籠。且覿面一著，還有道誼相資也無？樹因曠劫終微散，響報茲生託景中。」

起龕。「適才座上敷揚，得又龕前話會，恭惟法弟和尚還記得話頭麼？」以杖打○，云：「若恁麼會去，始信生死之道總出者圈縗不得。既出不得，密移一步，廓開曠大門庭，裂碎死生窩窟，直如千差坐斷，末後一句光揚。且用處得大自在，依然條令森嚴，再得佛事既周，不免從空放下。」

入塔。「石牛吼破真空外，木馬嘶回碧玉樓，吹去白雲咸摵粹，可堪風月滿山頭？所以，停思息念，有生有滅之機；識境識人，無起無作之相。昔僧問法真禪師：『 如何是無縫塔？』真云：『 高五尺。』僧云：『 學人不會。』真云：『 鶻圇磚。』」師云：「法真指高論低，匹其不足。者僧雖是驥見鞭影，其奈胸頭抱磚。即今若有問山僧：『 如何是無縫塔？』答他：『 舉世難鐫巧。』進云：『 學人不會。』亦答他：『 秖可埋蹤，不可泯跡。』更向湛寂光中略伸一偈：數峰屏列岫，當天闢一龕，休論端的旨 ，此地是牛眠。」

高梁含一八十翁入塔。「金河漉漉空撈月，入水入泥影自隨，荷戴淵沖咸五百，莫教忘卻路來時。恭惟含一禪翁隨機開導，未嘗懈怠，袒率硬糾糾，生平不捏怪。法身常掃，護波離之戒珠；妙相既衰，響長空之天籟。腳下無私，得大自在，可規末學之準繩，不涉虛頭而梗概。始終以法純身孤卓，英風不邁，轉身處踢倒銕壁平沉，影光中爍破玄關遮礙，逗到八十年來，今日依然納敗。且道：即今含一翁向甚麼處去也？一踏當天百念消，永鎮孤危堪表率。」

佛冤綱禪師語錄卷第十一

佛冤綱禪師語錄卷第十二

嗣法門人祖緣編

書問

柬河西聖鐸和尚

昔駕破暑還山，即欲追隨杖影，依蹈師家叢席，出入未敢自適，一味順其世緣，日覺諸事冗冗，落于似閒未閒之際，弗及奔趨猊座，返辱瑤箋雅教，快目賞心，殷殷道誼，敢不深銘。弟自南還，觀之吾蜀法道，不惟使人瞻仰有分，而且引鼻寒酸，真法運日衰，深可悼也。向諭中有興肌骨古席，惟冀高揮白拂，幽整頹綱，弗致宗風委地，兼得不時過敘，罄慰于懷，何啻三生。即幸悉聞遠走拜墓先人，想鞴出于萌動之初，徑遊省會，又得把臂于荒山，細論武林風月，如涸魚得潤，洋洋在上矣。瞻溯之至。

柬太平牧雨和尚

春首晤對，夏又秋矣，自覺日月之如駛。觀兄落于千岩萬壑之中，林泉竹石之勝，放情適意，取必悠然，蓋尋常人而不能樂此境界耶？弟數年前，有念瞻拜馬祖遺像，方過寶山，以敘別久之誼。恂恂表帥，日覺冗冗，阻其興也。弗能領此深意，則又蹉過時光耶？渴慕道範，想聆教言在即，悉承存念。遣使問候本師，趨高梁掃塔，遊渝城，尚未還山。雖竭力長途，斬新祖席，足下聞之，起坐相安，亦必愉悅。奉復，深禱照察。不備。

復湖州府尹鹿門居士

弟自南還，未嘗少刻不懷思也，雖深企慕，天各一方。頃接遐範，閱至耽病，古人無病禱祈求之所云：此病因四大，亦不因四大。可謂深得病之病趣，則不病在膏肓也。然未病已病，拈向一邊，日面月面，一串穿卻，致令不作病會、不作不病會，全體是光明藏，滿目是大歇場，轉使維摩欲覓起處不得，此真病耶？既為臨濟烜赫兒孫，揄揚佛祖之大機，弗在登曲汞，揮麈尾，展拓手腳，以當宗乘，貴乎語徑流芳，則將來耳目多聞多見矣。曩者弟錫雍州時，吾兄有語注意纘續指月之裔，或得尊宿之機緣，或得諸方之偈頌，勒成數卷，可謂攪長河為酥酪，變瓦礫為珠琳，截龐老之機，起尼山

之脈，合符本師興矩五百歲之叢席，而吾兄焰續五百年之傳燈，不惟泉石光賁，亦使天龍呵護，庶千古不磨矣。惟祈道體康勝，為法保衽，不宣。

復振公翁護法

久睽道範，少慰悠然，如隔三生石耳。忽止鏡禪師南來，得接手札，恍若雙溪晤對，開豁眉顏，刺于肝膈。忖思八千里外，翻慮情懷，非多生之緣，弗能持此念也。所云主叢席者，隆替非常，為各鬧門庭故也。然鼓唱于東南，未必爭光于西北。足下如明鏡當臺，魔佛各露其本端，逆之古規蕩廢，雲水逸群，獅麒隱僻，縱毘耶老人復出，難喚醒其一二也。又云：行見將來擊楫下江，有幾道神光變現？然此般若之因，非小小因緣，不可目之于時，又不免動我山林之思。衲經今隨侍本師，轉以院事逼勒動止，未必取適顯密，木獲自安。少聆玄誨，俟知命之年，泛一小艇，長歌東下。闊別數年，道誼兼謝，隆護正法，臨穎弗悉。

復易修施護法

自別足下，屈指四秋，回意于煙雨樓頭、雙溪橋畔，飽眺湖光山色，楫之洒然，今即不能得也。承札招主東南法席，但衲數年以來，每侍本師剪荊芟棘，兼以兩下江南，往還數載，屢欠芒鞋債負，苦迫時光，于法無補，愧不能領命。昔我法兄懶和尚有意南遊，至今念弗能灰，異日拖笻東下，方領遐誨，慨承將我雙桂一脈，意注恩深，想于鷲峰頭而頃袂矣。臨穎禱切。

復漢陽千峰大師

舟移漢鎮，四載少申，得讀手教，如晴雁排空，羽翼自是舒暢也。浪想錦江禪侶，各探本領，競奔吳越，莫不遊于門下，佇望加殷，得滋槁木。近聞梵剎重新大搆，使往來商旅瞻之服膺，傾竭向意，有安期集眾廣種般若之因。儻護法就糧錢充，可趁水和泥而了此一段好事也。幸幸。

復嘉禾清白師

揖別雙溪，忽忽四載，遙注雅儀，必快情況。今秋止鏡禪師歸，言及菴中碧桃修竹，歲歲參天，菱花池水，香映宛然，以快生平之耳

目也。予苦逼時光，走半天下，恨處之情世倉然，惟昭覺祖庭廊廡遼廓，非一人兩人可就，只得推前拽後，緊挽時光，故爾情悃欠申，想弗咎耳。

上昭覺老人啟

客歲歸中川，似為他人落水，以溼自衣也。此乃二俱脫略，惜哉！陷虎之機，每每秖自討論，向阿誰告語？即欲還山省覲，恨日已多。忽靈木叔至，拜讀珍言，恩至渥也。殊憶春首輕言戲劇，興造未符夙因，正謂饑腹未扃，艸已踐倒，良工未搆，以唱他方。幸瑞靄靜空，遺衣缽之餘，議同多姓，翕胥從之，秖得拖前拽後，以倡施者。欲終其志，惟願老人視古字如寶峰之有羅漢、天童之有龍池也，激其檀信欽崇、行人佐助，剪除三十年荊蔓、剔起數百載殘燈，開方便門以復其初。瞻拜依依，不盡縷縷。

復中川錢邑侯(諱交叟)

日前輿蓋臨山，適契咨詢，徵詰往哲，不減裴、龐扇美。令衲聞之，獲大利益，日尤趨慕，想護法蓋從佛祖位中來矣。夫政旁午，又能為眾竭力，可謂含光育德，湛湛恩輝。兼又往往訓其民切，大約殘黎少沐蒼恩，鏤之無盡，諸古常住，荷蒙孚祐。但秖荊棘塞路，瓦敗椽毀，山野不忍瞻其木本水源，暫爾修補。稍遲數月，方得過闠闤，飫領香齋。承惠珍貺，附謝不盡。

詩偈

送靈水和尚歸益州

冠乎明月情，遐想冰霜素。十影疾追風，動止雲生布。噪噪競香城，漫把胸懷吐。豈止虛白生，雲天亦高寓。法演潤禽魚，品格標月樹。過量因廣寒，剎那心未住。雨花猶滯形，魔佛尚稽足。雲心鶴貌翁，洒然江海渡。龍光揭太虛，麟趾非麋步。根靜無波塵，天心憐眾孺。繁光洗乍清，影同沙界赴。悠悠去別情，島嶼相羈慕。

贈武夷張副戎還閩

閩蜀由來風色高，雲濃樹密接天腰。白龍千尺噴飛瀌，萬壑千崖秀峙描。駟馬橋頭車馬邀，浣花溪水墨花饒。支機石上篆煙飄，灩澦堆堆作錦標。今古怡然一日昭，山如海嶠去塵囂。軒房情逐冷瀟瀟，何其別我買孤舠。大江東下塵麾刁，回眸一笑溯天潮。一聯花發鶯啼嬌，幾度令人恨未消。光搖海旭映山椒，有夢飛來萬里橋。紫府玄廷不去招，筆書萬卷酒一瓢。鍾王字劃龍蛇猋，秦漢文章氣貫霄。奇才莫向鄉音瑤，片懷常聽日翹翹。

贈瞿齋里翁

西峰新度曲，莫擬白蘋鄉，清音窺鹿苑，飛出洞雲房。

飛來峰

彼峰孤立外，危徑細幽分，流出桃花浪，招回洞口雲。樹啼連復斷，艸泣綠猶芬，相向山形冷，海濤中夜聞。

送大癡後堂還雅州

鬱鬱穹蒼雨，泠泠德士風，家林歸夢簡，祖域給爐洪。象渡分開浪，鵬騰列遠空，情持高步切，秋色澹從容。

般若寺

迢迢遮萬木，何似慰雙眉？岸艸如煙合，汀花似浪馳。賦題殘葉恨，共望遠山悲，佇聽飛泉下，幽情去復思。

訪逸隱居主人

千里忽相對，霜笻不憚勞，漫吟栽柳節，頻躅聽松高。遠水明孤潔，從容辨雜囂，深深煙入塢，清影若秋濤。

宿高梁寺含一丈中

高林相語雜，雲寄暮山城，步入祥麟穩，棲來白鹿情。寺靈遷峻陌，僧靜臥高閎，慰客希寥落，珠光照夜清。

苦雨

雨零新葉墮，頻夢寄青荷，七夕星猶寐，百重雲又迤。石寒苔鎖遍，花冷露欺多，去客行無侶，天清何日過。

同靈端二和尚遊聖水寺

秀起山連髻，孤禪錫石叢，推敲由我賦，冷澹論泉功。雲樹諸鄰別，江花一色同，先聞登眺意，斷處見歸鴻。

寄竹浪和尚

柳絲垂影拂微陽，皎潔天涯鶴夢長，溢目雲霞濃又澹，相依未必是韜藏。
幽居自若聽松泉，靖節誰誇五柳邊，入眼江山頻百越，孤光搖影綠蘿前。
山家只訝相資義，去去難留客意刪，啼鳥吹晴驚欲斷，萬重雲勢鎖幽關。
幾多程去舊岩房，應發陰晴動地忙，路截危峰輕易過，瘦藤聊拂露孤光。

寄懶生和尚

夢頻何事役深棲，成蓋松陰覆遠溪，新雨淡分春列岫，未曾隔斷子規啼。
風翻林葉煙消塢，高訪柴扃未許關，幾射山光春艸綠，夢頻那得到塵寰？
消得山家多祖偈，拄笻行罷又思君，過鴻不急應天闊，碧落迢迢飛片雲。
碧水漪門宛似霜，抱懷重席趾麟床，庭前雙桂分青翠，鬱我山房午夢香。
石橋雲浸蘚苔痕，向去機忘更度村，夜月窮來相似別，情多不礙遠同門。

天童偕大咸和尚觀曼陀羅花

風驚窗外連雲溼，漫究頭陀冷笑時，欲折一枝分段去，不能留得覆楊岐。

釣魚臺

氣勢雄雄天地闊，歲移何怯雨霜寒，絲綸不用盈千尺，釣得波瀾一夜乾。

耨艸

青山萬朵寓儂渠，立劫勞勞把艸除，鶯語一聲情世外，風規千古轉名謨。

過資州重龍山

勝遊機不絕，異域畫難持，缽浪池頭月，瓶花山外枝。天空孤鶴遠，磬杳一峰支，西聽河聲日，悠悠十二時。

二

古臺敲碧嶂，引望四縹瀰，春靜涵空冷，雲閒去不羈。松陰分鶴態，石竇卓龍奇，相照孤城外，登遊莫厭思。

次上公唐文學登魚臺韻(二首)

風高似下五雲天，俯仰塵寰無並巔，孤月遠光清有興，希聲千古遍山川。
向來孤潔坐洪荒，擬欲維舟恐浪泱，靖節尚遙非險密，翠峰閒列拱詩章。

端陽

汨潭水色化龍開，鼉鼓聲聲月色哀，血染一江徵客恨，忠遺千古見君才。離雲皎潔遙沖鶴，歸夢沉吟獨舉杯，秖許幽人高訪逸，逡巡莫逐海濱來。

次見真居士韻

襟懷寫罷數來無，萬里山河用枉徒，龍缽汲泉分浪闊，虎溪含笑一聲孤。酒羈意絆生機促，詩觸情寒勒肺枯，雲影山光吹欲斷，悠悠冷翠列冰壺。

悼寶峰和尚

應憐法窟起蠶叢，詎忍停機道路窮，淵脈滔滔猶未遘，真風襲襲尚彌隆。滅生剎海波瀾別，今古閻浮身世同，明月清霜飛晚翠，卻遺寒影寫晴空。

瀑布

軒昂不畏雨風折，好是飛瓊奪日曛，自古劈開千丈壁，每從衝破一溪雲。捲彌天際冰心吐，流去江干玉浪分，情正當峰同世老，相看豈滯六龍吟。

贈眉雪和尚主金繩

諸方多是贈詩林，難寫天涯一片心，梅熟幽村香遍舌，雲籠高樹悉垂陰。芙蓉城畔青天落，威鳳山前白鹿吟，相看去來濃淡客，惟滋一雨洗塵襟。

二

千機百折此頭陀，缾不敲殘已出鵝，門對小山常近月，寺當池岸早香荷。語清業白終難抹，興密情幽冒曉過，眾把銀箋粘素壁，恨余瘦腹苦無多。

三

那堪祖席語音疏，能得綱維法社扶，白拂引山依仄徑，青天摘月放平湖。蘆花隔岸經霜染，雲轂離峰向日鋪，指點龍蛇心眼活，悠然全在一笻孤。

紫荊王老先生過昭覺惠詩綾即韻以酬

門對堪圖遠近山，情江下有幾回還，小橋落影寒浸骨，玉露粘天冷照顏。雨過朝遊忙拾翠，珠投夜夢急窺斑，藤蘿不削非僧懶，鷲嶺傳來地脈閒。

望峨眉

新晴縹緲一山昇，遙望令人興轉增，倦鳥帶來花事晚，白龍歸去石池澄。溪煙著日荒城翠，林葉飄空古寺燈，飛盡亂雲天咫尺，詩題不歇意先登。

次韻賀懶和尚重搆大聖慈寺工竣

浮圖高出古蠶叢，一路連陰碧玉宮，此日巍峨咸大野，恁他風雨洗長空。山容翠色參天白，樹影霞光映水紅，欲勒詩魂粘素壁，恐驚明月醉山翁。

並頭蓮次韻

清風橋上玩池荷，清影時時劃薜蘿，二穗蕊侵殘蝶夢，滿池葉動盡魚波。漚行日月東西繞，艷噴雲霞上下拖，水塹堪題環樂處，遠山映去夕陽多。

次韻西山雪意(二首)

日晴斜抱靄蒼山，玉浪盤空勢洗天，冷翠欲浮驚楚漢，凝光不動射秦川。尚傳素練南臺正，斷送流霞北極巔，獨對遠峰情乍起，寫來幽思在機先。

二

煙開亭閣倚晴窗，削壁千尋鑑壑蒼，斷處上侵明月窟，淹留下壓白雲鄉。翠微貫日常鋪錦，陰極撐梅暗襲香，風捲半簾山雨過，嶺頭卻是一番霜。

夏杪懶和尚過文殊菴留韻附和

一聯煙雨風吹斷，贏得高軒盡日暉，洗劍浮盆威氣重，散花掩席入玄微。瑤臺慰夢還揮麈，玉浪迎秋預著衣，幾度隔江酬白業，故園山色洞玄機。

弔月幢和尚

踢碎虛空還捏聚，青天斫卻卻無傷，我來欲覿幢公面，明月滿庭似冷霜。

贈耨和尚主艸堂

客歲煙塵外，須臾錦繡間，惜蛟還渤海，放鶴入丹山。一曲頻高節，三車眴刻刪，好鶯啼上苑，情事一聲關。

山居

山自青青水自流，道人計活在峰頭；攢成艸閣能容膝，定起霜鐘遠發洲。花好圍墻風奪艷，鳥乖當檻興消愁；莫辭上界還沉小，眼裏星河且下鉤。

二

千峰玉立接閻浮，縛個茆茨在上頭；一派斜陽風送晚，滿懷林壑葉驚秋。山窗漏月慈明牓，艸履生雲范蠡舟；那韻久思朋未至，閒將鳳笛撥風流。

三

紫蓋羅圍禁不勝，乾坤在眼日為憑，花飛滿地金沙涌，菌長枯莖貝葉增。種竹招雲長短畫，開池引月一團冰，不時吐露真趺坐，頑石區區點未曾。

四

茆亭近水洞清隈，總謂逃名意念灰，異艸三年成碧劍，落霞幾日長蒼苔？紅塵不到花無夢，濁酒情多月自來，一鏡天青頻四望，賞心何用再登臺？

五

柴一肩來水一肩，高榮誰謂向林泉？峰頭一嘯含清濁，杖底分明啟後先。淺碧盆泓當鏡照，抽青蕉葉作書箋，香銷鐘寂朝來晚，隔塢雞鳴又一天。

六

從容一色翠徵茫，羅列天庭愈更長，泉活石門寒噴雨，月篩蘿牖晚飛霜。懶逢世語猶癡鈍，漫惜山光有寸方，壑轉松濤蔭萬里，晴雲帶露送幽香。

七

林泉砌玉快山家，一合乾坤渾不遮，礴險泉鳴遲客語，天低雲過溼窗紗。縱橫石逕無驚鹿，聚散峰頭有暮鴉，誰謂居山多寂寞，野曛常照石門斜。

八

茆茨小小近微叢，豹變貔文竟未逢，意足涼生淹夏日，依思寒禁動秋風。好分碧劍能浮水，休擬金卮早挂弓，山月隔窗情不倦，生香飛入夢魂中。

九

香凝萬壑小開扃，寬窄無過虎勢形，立澗雙分情若畫，小峰齊插翠為屏。巢梁喜燕能陪客，卓樹嬌鶯亦轉經，不若清思忘世事，何勞翻出幾千層。

十

前言吐下徹毛寒，莫遣情塵勒肺肝，萬壑煙濃迷鳥道，一泓湫碧駐龍蟠。艸侵石佛青螺蓋，花絡蛛絲白玉盤，為立主賓還疾便，

投機未許泛波瀾。

十一

山幽頻築室，一榻在天垠，淺艸龍姻子，高松鶴唳群。藥肥常小雨，溪斷接重雲，意下無新句，菴鄰久已分。

十二

空闊曾無厭，孤雲去又來，青山常繞夢，碧沼可容杯。石徑吹塵少，枯莖逐念灰，幽花頻獻佛，無問幾時開。

十三

天際涵空籟，吹山轉結螺，翠寒疑小雨，近泛是天河。只訝僧規約，那容俗語呵，雞聲同澗響，聽去在煙蘿。

十四

向來生氣別，有院息菴前，峰隔傳清磬，澗幽吐暝煙。深雲如度水，新月似投筌，忽遇僧形古，相談不夜天。

十五

天壤孤峰接，門投野水分，風驚松子落，春化鳥聲勤。未厭三冬雪，難摧九夏雲，知音無再舉，犬吠隔溪聞。

十六

幽居宜逸世，寒色晚稍多，越格臺山路，長流鄂渚波。石滋含玉潤，僧古麗鬖蟠，取首扣機犬，柴門未易過。

十七

艸閣依岩北，長虹萬里橋，數杉蓬冉冉，一徑入迢迢。竹塢陰非雨，天河梵是潮，挂冠投石壁，伶俐不須招。

十八

卻難違四序，山冷夜含秋，敗葉風前掃，琅函月下抽。碧空懸皎皎，清夢入悠悠，欲得思今昔，多從此界遊。

十九

壁立岩千尺，由來未著塵，窗陰寒露下，山闊晚雲屯。愛月長餘漉，欽才別作甄，芬芳同意潔，雨後看峰青。

二十

一錫憑年逐，孤清且活埋，磬安宜磊石，燈挂在重崖。不謂趨行徑，何拘著意懷，依溪常近月，客至有安排。

留別筏海禪兄

艸閣招雲隱，斜陽夜雨收，寒聲幽澗逼，曙色小窗留。欲別難投筆，方行擬見舟，好山看不盡，或恐對江流。

次韻艸堂懷古兼答王刺史（二首）

風景悠悠逼艸廬，擬回猶恨此幽居，欲歌殘賦頻驚馬，試釣寒江休問漁。睡足龍蛇通楮墨，接天山水冷琴書，更看何代春聲壯？他日招雲未許躇。

二

墨香不畏江雲隔，知是他年舊艸堂，去鶴移苔憐失韻，惜花踏影喜留香。高林半帶悲煙落，倦客多從逐賦忙，何日買舟先過我？載將晴色共徜徉。

青羊宮次韻

碧走湍飛情事盡，古今丹跡未淹留，空經庭際蒼苔溼，杳靄雲間野鶴幽。懷抱此山逢路入，欲探情水向溪遊，過橋取剩村花好，十里鐘聲尚帶秋。

春興回文

春含淡柳傍陰花，笛塞吹明漾淺沙，情露遠霞紅染醇，傾杯小岸雨驚斜。

隱耕（十首）

不讀南華帙，耕餘得慰便，青山看雨後，碧沼浣春前。給食家添缽，傳經鳥集筵，花飄從不語，數數是流年。

二

野釣閒朝夕，耘鉏事業勳，霧凝多溼袖，風定細飄雲。半榻鳴書劍，幽心散戟文，綠陰遲客倦，暑色日紛紛。

三

處處探幽適，江天何啻遙，含聲歸隱臥，覓句待情飄。畦壟禾堪熟，山城雪未消，鵑啼常在耳，明月下河橋。

四

優游牽耳目，事靜不為分，雨霽山初醒，江潮聲近聞。高言從世厭，長詠在吾云，未得農家寂，桃園鳥吠群。

五

適來頻送景，斜照映松關，寒種詩書樂，輕飛花鳥閒。忘憂雖赤子，入眼是佳山，惱恨門前水，長流不肯還。

六

地勢從人肅，鵑啼聽五更，淡吟非是賦，長夢正當晴。沙暖鷗如醉，春深花似傾，家榮須自意，莫問歲時耕。

七

解意原非偶，閒情卻是寬，春雲頻放翠，夜月忽生寒。性晦因難巧，村遙豈易觀，天遮惟一笠，平淡可中安。

八

日麗涵容瘦，情過動目悠，參差朋不逆，上下影相浮。歠茗吟成律，屠茅拋作鉤，賞心猶未歇，扶月聽高秋。

九

百丈宜為圃，高林得濟陰，花聲疑客近，池測不秋深。葉落蟲驚散，霞生鳥接吟，半竿頻送影，斜照怨無侵。

十

飄歌晴日咽，乘興寄愁顏，有食烏排下，傷機鼠亂間。一竿投渭水，鍾粟走陽山，相憶依前士，迢迢向此關。

悼廣安屢生維那(四章)

寶城消息計來陳，忽訝干將鋒溺淪，隔歲瓶盂仍對夢，荒庭雨雪未勝春。深窺法社憂非細，漸奪禪燈焰不均，白拂當年曾剪子，嗟予此日亦傷神。

白雲一片覆山深，隱几撚髭悲甚吟，惱恨秋光常過眼，痛悲祖席漫漓淋。燭花剪盡成難句，琴案敲殘擬絕音，已到貧來錐少卓，再磨更露劍光鐔。

劇憐負學苦偏長，那識虧途墜鋏銼？拉履幽思仍意墮，扶笻遠望暗神傷。怕荒祖社圖湮綴，愁嘆禪燈脈落匡，西日雲遮嫌怪殺，峰頭夜月照山窗。

短偈搜腸括棘鉤，周旋少作淚難收，一庭紅藥蝶翻雨，萬事機謀樹過颼。常帶空心孤杖寂，秖添老眼百年愁，蘆花兩岸溪搖白，慨慨悠思淡墨流。

夢遊峨眉寤成一律寄可聞和尚

一自維舟晤別君，夢中恍若到山宮，橋通三徑分流水，門對千岩吐秀雲。寤寐觸情猶未是，滄波蕩月豈紛紜？室中續印籌難滿，聽法還來覲可聞。

再住昭覺為懶和尚并同門話舊

春風一棹別江城，轉覺翻思數載情，勤祖塔前重露布，相如橋上更來行。村墟不異鶯花塢，砌下常留霽月衡，故舊坐吟書榻上，

關關不住是流鶯。

建南王道臺過昭覺玩芍藥留題賦和

藥園千本每憑欄，占斷東風興未殘，巧琢瑤臺渾越俗，清含珠館果應寬。冰容雲溼篩金粉，素艷煙消篆玉團，好是仙源無減卻，將心何必覓心安。

贈伏虎和尚懸水陸

結搆精藍五十年，清名貽記古今傳，奇詮撥盡多番秀，異蹟情思百折鮮。短偈機關隨筆託，千顏形像傍燈懸，天涯一氣還經遍，慣把峨眉白象牽。

次韻王道臺遊凌雲寺

看山東閣遶城興，曲徑懸梯萬客登，怪煞階前蹲翼虎，奇哉象外展神鵬。吹開汀霧天然像(嘉州大像渾然江岸)，挂就銀河石室燈，滿眼風雲回首處，一聯清興我何能？

再次遊中岩韻

欲向中岩萬木陰，法筵可是積年深，路經蓬壑依仙跡，月映瑤池滲客心。遠底崢嶸纏玉壁，千層危磴過雲林，佇聽松韻春風老，探跡資遊汗漫襟。

悼升宇張居士

犀浦村前煙霧濛，維摩榻冷對長空，吾門猶惜嗟勛業，少室雄吹五葉風。

示西樂水頭

滔滔汲著古源頭，息汝安平得自由，炎暑令人無懊惱，篙竿亭畔碧芬幽。

壽鹿苑侍者

頭顱削染勿多虛，摸著娘生面目奇，露柱齊年無少剩，不知挨到幾何時。

喜趙觀察復建青羊宮二仙菴是日營齋普啜感賦一律

琪園疊巘近城邊，深極晴開翠接天，密值繁華唐代閣，清廉不減晉時賢。公餘赤手頻栽竹，素過徵心漫引泉，江月樓臺談未盡，杪羅橋上看飛仙。

壽大慈法兄懶石和尚八秩

鬢在滄浪八十年，以餘花甲趙州全，生平傀儡金圈跳，日用郎當棘栗饘。世外無勞奎璧煥，雲中賴有祖燈肩，況兼髫髻相隨到，香篆幢高擁座筵。

次韻吸嵩丁道臺過訪兼謝

蠶叢曲徑苦能行，跳越峨眉豈偶生？拄丈鋒鋩那讓佛？壎篪還我鷓鴣兄。三拳築碎高安肋，一掌逢人熱血傾，謂是當年餘願早，頻將栗棘煮沙鐺。

吸嵩居士寄箑詩復原韻

既氣同門晤別抽，薛濤井畔送歸舟，馬駒菴外磨磚鏡，船子江頭下釣鉤。一半去心常共語，三千藤葛劃然掊，寄來箑上中岩韻，猶在題詩黃鶴樓。

次于撫軍來董堂韻

杖藜何處問煙村，歌得清風擅美論，幔捲花涇常落影，句敲情洽每忘言。芭蕉葉上千秋韻，甒甓磚中無髮痕，好種高梧三十本，留雲集鶴肅乾坤。

又

公署清齋向遠材，池開八面積賢論，南來書案薰風滌，北眺松陰伯舌言。窗外名花寧有種，煙中翠色醉餘痕，堆山削壁蓬萊接，政是藏天寫艮坤。

又

重重亭閣勝幽村，崦翠朱闌更可論，坐聽[戈*鳥]鳩談未歇，閒觀花竹靜無言。山川新就高低境，日月常懸來去痕，賴得詩成如夢覺，援毫擬著一乾坤。

贈月峰和尚還里

幾番留弗住，負笈與擔簦，筆掃箋難盡，情懷夢易勝。一觴泉當酒，幽賞鹿為朋，不抹深深意，重來打葛藤。

歌

和船子和尚撥棹歌

一片孤帆落影斜，天空不盡水無涯。披白月，引紅霞，洪波浩渺是吾家。
傍煙紅蓼好抽竿，捲霧和雲逆上灘。湍衍秀，淥吟歡，森羅萬象在眉端。
單絲不釣一漁翁，宇宙之間無個同。忙點棹，急牢籠，金鱗罕遇在其中。
本來端不向他求，惆悵無餘思恨愁。月影薄，水色悠，捲起雲簾搭一鉤。
平沙淺水綠芙蓉，處處花聲逐晚風。香馥郁，露含紅，一曲清音度暮空。
弗住山根傍水旋，分明直指在當然。稍擬議，落言詮，不遇知音不覆船。
四望雲分露野情，江天微雨灑蓬塵。蓑笠破，浪花平，高挂長帆始放行。
展出經綸撥轉船，江楓蕭瑟冷煙邊。風動樹，月華天，幾點星稀意自然。
若北若南轉更新，上無片瓦下無塵。或時沒，或時伸，獨露乾坤無異人。
晚舟溯水上煙灘，忽遇鱗翻浪影漫。啖雲餌，吐腥羶，掣轉蘆頭下一竿。
輕桴短櫂漾溪間，祇樹紛紛露遠山。烏石畔，荻蘆灣，且歌且曲意閒閒。
斷谷徜徉吐露機，桃花落盡柳花飛。雲挂樹，霧沾衣，白正蓬風載月歸。

風滿蓬兮月滿船，隔蘆漁火鬥秋煙。日飄泊，夜忘筌，歸來那用軟絲牽。
時辰十二覺舒情。漢外雲深色轉輕。疏鐘落，已天明，月去日來伴我行。
蕭條何事復何嗔，友宇朋天獨一身。饑便歇，困即茵，繩頭稍得月陪人。
終朝蕭灑水雲間，風雨樵蘇透此關。看花落，聽水潺，乾坤容我一生閒。
葉剪千波下一鉤，藻移掩映舊宗由。有時放，有時收，幾度贏來意氣悠。
水光山色是相知，出入臨機用處宜。逢俊傑，遇嬰兒，盡把家私說向伊。
披煙帶雨日求魚，徹骨貧來一物無。腰戢篾，料掉夫，櫂前天地一蒲蘆。

漁臺石歌(有序)

古字山卓峙于清流江之上，唐宋元明之代，版圖曠勝，規制紆鬱，層疊翠屏，一池益壘于殿后，冽若龍泉，世罕有也。青龍之岡，參天一石，高可數餘丈，周闊數圍，頂可容百人，孤立如覃，高矗于位。人或乍來乍往，登眺徘徊，而四玩諸峰，俱拱其下，周徹百數由旬，無遠弗屆。旦晨危夕，皆覆梵雲，非泛然氣象，而比擬相向。凡登眺者，不可不工于筆扎。昔趙文肅公興題數偈，恪鐫貞玟。大德壬寅，成都尹應熊冀公慨書釣漁臺三大字，真刊在上。懋學文才，不勝廣紀，名碣敏篆，未能蒐羅博採。而當日如鱗梵院，時以荒煙蔓艸，予于癸卯春歸來整葺，略成叢席，歷歷寓目，遐邇瞻仰，亦當頗獲于心矣。尤斯石與梵院肩比而接踵，實在中川安寧鄉，乃予水源木本之地。予往往攀躋憑眺，遠望諸峰，羅列在目，故有《漁臺散集》行世。此則中川之異境，古今由來，共見共聞，誠天地之景運。而民生盛衰，陵谷遷變，事業頹廢，惟喬木怪石，恆托于社稷。夫有宇宙而即有斯石，石在盤陀，石不步武，赫奕立峙，蘊之孤卓，亦增山川之輝媚，豈如兆瑞于一時？則漁臺之碩砆，上突霄漢，高視院宇，而往來瞻拜叢席者，此石歷先眩目，大意不可不登。爽然天地之大觀，固勝蹟之所以傳也。予樂為之歌，登斯石者觀如是。作歌曰：

漁臺石，崢嶸嘯傲倚南極，氣吞千仞貫星河，兀兀峰頭聳標砹。憑伊浩劫任消磨，良由坐待天撲地，陽焰空花撒向人，溪山雲月醉相識。儘有機絲裹十虛，萬年一等常如是，坐來地老與天荒，

嗟嘆桑田變滄江。起諸倒見溺生死，不解隨情逐隊忙，等屬陰陽腰繫著，不牽寒暑迭相當。幾人登，幾人眺，登者忙然氣噴天，眺者依俙誰識[高*元]？登眺無如圖快心，兢兢業業魂消耗，夥起從容登眺來，彼此腳跟宜自照。漁臺石，相依著你，釣盡煙波，金鱗始遇。偶乖風雨多多篩，觸動些些名利機，看他善惡全兩種，使盡施為虛用力。萬象堆，森羅窟，雨風浸爛虛空骨，變滅無時因世時，壞空成住從無住。十方世界目前包，四聖六凡空碌碌。任他鬧，任他閑，閑鬧與吾不相干。閑鬧無時宜自決，生滅不休眨眼看；憎愛都緣成鬼戲，名利無勞一指彈。百日月，繞閣浮，返覆不停我何求？獃嘆古今高突兀，敢保奔忙一世休？混沌殼兒絲繫著，影光壓倒百神州。奔雷怒電晴空激，晏然添得鬼神愁；分明眼底乾坤小，不安排處世界周。歌還石，石還歌，怪雲萬態任逶迤；忙忙弄巧翻成拙，悠悠世界本蹉跎。無生國，誰繼踵？臨濟德山入艸孔，佛祖也曾踏上肩，四顧回旋毛骨聳。坐看煙霞朝夕飛，擺落藤花千萬種；團團秋月任追隨，瑟瑟西風吹不動。怪黃鸝，頻伽鳥，啼得血流何日了？溪上桃花澗底紅，空裏清風偃山艸；徒有駢闐喧又喧，爭似阿儂悄更悄？

浣花溪歌為玉輅和尚作

稽古文光射斗宮，丹楓碧落翠微中，得訪當年杜甫績，娟娟盤軸氣如虹。熟視吁嗟流不改，從游漸積嘉丰采，把酒亭亭酣暢茲，閒濯滄浪聽款乃。不減風流思少年，浣花溪在艸堂前，素聞子美啼鵑集，搖落幽林竹裏煙。撥盡枯腸空八萬，踏來亭閣客三千，溪頭夜夜侵明月，月下花前思李白。酒酣但作陽春歌，拔地波瀾吞八澤，簫管春風聒耳邊，竹塢平原紛未歇。紅蕖苑，白花潭，瓊波玉浪日鷗翻，幾番晴過幾番雨，歸來但掃落花篇。徒聞車馬急追梭，相望情塵如逝波，春融羨舴堪娛目，暮聽漁父遠吟哦。放艇分流相似鳥，阻關險絕直透過，莫使釘椿搖櫓漢，心空及第伴禪那。掉破虛空鮮流血，腥風兩岸染森羅。雲開合，竹交加，細嚮襟懷匙不差。點綴溪光搖淥翠，優游野色抱晴霞，洗石磯頭僧浣衲，扭乾捏聚不逢他。陰晴照徹波心漾，看來渾是浪翻花，眼底嬌風乖世事，樹頭鶯語巧詩家。芙蓉城畔溪環繞，漁父洲頭喧未了，臺榭禁弛有變遷，松濤暖沸無昏曉。平原洲渚幾何長？晴逐紛紛度雁行，雲雨趁花彌溼艷，風流壯客類殊方。艸堂概古經寰宇，遙天繁盛境如此，檢點春風桃葉開，滄浪送酒無朝夕。多士從茲追舊遊，題詩動作蛟龍氣。

花篾歌

漁臺山人去花篾，撥艸尋幽踏凹凸，踢碎青山朵朵雲，錯落星飛痛恨徹。莫測千機急早忙，眨得眼來天地隔，刀柄盡在我手中，不由彷彿依俙同。猛著精神撣大抹，葛藤一掃探籠鐘，隨高就下陟幽林，幽林取竹高下截。似乎混沌一剖開，直派條條無斷缺，收拾不全，東拋西勒，緊俏底工夫有進，解怠者臨危摸月。多福莖莖有曲斜，誰道靈雲悟桃花？香嚴不假安排定，芟除瓦礫擊著他。大展機，且非惑，腳頭腳底乾坤闊，馬祖菴前把鏡磨，高安灘頭把曲雪。莫道山中無佛法，度過篾頭思古哲，纏裹十虛，無欠無餘，牽犁拽耙，少伊不得。直逼金烏將已黑，極赴艸廬求宿歇，主人何事向鄰菴？不顧烹煎蹈閥閱。便把柴門推半開，未來心兒不可得。逆順不自由，東西無辯別。腳指踢去皮，頭顱撞出血，仔細思量來，弄巧翻成拙。自家珍習任安排，求人事業難寬闊；爐中深撥無一星，拾取枯枝鑽燧革。忙去擔泉帶月歸，卻來覓火和煙得；桶內無米缸乏泉，廚頭不見破木杓。佛祖當年醜拙陳，紙撚無油難照黑；簷前摘個大冬瓜，水煮無鹽呷得悅。前人說得恰相當，肚饑元來好喫麥；說甚酥酪與肥甘？百味惟思一飽歇。自家事業自家忙，良由一念肯丟撇；伎倆現盡添得歡，西風一笛橫拈銕。不解衣裳取性眠，夢裏何嘗生怪捏？鄰雞不聽鼓欄干，縫罅微微明漏泄。須臾平旦主人歸，只教呵呵把手拍；憎愛都緣一撒開，莫惱心頭橫皺額。者莖篾，誠難得，疲勞向外更馳求，的的端然不肯休；況是叢林當用著，敢保工夫不自由？百丈開畬說大義，溈山耕遍水牯牛；耕遍虛空種明月，大千沙界一粟周。歸來重把家私說，天外嵐光幾點落；蠻煙瘴雨一杖攜，彈指八萬空消索。

簡陽九曲舖茶菴記

原夫迦文聖人謂：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所以棄甘就苦，冒暑衝寒，曠劫迨今，無頃刻不周遍法界，向真實地上大圓覺場，由之而建立，依之而運行，散為種種佛事。於是三百餘會之玄談，千七百祖之雄唱，皆是一切智智清淨諸色相等，靡不依而沾注者，總謂展鷲峰無作之機，啟嵩少不傳之妙。余于己巳秋謝事昭覺，自焦沙買舟而下，抵簡池，昔周金剛故里也。舟寄大江之岸，少憩四聖廟，廟乃州主劉公篤信重創，延嗣雲禪師席焉。已而詢其下院，在九曲、赤水二舖接壤，昔居民遺址，屋廬既墜，石木儼存，殆四山交肅，而上下互相衝擊。主者不憚塵慮，結菴道傍，剪荊芟棘，共

議以耕，頓成膏腴，樵山蔬圃而悉備焉。飫膳以充往來禪悅，煮茗以濟遠近旅商。大德乙丑，廣募信眾，新嚴棟宇，精效禪林體制，從無陝隘，內塑關夫子儀像，方獲瞻睹，弗生慢意，惟超然於名相之表，廓爾於神悟之際，總作是觀，遂扣記於余。或不廣其顛末，而心目為之一貫，擬涉念慮，洞徹源底。故之菩薩人，操真實事，具真實心，發深誓願，順逆無怯，與一切慨布，歡喜心聆，渴思注想者，誰無此菴？不休登陟者，誰沒此菴？上契諸佛心，普息恆沙念，皆公普施之行力，則未免粘情帶窒，而結成伽藍勝概，時與真際相符。略述短記，以例無窮之證焉。

佛冤綱禪師語錄卷第十二

跋

了，以不惑之齡，晤我法弟佛冤和尚于牂牁禹門之精舍，參隨補處，又不覺二十三載。佛侍本師巾瓶之南，凡四十餘稔，歷盡清要，深得九淵驪龍頷下之珠，赤幟一懸，小大折中。曰慈曰儉，不敢為天下先；或抑或揚，都盧是大旗手。其機峻捷，互換主賓，不以繫驢橛章程，務以死貓頭賣弄。捏由基箭，荷雲長刀，如銜燭之龍，行而破暗；落機之錦，濯以增妍。故全提半提，另是一番作用；翻手覆手，令人直下承當。尋常示眾曰：「山僧無隔夜禪與人參，而我自家屋裏底貨尚使不盡，詎借古人鼻孔出氣耶？」爰以六九之齡，主持三剎，漢安古字、昭覺祖庭、雙流潮音，說法勦絕，如刀截齊，了無痕翳。侍者記以災棗，余從雲頂雙劍歸來，見剞視之，尚未終紙，曰：「此土桑門，含章秀發，群英間出，迭有其人。俾黃河牽一帶之清，青史載千年之應，所以通感適化，則強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敢以不才，汗漫書此，副我四十餘年前同襟共社之奇遘也，非謂為跋。」

丙辰暮春住安龍石寶禪院同門愚兄徹了譔。

康熙歲次丁丑中秋吉旦。　　（板存楞嚴寺藏房，檇李倪爾繩刻。）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